

献灯使（机翻版）

多和田叶子

穿着蓝色丝绸睡衣，屁股贴在榻榻米上坐着。让人联想到小鸟，可能是因为脖子细长，头却很大。细细的头发被汗水浸湿，紧紧地贴在头皮上。我微微闭上眼睛，像用耳朵探索空气一样移动着头，试图用耳膜捕捉外面碎石路上的脚步声。脚步声越来越大，突然停了下来。推拉门像货运列车一样嘎嘎作响，当无名氏睁开眼睛时，朝阳像融化的蒲公英一样洒了进来。无名氏用力向后拉肩膀，挺起胸膛，双手向外举起，就像展开翅膀一样。

义吉郎靠在他的肩膀上呼吸着，微笑着，眼角皱起了深深的皱纹。当我抬起一条腿想要脱鞋时，额头上就滴下了汗珠。

每天早上，义郎都会在堤坝前十字路口的“狗出租店”借一只狗，和狗并排在堤坝上跑 30 分钟左右。像束了一条银色丝带的河流，在水量贫乏的时候却意外地流向远方。古人把这种无所事事的跑步称为“慢跑”，但随着外来语的出现，不知何时开始被称为“私奔”。“跑步就能降低血压”的意思，最初是开玩笑使用的流行用语不久就固定下来了。默默无闻的一代从来没有想过“私奔”和恋爱之间有什么联系。

虽说已经不再使用外来语了，但狗借阅处仍然摆满了片假名。义郎在开始“私奔人”的时候对自己的奔跑速度没有自信，所以尽量矮小的狗比较好吧，借了约克夏梗，但这意外地跑得很快。义郎被拉得快要摔倒了，气喘吁吁地跑着，狗狗不时得意地回头问：“怎么样？”他的鼻尖朝上，很嚣张。第二天早上，当我换了一只腊肠犬时，我碰巧撞到了一只毫无奔跑欲望的无精打采的狗，跑了大约 200 米后，我用绳子拖着它坐在地上，终于回到了借阅处。

“有些狗不喜欢散步。”

当我把狗还给我时，我轻轻地抱怨道，

“嗯？散步？哦，散步。哈哈哈。”

守店的男人装傻了。嘲笑使用“散步”等死语的老人也有优越感吗？语言的寿命越来越短。如果你认为消失的只是外来语，事实并非如此。有些词被贴上了过时的标签，逐渐消失，有些词没有后继者。

上周我下定决心租了一只牧羊犬，但这与腊肠犬相反，它被训练得太多了，这让我感到自卑。即使义郎突然兴奋起来，全速奔跑，即使他拖着腿走到一半，他也总是跑在他旁边。当义郎看着狗的脸时，他侧目似乎在说：“你觉得怎么样？很完美。”那个优等生的样子让义郎不愉快，决定不再租谢泼德了。

正因为如此，义郎还没有找到理想的狗，但当被问到“你喜欢什么样的狗”时，他却结结巴巴地说，其实他心里很满意。

年轻的时候，当被问到喜欢的作曲家、喜欢的设计师、喜欢的葡萄酒等时，他会变得得意洋洋，马上回答。我认为我的爱好很好，并花费金钱和时间购买证明这一点的物品。现在我不再想用兴趣作为砖头，建造一座名为个性的房子。穿什么样的鞋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选择鞋子不再是为了演出自己。现在穿的韦驮天鞋是天狗公司最近开始发售的，穿起来非常舒服，让人想起草鞋草鞋。天狗公司总部位于岩手县，鞋子里用毛笔写着“到岩手”。这个“到”是不再学习英语的一代用自己的方式解释“made in Japan”中的“made”的结果。

高中的时候，脚的零件多少记住身体的其他部分，只自己不断随意成长柔软容易受伤的脚结实的厚厚的橡胶包裹这样的外国品牌的鞋子喜欢穿。大学毕业后在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了不让周围的人识破他其实不想继续当公司职员，他穿了一双结实的茶色皮鞋。作为作家出道后第一次拿到版税的时候用那笔钱买了登山鞋。去附近的邮局的时候也为了不遇难，好好地系好登山鞋的带子出门了。

直到七十多岁，我的脚才开始喜欢木屐和凉鞋。裸露的皮肤被蚊子叮咬，被雨水淋湿。静静地接受不安，一边深切地望着脚背，一边想着这就是自己，奔跑的欲望油然而生。在寻找有

献灯使 / けんとうし / The Emissary / 多和田 葉子 /  
たわだ ようこ / Yoko Tawada / 献灯使 / けんとうし /  
The Emissary



多和田 葉子 / たわだ ようこ /  
Yoko Tawada / 献灯使 / けんとうし /  
The Emissary

献灯使 / けんとうし / The Emissary / 多和田 葉子 /  
たわだ ようこ / Yoko Tawada / 献灯使 / けんとうし /  
The Emissary

没有接近草鞋的鞋子的时候，遇到了天狗社的鞋子。

义郎在玄关脱鞋时绊了一跤，一只手搭在一根白木柱上，指尖感觉到了木纹。岁月在树木的体内留下涟漪，但时间到底是如何保存在自己的体内的呢？它们不会随着年轮而掀起波纹，也不会排成一条直线，也许就像从未整理过的抽屉里一样杂乱无章。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又一次绊倒了，左脚着地。

“我仍然缺乏单腿站立的能力。”

当我自言自语时，无名男子听到这话，眯起了眼睛，微微抬起了鼻子。

“曾熙爷爷，我想成为一只鹤。”

我问。声音一出，无名的脖子就像气球一样摇晃着，牢牢地固定在了脊椎的延长线上，眼神里充满了酸甜的调皮。义郎对曾孙真吾美丽的脸瞬间看起来像地藏菩萨的脸感到不安。

“你还穿着睡衣吗？快换衣服。”

故意发出严厉的声音，打开了衣柜的抽屉。昨晚睡觉前叠好的儿童内衣和上学用的衣服都在那里，礼貌地等待着丈夫的召唤。无名总是担心衣服会在半夜随意外出。我担心我喝了鸡尾酒，在俱乐部跳舞，回来时又脏又皱。所以义郎在睡觉前会把不知名的衣服锁在柜子里锁上。

“你自己穿吧，我绝对不帮你。”

义郎把一套衣服放在曾孙面前，然后去洗手间用冷水洗脸。我一边用手巾擦着脸，一边盯着眼前的墙壁看了一会儿。那里没有镜子。你最后一次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是什么时候？即便如此，八十多岁的时候还是会检查镜子里的脸，如果鼻毛长了就剪掉，如果眼睛皮肤干了就涂上椿霜。

义郎把手巾挂在外面的杆子上，用洗衣钳固定住。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使用毛巾了，只使用手巾。毛巾洗了也很难干，数量跟不上。如果是手巾的话，只要把它挂在门廊的杆子上，风就会吹来，轻轻地飘动，不知不觉就干了。从前的义郎，崇尚厚厚的巨大毛巾。每次用完后把它塞进洗衣机，慷慨地撒上洗涤剂，我都会感到一种奢侈的感觉，但现在想想也很滑稽。可怜的洗衣机千辛万苦地把几条沉重的毛巾在肚子里翻来覆去，累得筋疲力尽，三年后就过劳死了。死去的百万台洗衣机正在沉入太平洋底部，成为鱼儿们的胶囊旅馆。

八榻榻米的房间和厨房之间有一个两米宽的木板间，里面放着一张简易的野餐桌和一把垂钓者使用的折叠椅。桌子上放着一个画有狸猫图案的圆形水壶，上面插着一朵大蒲公英，更增添了野餐的气氛。

最近的蒲公英，花瓣的长度有十厘米左右。曾有人在市民会馆每年举行的菊花品鉴会上展出蒲公英，它能否被认定为菊花甚至成了问题。虽然反对派主张“大蒲公英不是菊花，只是蒲公英的突变”，但出现了“突变是歧视用语”的反驳，引发了争论。事实上，“突变”一词在这种语境中已经很少使用，取而代之的是“环境同化”一词。当许多野花变得巨大时，如果你太小，你就会成为一个孤独的人。蒲公英也为了在现在的环境中生存而改变了大小吧。但是，相反，也有植物采取了只让自己变小的战略。一种新品种的竹子诞生了，无论怎么长，最多也只有小指那么高，被称为竹子。这么小的竹子，就算月亮出身的婴儿在里面发光，爷爷奶奶也得四肢着地用放大镜寻找才会找到。

在蒲公英反对派中，也有人主张“菊花是被选为家徽的高贵之花，蒲公英是杂草，不能放在一起”。另一方面，以拉面店工会为核心组成的蒲公英赞成派同盟引用了皇室的名言“没有杂草这种草”，让敌人赞不绝口，结束了长达七个月的菊花蒲公英争论。

义郎一看到蒲公英，就会想起小时候独自仰面躺在原野上眺望天空的时光。空气温暖，草丛凉爽。远处传来鸟鸣声。当我把头转向一边时，我看到旁边的蒲公英开得比我眼睛的位置略高。义郎闭上眼睛，像鸟嘴一样伸出嘴唇，亲吻蒲公英，然后急忙抬起上半身，确保没有人看到他。

无名自出生以来从未在真正的野外玩耍过。尽管如此，他似乎还是在自己心中创造了一个“原

野”的形象，并精心培育了它。

“去买油漆，我们来粉刷墙壁吧。”

几周前，一位无名人士突然说出了这句话。义郎无法理解，

“墙？还很漂亮吧？”

他反驳道。

“画得像天空一样，天蓝色。然后画云，也画鸟。”

“在家里野餐吗？”

“因为在外面野餐是不可能的。”

义郎咽了口口水。几年后，你可能根本无法走出家门，只能生活在室内用油漆描绘的风景中。

义郎勉强做出一副开心的表情，

“是啊，我去看看能不能弄到蓝色的油漆。”

他回答说。如果无名有一颗对这种禁闭状态不感到恐惧的心，就没有必要去破坏它。

无名不擅长坐在椅子上，就坐在榻榻米上，用涂漆的鸣门图案的盒饭吃饭。看起来就像是在扮演老爷一样。我在窗边的桌子上做作业。然而，义郎

“我不需要椅子和桌子，所以我可以把它捐给某个地方。”

的提议和猛烈反对。对于默默无闻的人来说，椅子和桌子作为家具是没有用的，也是唤起那里没有的东西、过去的时代、永远无法访问的遥远国家的装置。

义郎发出阵雨般的声音，从石蜡纸中取出黑麦面包。四国风格的德国面包，颜色焦黑，重量花岗岩。外皮又硬又干，里面湿漉漉的。这种略带酸味的黑面包，曾有一个奇特的名字——

“亚鸦片”。面包店老板给自己烤的面包起了“刀刃姑姑”、“模糊面条”、“露天浴池区”等奇怪的名字。店门口贴着一张海报，上面写着：“面包有很多种。让我们寻找适合自己口味的面包。”这句标语让义郎的语言神经感到有些紧张，但看着面包师厚厚的耳垂，信任感又回来了。耳垂揉烤后看起来很好吃，很有嚼劲，嚼的时候甜味也会出来。这家面包店是“年轻的老人”。曾几何时，有人听到“年轻老人”这个词就嗤之以鼻，这种说法也在不知不觉中固定下来。在那个直到九十多岁才被称为“中年老人”的时代，面包店老板七十多岁才刚刚涉足。

如果说早上要起床却在被窝里磨磨蹭蹭是“人性”，那么这个男人就没有丝毫人性可言。每天早上四点，即使闹钟没有响，我也会像一个屁股上有弹簧的洋娃娃一样从盒子里跳出来，站起来。然后，他划了一根10厘米长的火柴，点燃了固定在配菜盘上的直径5厘米、高10厘米的蜡烛，拿着蜡烛走进了漆黑的面包作坊。尽管这是一个熟悉的工作场所，但我还是像第一次进入寺庙一样紧张地走进去。当我睡着的时候，有人在这个空间里发酵并烘烤了一个看不见的面团，它的温暖仍然隐约留在空中。我认为只有看不见的夜间面包，永远不会被出售的面包，白天的面包才会存在。香味从另一个空间流入的时间很短。虽然我永远见不到晚上烤面包的人，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神秘的人，我一个人工作时一点也不感到孤独。早上6点15分开门，晚上6点45分关门，从这样的时间决定方式来看，也许以前是从事教育相关的工作的人也有，但如果播下种子，自己醒来的时间和每项工作所需的时间准确计算出来的话，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公司职员为例，如果公司方面决定八点半上班，不管是困的职员还是不困的职员，都必须在那个时间准时上班，但这家面包店忠实地遵守了自己擅自决定的规则。

店里有一名员工，此人和义郎一样已年过百岁。身材娇小，身体动作快如黄鼠狼。当义郎用眼睛看着他的动作时，面包店老板把脸凑近了。

“我是叔叔。”

我低声说道。

“他说，过了一百岁就不需要休息了。叔叔，我问他休息一下喝杯茶怎么样，他就生气了，

现在的年轻人休息时间比工作时间长。”相反，我会生气。”

义郎点点头回答。

“自古以来，人们就认为老年人会抱怨现在的年轻人不好。据说这样的抱怨对老年人的健康有好处。如果你让他们说年轻人的坏话，然后测量他们的血压，就会下降。”

面包师是一位年轻的老人，羡慕地看着义郎的脸，义郎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年轻”或“中年”的“老人”。

“其实我叔叔的血压比我低。他没有吃任何药。顾客的血压似乎也很低。当我看着我叔叔那样工作时，我看到一个六十多岁的年轻人退休了。”很奇怪。”

“退休是一个奇怪的制度。但从将工作岗位让给年轻人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制度。”

“我其实也是画画的，我为自己永远不能退休而感到自豪。”

“你停下来了吗？”

“是的。其实我画的是抽象画，但总会有评论家说这是阿尔卑斯山的风景，所以一定要提心吊胆。不知为何，我画的画都被认为是外国的风景。这真的让我很困扰。为了人身安全，我决定继承家业，靠烤面包为生。面包才是从欧洲来的东西，不过，为什么面包是允许的哟。」

“以前，有一个词叫法式面包或英式面包。当你这么称呼它时，它会让你感到日本和怀旧。”每当提到外国名字时，义郎的声音就变小了。我左右移动眼球，确认周围有没有人，面包师这样说。

“其实这种面包以前也被称为德国面包。现在的正式名称是赞岐面包。面包也是一个外来词。”

“面包很好，因为它提醒我们有一个遥远的国家。我更喜欢吃米饭，但面包有一个梦想。我希望你继续这样做。”

“是的。但是，这个工作是相当辛苦的体力劳动。我还不太会放松，担心会不会得腱鞘炎。晚上上床躺下时手臂很重。有时我会想，如果我能像人造人一样将手臂从肩膀上移开睡觉，那就更容易了。」

“可能有一个课程，教你如何放松身体。前几天有一个广告。我确信地点是在水族馆。我记得腱鞘炎鞘的形状和章鱼的形状很像。”

“啊，我看到了那张海报。向章鱼学习软体生活。”

“哦，是的。过去，我们取笑软体动物，但也许人类正在朝着没有人预料到的方向进化，例如，我们正在接近章鱼。当我看着我的曾孙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一万年以后，大家都是章鱼吗？”

“是的，古代人可能认为人类变成章鱼是一种退化，但也许这实际上是一种进化。”

“当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很羡慕我像希腊雕塑一样的身体。我的目标是上艺术大学。从某个时候开始，我喜欢上了完全不同的身体。比如鸟和章鱼。我想从别人的角度看一切。”

“别人？”

“不，是章鱼。我想用章鱼的眼睛看。”

义郎一边回忆着与面包师的对话，一边等待着装在小锅里的豆浆变热。无名牙齿脆弱，面包必须浸泡在液体中才能食用。

当义郎看到无名的乳牙像石榴一样脱落，嘴巴周围还沾满了血时，他惊慌失措，毫无意义地在房间里走了一会儿。我对自己说，乳牙是会长出来的，所以不用担心，终于平息了内心的惊涛骇浪，把无名放在自行车的行李架上去看牙医。没有预约，等了两个多小时。在闷热的候车室里，义郎一遍又一遍地盘腿，把两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就像在抽烟一样，胡乱地挠着眉毛，一遍又一遍地抬头看着墙上的时钟。候诊室里有一个牙齿模型。无名氏把智齿模型比作一辆大卡车，放在红色绒毯上，慢慢地推着。义郎想到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巨大的牙齿

变成了卡车，在路上滑行，不寒而栗。

无名厌倦了牙齿模型，这次把《犬齿先生的冒险》这本大型绘本放在膝盖上，开始翻页。坐在我旁边的义郎看着图画书，不知道要不要一起读。我自己也正好在写面向儿童的作品。一方面，我想写一本让无名小卒也能读懂的书，另一方面，因为无名小卒就在身边，反而很难写童话。即使每天都在处理自己的问题，也只会因为找不到答案而感到焦躁，无法达到正因为是书才有可能的境界。虽然也有想描绘理想世界的心情，但读了它的无名氏并不能马上改变自己的环境。

无名氏用充满水分的眼睛看着图画书。登场人物除了主人公犬齿之外，还有智齿、门牙、味噌牙、金牙等。犬齿先生，主人摔倒了，被混凝土砸了，裂开了，掉进了沟里。老鼠们发现了犬齿先生，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但不久就把它当成了神，供奉在神社里。犬齿先生就这样在地下世界被奉为神明，顺利地完成了春夏秋冬的活动，但是有一天，洪水泛滥了地下水，老鼠们的神社被冲走了，犬齿先生也被冲走了。一个孩子把它捡起来放在口袋里带回家。读到这里的时候，轮到我了。

当我进入检查室并与牙医进行眼神交流时，他还没有问我任何问题。

“它不见了。”

这句话是从义郎嘴里说出来的。我的声音颤抖着，音调摇晃着，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接近“我写好了”，我惊慌失措。

“我错过了。”

再说一遍，然后，

“不过是乳牙。”

他补充道。我想这种叫做倒置法。另一方面，无名虽然还几乎不会写汉字，但词汇量却很丰富，想到“我落榜了，虽然是入学考试”的意思，他一个人咧嘴一笑。

“我认为这很正常，因为乳牙是用来拔掉的，但我很着急，因为它太容易就拔掉了。牙齿通常会粘在一起，以免脱落。我不敢相信我这么容易就离开了。还是我太担心了？”

正当他解释的时候，义郎的声音变得沉闷起来。牙医面对着方脸，

“乳牙的脆弱也会遗传到恒牙上”

冷静地回答。听了这话，义郎感觉胸口被缝了一块大石头，但无名氏却

“乳牙有什么用？反正都要掉了。”

等和开朗的科学少年的脸提问。牙医礼貌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然后开始检查无名的牙齿。不知道检查结束后是谁教他的，

“谢谢你对我的牙齿这么好。”

义郎一脸茫然地向他道谢，吓得胃都翻了。我想知道我从哪里学到了这样的翻译问候。在这个连绘本都没有翻译的时代，真是不可思议。

这一代的孩子几乎都是这样，无名缺乏摄入钙的能力。无名氏立刻读懂了义郎在看完牙医回家的路上沉思的想法，担心再这样下去，人类就会变成没有牙齿的生物。

“麻雀没有牙齿，但它们很健康，所以没关系。”

我说。默默无闻能读懂人的内心。义郎有时甚至会感到毛骨悚然，认为他能像阅读文字一样清晰地阅读，而不是粗略地猜测。所以对于未知的将来，义郎尽量不往坏的方面想，但不幸的涨潮与他的意愿无关，定期来了，自己也没有注意到中闷闷不乐和烦恼的事情很多。

“就连曾爷爷也没牙，但他吃得很多，身体也很好。”

无名进一步鼓励了还没有退去的义郎。曾孙的想象力只向安慰老人的方向发展，义郎感到内疚。我希望你只为自己着想，无理取闹，自由自在地生活。

有一段时间，为了让他默默无闻地多摄入一点钙，每天早上给他喝半杯牛奶，但得到的答案却是“腹泻”。牙医告诉我，腹泻是一种巧妙的技巧，当内脏确定进入的东西有毒时，尽快

将其排出体外。众所周知，大脑中有大脑，但实际上下半身还有一个叫做肠道的大脑，如果两者的意见不一致，肠道的意见会优先。这就是为什么大脑有时被称为“参议院”，肠道有时被称为“众议院”。由于众议院选举更加频繁，人们普遍认为它比参议院更能勤勤恳恳地反映民众的意见。与此相同，因为肠的内容物旋转得更快，所以比大脑更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现在的状态。

当无名氏去看牙医并张开嘴时，他睁大了眼睛，就像他不能张大嘴巴一样。有一次，我的嘴张得太大，下巴都快要掉下来了，所以我赶紧闭上，双眼也闭上了。

“我喉咙里有一个地球。”

说完这句话，他又张大了嘴和眼睛。去儿科定期检查的时候，也出现过一次这个“地球”。无名氏卷起衬衫，伸出薄薄的胸膛，露出肋骨，平静地说道：

“我胸中有一个地球。”

他说。为了掩饰惊讶，义郎转过脸去，抬起鼻子，眯起眼睛，仿佛透过窗户欣赏花园里的树木。

由于“诊断”与“死了”发音相似，“定期诊断”一词不知何时开始不再使用，越来越多的医生将其称为“月比”。去儿科做定期检查，首先要仔细检查舌头和喉咙，然后翻眼皮检查眼睛。然后，仔细检查手掌、脸部、颈部和背部的皮肤，拔出一根头发进行分析，并用光镜检查耳朵和鼻子。

“你在调查细胞被破坏了多少，对吧？”

有一次，义郎无法抑制自己的焦虑，当他检查时，医生终于笑了。

“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细胞放进机器里，破坏程度就不可能变成数字了。如果有医生这么说，那就是一种欺诈啊。真正需要检查的是身体本身。”

他回答说。

这位儿科医生叫佐鸟鸟医生，据说是很久以前义郎母亲患过的癌症专家佐鸟医生的远亲，但两人无论是声音还是表情都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专门研究癌症的佐鸟医生是一个说话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病人的人。当患者提问时，他会像被批评一样扬起眉毛，甚至不高兴地说：“把那些无聊的疑问从脑海中赶走，按照我说的去做，病就会好的。”定期给无名看病的儿科医生佐鸟医生，当义郎和无名提出问题时，他会毫不吝惜地分享丰富的知识。他的措辞完全没有看不起的地方，更不用说提问了，甚至不怕被批评。即使知道是这样，义郎也没有多问问题。对于账本上写着的默默无闻的健康状况，也因为追问了数字背后隐藏的意义，生怕暴露出其实所有的九是苦，四是死，只顾点点头，什么也不问。

关于孩子健康状况的文件由助手的手抄写，然后由飞脚传达员的手送到新日本医疗研究所中央局。自从一部名为《滨风的消息》的漫画开始流行以来，越来越多的孩子向往这份工作，但对现在的孩子来说，体力上恐怕很难。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年轻人都会从事办公室工作，而使用身体的工作将由老年人继续进行。

关于孩子们健康状况的原始数据都是手写的，每个医生都根据自己的判断隐藏在某个地方。报纸上不时出现医生在狗窝深处或大型炖锅里藏文件的漫画。义郎看了笑了，但后来想，也许这不是讽刺，而是真实的故事。

从各医院送到医疗研究所的数据都是手写的副本，任何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重写或消灭大量数据。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方法比很久以前由优秀程序员发明的安全系统更好。

在没有适合健康这个词的孩子的世界里，儿科医生们不仅工作时间增加，不得不一手承担父母们的愤怒和悲伤，而且当他们向新闻记者讲述实际情况时，不知从哪里受到了压力。随着失眠的增加，自杀者开始增加，儿科医生们首先成立了工会，理直气壮地缩短了工作时间，拒绝向保险省提交被迫提交的报告，并与大型制药公司断绝了关系。

无名喜欢儿科医生，完全不介意去做定期检查。义郎非但不讨厌去看牙医，反而像郊游一样

兴奋，心情沉重。无名最期待的是坐在高椅子上和牙医交谈。在此期间，  
“不要强迫不喜欢牛奶味的孩子喝牛奶。但也不要让喜欢的孩子喝太多。”

当牙医告诉义郎时，

“是的，我已经听说过这个故事了。”

当我回答时，牙医看着那张陌生的脸，

“你喜欢牛奶吗？”

他用严肃的声音问道。无名不迷茫，

“我更喜欢蚯蚓”

他回答说。义郎看不到牛奶和蚯蚓之间的界限，他惊慌失措，将目光从窗外移开，但牙医却很平静。

“原来如此，那么你就不是小牛了，而是小鸟了。小牛是吃母牛的奶长大的，而小鸟是吃母牛带来的蚯蚓长大的。但是因为蚯蚓住在土里，所以如果土壤被污染的话，污染度就会很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鸟不怎么吃蚯蚓。所以蚯蚓是多余的，很容易捕获。下雨后，路上有时会有很多蚯蚓在打滚。但是你不能吃剩下的蚯蚓。抓住天空中飞翔的昆虫并吃掉它们。”

我说。他的语气很平静，就像在解释如何刷牙一样。是不是知道义郎是作家而产生了竞争心理，故意说出了飞的故事呢？还是无名和牙医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达到了同一水平的未来，只剩下义郎了呢？

很多牙医都喜欢他们娴熟的说话技巧，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想向别人展示他们美丽的牙齿，哪怕只有一秒钟。据说这位牙医也即将迎来他的一百零五岁生日，他的下巴看起来很结实，棱角分明，一张嘴，一排又大又方的牙齿，闪闪发光。义郎暗自想，如果可以的话，他想把它拿走送给曾孙，牙医又张大了嘴开始说话。

“还有一种说法是，钙最好从鱼和动物骨头中摄取。但是，这些骨头必须来自地球被污染到无法还原的程度之前生活过的动物。所以有人说从地下极深的地方挖出恐龙的骨头就好了。据说北海道已经有一家商店将瑙曼象的骨头挖出来磨成粉出售。」

不知道是什么巧合，第二天，义郎发现小学的围墙上贴着一张传单，上面写着一位研究古生物学的教授将在文化游园就瑙曼象进行演讲，回到家后，他在挂在墙上的日历上写下了“瑙曼象”。去听演讲是义郎的嗜好。每当无名氏经过日历前时，都会被“瑙曼象”这个词吸引住，急忙眨了眨眼。就好像语言本身就是动物，只要盯着它看，总有一天会动起来。义郎仿佛要解开束缚无名氏的魔法，

“瑙曼象是一头生活在五十万年前的大象。听说大学老师要来给我们讲这头大象的故事，我们去听听吧。”

我试着说。于是无名顿时满脸通红，大叫一声“极乐世界！”举起双手当场腾空而起。义郎吃了一惊，却完全忘记了那次无名的跳跃。

不仅仅是瑙曼象。不管是苍鹭还是海龟，无名的人一看到或听到生物的名字，就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好像他认为这个生物会从名字中跳出来。

我想，如果不仅看到动物的名字，还看到活生生的动物本身出现在我面前，无名者一定会像心里亮了灯一样高兴，但在这个国家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野生动物了。义郎在学生时代，曾带着一位来自德国梅特曼小镇的女性，从东京经中山道到京都，带她走了几天，当时她说：“日本只有蜘蛛和乌鸦。”我很惊讶。闭关锁国开始后，用这种辛辣的评论唤醒我的远方客人也不见了。每当义郎想到动物时，他就会想起这个女人。他的名字叫希尔德加德。希尔德加德和义郎同岁。“你好，吉郎？”我有时仍然能听到他的声音。明明没有电话，空中却传来一阵短暂的电击声，然后“你好”重复了几次，仰面问道“yoshiro？”独特的发音粘在鼓膜上。

“哟”之后，吸了一口气，“shi”强烈起伏，“ro”虽然是短缸，没有尾巴，但却让人感觉像是在伸出手。

然后两人用结结巴巴的英语交流。义郎说：“你今天吃了什么？”或者，“你在哪里买蔬菜？”或者“小孩子们喜欢在外面玩吗？”等等简单的问题。我不禁想知道德国的环境是和日本一样，还是和以前一样的环境，孙子和曾孙是否健康。当希尔德加德回答“我正在用香草煮花园里种的扁豆”时，义郎感觉自己吸入了锅里冒出的蒸汽，但电话里的声音很快就变小了，听不见了，我不知道这是幻听还是希尔德加德真的这么说了。不管怎样，义郎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希尔德加德的曾孙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跳过池塘，伸手摘下林苹果，不洗就用结实洁白的牙齿咬着有虫蛀洞的酸苹果。吃完后，我在犹豫是去摘野花，还是去小溪里看鱼。

义郎想去德国拜访希尔德加德一次，但连接日本和海外的线路都被切断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脚底也感觉不到地球是圆的。可以旅行的圆球只存在于头部内部。只能沿着头部内侧的曲线，在背面旅行。

义郎想象着自己在一个小旅行包里装满了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品，然后乘坐火车和公共汽车前往成田机场。已经好几年没踏足的新宿小镇现在怎么样了呢？废墟是过于热闹的招牌们，汽车等一辆也没有跑，却规规矩矩的红色或蓝色的信号灯，没有职员的公司入口的自动门打开或关闭是因为风行道树的大树枝。宴会厅里，冰冷的烟味定格在水银色的寂静中，桌子密密麻麻的杂居大楼里，每一层都有一位不在的客人在尽情畅饮，无人借的高利贷利息生锈，无人买的打折内衣堆积如山，雨水积存的橱窗里装饰的手提包发霉，一只老鼠在高跟鞋里悠闲地打盹。道路上的沥青出现了裂缝，从裂缝中笔直伸向天空的草丛有两米高。过去，樱花树像扫帚一样小心翼翼地站在人行道旁，自从人类从市中心消失后，它们的腰围也变得粗壮起来，树枝向四面八方有力地伸出手，茂密的绿色绒毛在上空慢慢地左右摇摆。

义郎想象自己从新宿站乘坐无人快车到成田机场。实际上，去机场的电车等已经不存在了，片假名独特的高价速度，乘坐快车的人也找不到喝浓缩咖啡的人。出机场航站楼站检票口进入机场内的关卡也没有人，所以也没有必要出示护照。写着“民”的招牌被取下，直接立在墙上。用一动不动的自动扶梯当楼梯爬上去，每个值机柜台都空无一人，头顶上像雨伞一样挂着一张大蜘蛛网。当我停下来时，一只巴掌大的蜘蛛正潜伏在这样一张蜘蛛网的边缘，静静地等待着猎物。蜘蛛背上华丽的条纹图案，从上到下是黑色、红色和黄色。义郎确信这就是颜色的组合，因为他即将飞往德国。我战战兢兢地看了一眼旁边的柜台，看到了一只红、白、蓝条纹的蜘蛛。还有镶嵌着星星图案的红蜘蛛。

不知为何，义郎能够清晰地回忆起机场的情景。即使你不想自己去想，影像也会自动进入你的大脑，恳求你把它写进小说里，写出来。但是，写一个没有人去的机场的样子是很危险的。假设那里藏着什么国家机密，为了让任何人都不能去而下了功夫。义郎无意潜入禁地并找出秘密。但是，如果把自己幻想中的机场细致描写成作品发表，碰巧与事实相符，就会被人找茬，说这和泄露国家机密是一回事，说不定就会被抓起来。在法庭上证明这是一个幻想是出奇的困难。本来审判就会好好进行吗？义郎想象自己被监禁的地方也不觉得那么可怕，但一想到一个无名小卒将如何生存下去，他就很担心，不想冒险。

除了出租的狗和猫的尸体以外，看不到其他动物也不在意过多少年了吧。据说有偷偷养兔子的人，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兔子组”的组织，但是亲戚认识的人也没有这样的人，所以连匿名给他们看兔子都做不到。

“无名，你想成为一名动物学家吗？”

当义郎看到一个无名的人一边看动物百科全书一边热情地画斑马时，他忍不住说出了这句话。无名不仅成为动物学教授，还梦想着旅行、观察野生动物、写散文、成为作家。然而，眼角的笑容过了一会儿就冻结了。

义郎走进厕所，把屁股放在马桶上，脑海中浮现出瑙曼象的背影。我想起了无名氏用放大镜观察积水中大象脚印的情景。然后我愤怒地拿起那张纸。义郎把报纸报道的剪报放在木箱里，用手轻轻揉搓，用作卫生纸。政治就像贴在屁股上一样，有时会让人毛骨悚然，但当它贴在

皮肤上时，它就像镜子一样，所以我安慰自己，感觉很好。在自己的屁股下之前的政治会变得“反”或“反对”。

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当我在报纸上找到有关儿童健康的文章时，我都会把它剪掉并保存起来，但后来我不再这样做了。读过一次的报道实际上没有重读，装订文件的数量增加开始占领架子和墙壁开始有重压感。多年来，义郎一直按照“没有理由扔掉的东西就不会扔掉”的规则生活。随着在临时住宅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它变成了“过去六个月生活中不需要的东西都扔掉”的新规则。

对旧报纸报道不再留恋还有一个原因。关于孩子健康的信息，比秋天的天气更比男人的心更随性地变化。《早起健康法》的报道刚登完，几天后就会看到“睡过头的孩子长高”的大字标题。就像“吃零食的孩子没有食欲”这篇报道之后，又出现了一篇随笔，内容是“如果不给想吃甜食的孩子吃甜食，性格就会变得阴暗”。本以为刊登了“总之让孩子走路很重要”的专家建议，结果却刊登了一个孩子强迫孩子走路导致膝盖骨磨损的故事。义郎无法预测未知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但他拼命地睁开眼睛，度过每一天，至少不让现在的时间崩溃。

厨房里一口锅在高傲地发光。明明不是特别高级的锅，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光呢？义郎时不时斜眼看着锅，用大菜刀将橙子大致切成两半。菜刀也发出光芒，但光芒中没有丝毫骄傲。多亏了面包店，我才能买到切得很好的菜刀。附近的书店下周自己的熟人进行菜刀的销售，面包店告诉我，所以为什么在书店卖菜刀的问，制作菜刀的男人写的自传卖得很好签名会，那个时候也卖实物的菜刀。虽然手柄的木皮上印着“土佐犬”的字样，但面包师笑着告诉我，不要以为是狗。据说土佐犬是菜刀的品牌。那天早上，书店门口已经排起了五十人左右的队伍。义郎真的很久没有这么兴奋地排队了。终于轮到我了。义郎买了一本书和一套刀，并得到了他的签名。

“你走遍了全国吗？”

我问。

“没有。这次只有兵库县和东京西区。”

原来如此，这一带的地区在外界被称为“东京的西域”，与过去常用的“中东”名称相似，无论从哪里看都给人一种遥远而充满异国情调的印象，义郎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说法。这位刀匠继续说道，似乎没有注意到义郎被“东京的西域”这个词所吸引。

“实际上，我认为东北和北海道会卖得更好。因为那边生意很好。但毕竟很远。以前去纽约卖东西，没想到会很远，但是距离真不可思议。”

只有“纽约”这个地方声音变低了，沙哑了。我还没有听说过有人因为违反了一条不允许说出外国城市名字的奇怪法律而受到惩罚，但尽管如此，当每个人说出外国地名时，都会变得更加警惕。没有什么比从未适用过的法律更可怕的了。如果你想把某人关进监狱，你所要做的就是突然拿出一条大家都满不在乎地违反的法律来逮捕他们。

我很高兴我买了一把刀，但我的自传是一个典型的努力工作的人，我忍住了，读了一半，但我无法继续读下去。即使是这样的书，也只有一个地方闪闪发光。作者在日出前起床，点燃蜡烛进入工作室，一时间困了，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是夜猫子，所以起床很痛苦，但日出前必须起床的教导是遵守的。它的教导是来自某种宗教，还是工匠的传统、家传，完全没有解释。取而代之的是，蜡烛的尺寸被奇怪地详细地记载着，直径为5厘米，高为10厘米。我很好奇面包店怎么会知道这个在四国做菜刀的人，所以下次我去买面包的时候，

“你在四国住过吗？”

我漫不经心地问，

“其实为了寻找赞岐面包的根源，我去过四国”

的回答马上就回来了。我本想更详细地听听这次旅行的故事，但平时健谈的面包师此时却转

过头去继续工作。

我很高兴我买了。握着这把菜刀，义郎手中的第二颗心脏开始跳动。有人说水果不是那么干劲十足切的东西，但对于现在的义郎来说，肉和鱼，而是橙子才是考验锋利度的真刀真枪的对手。义郎从被水果密集纤维保护的深邃空间中找到珍贵的水滴，送给无名的使命感让他浑身颤抖。厚颜无耻的橘子皮，坚韧的柑橘贵族的白手套，将水果包裹在下面，还有一个为了不让水分泄漏而自我封闭的淫秽房间。我心爱的曾孙无法享受果汁的甜味，因为包装太多了。不仅仅是水果。卷心菜和牛蒡都那么容易被吃掉吗？纤细的纤维路障。植物有一种看似文静却寸步不让的倔强。我讨厌它。菜刀朝着目的地，没有犹豫，没有止步，顺利地切着。并不是因为它很牵强。因为没有不必要的犹豫，所以可以继续保持敏锐。

“无名氏，请稍等。因为曾爷爷会替你切碎你用自己的牙齿切碎的食物纤维丛林，为你开辟一条通往生命的道路。我是一颗无名的牙齿。无名，让太阳不断地进入你的身体。把自己想象成一条鲨鱼，嘴里有一排漂亮的牙齿。这是一颗又大又尖的牙齿，让人一看就跑。唾液涌出，波浪的褶皱涌来。因为你的喉咙肌肉非常发达，所以你可以把地球原封不动地吞下去。你的胃是一个室内游泳池。它充满了胃液。因为天花板是玻璃做的，所以整个太阳都泡在泳池里的胃液里。与其他星球不同，地球每天都受到阳光的祝福。托老天爷的福，这个地球上诞生了很多奇怪的形状。即使是现在，水母、章鱼、领口蜥蜴、螃蟹、犀牛、人类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生物也在不断变化。像豆子一样的胎儿发芽并张开成心形，像音符一样的蝌蚪变成木鱼一样的青蛙，毛毛虫变成蝴蝶，满脸皱纹的婴儿变成满脸皱纹的老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生物灭绝了。但是，地球还是温暖明亮的。」

义郎一边在心里念叨着一句尴尬得说不出的话，一边一遍又一遍地重新握着菜刀，直到找到答案。我会把一个橙子切成两半，压榨成匿名果汁。有时，我会把水果剥了皮，切碎，试图让他们匿名吃，但这会让他们上学迟到。如果是果汁的话，十五分钟左右就可以喝了。话虽如此，“喝酒”这一行为对于无名来说也并不轻松。无名氏一边转动黑眼睛，一边拼命地上下提升喉咙，努力将液体送下去。液体回流可能会灼伤喉咙。为了把它推回去，有时会进入气管，开始剧烈咳嗽。一旦开始咳嗽，就很难停止。

“无名，你还好吗？你疼吗？你能呼吸吗？”

义郎眼里含着泪水，轻轻地拍着无名的后背，用胳膊搂住他的头，把他按在胸前。无名看起来很痛苦，但又有些平静。就像大海迎接暴风雨一样，毫无抵抗，等待咳嗽发作过去。不久咳嗽停止后，无名就会若无其事地重新开始喝果汁。当无名氏看到义郎的脸时，似乎很惊讶。

“曾爷爷，你没事吧？”

问。无名似乎不明白“痛苦”这个词的意思，只是说咳嗽就咳嗽，食物上升到食道就吐。当然，疼痛是有的，但那是一种纯粹的疼痛，不会伴随着义郎所知道的“为什么只有自己要经历这么痛苦”的哭诉。也许这就是无名一代所拥有的宝物。无名不知道觉得自己可怜的心情。义郎小时候，只是感冒发烧，母亲就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他。觉得自己可怜的心情是甜蜜的，悲伤的，深深地浸透了。我发现，即使成年后，只要生病了，无论多么不情愿，都可以堂堂正正地从必须去的公司请假，窝在被窝里看小说、想事情。很容易得流感。缩短睡眠时间就可以了。而且，如果吃药治好，几个月后肯定会再次患上流感。不久，义郎意识到自己想要的其实不是得流感，而是辞职。

无名是幸运的，从未见过成年人抱着病魔的丑态。如果我继续这样成长，作为一个病人，我也许可以轻松活到我必须死去的那一刻，而不会奉承周围的人，也不会为我感到难过。最近的孩子九成以低烧为伴生存。无名也总是有低烧。每天量体温反而会变得神经质，所以校方指示不要量体温。如果你说“今天发烧了”，孩子就会想起身体的疲倦。如果每次发烧都让学校休息的话，会有很多孩子几乎无法上学。每个学校都有一名好医生随时待命，所以

生病的时候最好去学校。“发烧是为了杀死细菌，所以不能服用退烧药”，这是很久以前就被说过的，但“不能测量体温”的指示是最近的事情。

义郎把体温计和无名一起埋在了莫诺墓地。那是一个公共墓地，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埋葬他们想要带着敬意告别的東西。似乎有些东西埋了一次也会恋恋不舍地爬到地上，那天，从被雨水蹂躏的泥土表面，露出半个画着红太阳的白色粽子，被风吹动着。是结束应试学习的高中生埋的，还是右翼团体毕业的青年埋的，义郎试着想象主人。一只泰迪熊的脚从地上倒立出来。这只熊也想出去。无名似乎也在思考埋在地下的东西。碎成两只蝌蚪的园艺剪刀、穿坏了底薄如纸的鞋子、破了的小鼓、离婚夫妇的结婚戒指、尖端弯曲的钢笔、世界地图。义郎也曾来填补一整本未写完的小说。我想在家的花园里烧掉它，但火舌看起来很残酷，我无法擦火柴。每个人都有因个人原因可以燃烧的垃圾和不能燃烧的垃圾。这是一部名为《遣唐使》的历史小说，对义郎来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历史小说，但写到后来，他发现自己使用了太多外国地名。地名在作品中像血管一样细细的分支，只抹去地名是不可能的。为了人身安全，只能扔掉，烧起来很痛苦，所以埋了。

橙色的汁液被洁白的瓷器刀片摩擦而流淌。不是血也不是泪，我想每天都流着橙色的果汁活下去。我想把橙色所蕴含的开朗、温暖、紧绷的酸味和甜味吸收到自己的内心，感受到阳光照射在我的肠子里。

义郎小心翼翼地将容器里的橙汁移到杯子里，不让一滴洒出来，然后用右手包住几乎空了的一串橙子，用尽全力榨出最后一滴。

“为什么曾爷爷不自己喝？”

匿名问，

“我只能买一个。我的孩子必须永远活下去，所以我必须优先考虑孩子。”

他回答说。

“但是孩子死了，大人还能活，大人死了，孩子就活不下去了”

无名氏唱着，义郎沉默了。

当你试图想象自己死后，默默无闻必须活下去的时光时，总会碰壁。自己死后的时间是不存在的。拥有不死身体的自己老人，背负着目送曾孙们死亡的可怕课题。

也许无名之辈会建立并留下一个新的文明。默默无闻似乎从出生起就具备了不可思议的智慧。这是我们以前见过的孩子们完全没有的新型智慧。

女儿天甜南娜默默无闻的年龄的时候，如果不把糖果盒锁起来，就会吃掉一盒饼干，或者整块巧克力，义郎一说就吵起来了。

“一次吃那么多是不好的。”

“为什么？”

“这对你的身体不好。”

“为什么？”

“吃不下饭导致营养不足。”

“既然如此，只要你好好吃饭，在那之前吃很多零食也是可以的。”

“这肯定不会发生。”

“为什么？”

义郎厌倦了无休止的问答，大声说道：

“如果你说不，那就不是！”

也曾大喊过。虽然不想炫耀父母的权威，但当女儿开始说话时，她的嘴里却滔滔不绝地说着她想做什么。如果民主地战斗，父母就会输给孩子。我认为威权主义是为了保护父母这种脆弱而迟钝的生物。

女儿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我会继续吃甜食，直到我感觉不舒服，我不会在商店前移动，直到

我买到我想要的玩具。他甚至从其他孩子手中抢走糖果和玩具，义郎的职责就是阻止他们。是女儿挥舞欲望的角色，自己是阻止欲望的角色。在女儿还小的时候，我也能忍受这样的角色分工。但女儿的声音一天比一天有力量，词汇越来越多，捏造道理的手法也越来越娴熟。说一句，尖酸刻薄的话就会得到十倍的回报。被语言锥刺得鲜血直流，义郎甚至觉得女儿随便吃冰淇淋吃多了肚子坏了就好了，但在任何时候，自己都没有失去过能教给女儿一些有益的东西的信心。我对女儿的愚蠢感到沮丧，她拒绝按照她说的去做就不会受到伤害。与女儿完全不同的是，无名不会吃太多东西，也不会把不该吃的东西放进嘴里，而义郎在今后的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可以教给无名的。想到这里，义郎就为自己感到难过，做出了用双手拳头用力挤压自己眼球的动作。

当孙子飞和藻还很小的时候，义郎期待着有一天能给孙子一些有用的驾驶建议。世人似乎认为作家有想象力，但他从未想过有一天汽车会不复存在。为了不喜欢学习的孙子的将来，义郎送了一本存折，里面有足够上综合职业学校三年的资金，但孙子偷偷注销了账户，像强盗一样抱着装满现金的运动包离家出走。当他看到银行发来的文件得知解约的消息时，义郎的肚子里沸腾了，热气腾腾，但一个月后，大银行纷纷倒闭，那些有账户的人失去了全部存款，除了传言有一天能拿回来，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依恋的了。人们从鼻子里猛烈地呼出一口气，气得满脸通红，涌向各家银行的网点，只见一群西装革履的男子在各网点门前排成一排，汗流浹背地低头认真道歉。在一片骂声中，看着银行职员们白天在酷暑中，傍晚被雷阵雨淋湿，晚上被蚊子叮咬，低头道歉的样子，顾客暂且平息怒火，回家去了。但是，根据后来报纸上刊登的报道，那是被称为“对不起曼”的打工者以每小时多少工资被雇佣而低下了头。从一开始就完全不相信银行等机构的孙子，比坚信储蓄能稳定人生的义郎更了解经济的结构。职业学校也是如此。几年后，义郎听到一位评论家在报纸上说：“让学生取得职业资格的学校方面确实可以通过学费赚钱，但取得资格的人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靠低月薪卖身。你必须特别注意那些拥有你以前从未有过的美妙名字的职业。本人和父母都认为，只要自己被接受为学生，就证明了自己的才能得到了认可，感激地支付了学费。金额越高，感觉自己的价值就越高，就越乐意支付。父母和孩子都有面子。也有不想被认为什么都没做的不安。利用这种心理的恶性职业学校最近越来越多。在不知不觉中，大家都忘记了职业教育本来，如果不是免费的就奇怪了。”然而，早在一位著名的评论家写出这样的文章之前，这个坏男孩就已经离家出走了，不信任他的银行账户和职业学校。

义郎只能承认，自己教给孙子的事情是错误的。我记得我对孙子说：“如果在东京的黄金地段有土地，它的价值将来就不可能下降，没有什么比房地产更值得信赖的了。”整个东京二十三区，包括黄金地段，被指定为“长期居住面临复杂危险的地区”，土地和房屋都失去了可以换算成金钱的那种价值。如果单独测量的话，饮用水、风、阳光、食物都不会出现超过标准的危险值，但如果长期暴露在这种环境中，这片土地很有可能产生综合负面影响。测量只能个别进行，人只能综合生存。虽然没有确定危险，但离开二十三区的人越来越多，即便如此，也不想走得太远，而且靠近大海也很危险，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从奥多摩到长野的地区。继承在二十三区的房子和土地也不能卖掉，留下的不仅仅是义郎的妻子鞠玛利华。

义郎认为，给后代财富和智慧只不过是自己的傲慢。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和曾孙一起生活。为此，需要灵活的头脑和身体。我们必须有勇气怀疑我们一百多年来一直认为正确的事情。骄傲就像夹克一样，必须轻而易举地脱掉，变得单薄。当你被寒冷袭击时，不要考虑买一件新夹克，而是考虑如何让你像熊一样浑身长满密密麻麻的毛。义郎一次又一次地握紧拳头，认为自己其实并不是“老人”，而是从跨越百岁界限开始行走的新人类。

义郎听到门前报纸掉落的声音。每天早上，每当听到这个声音，我都会立刻赶到出入口，但无论怎么匆忙出门，送货女的后背已经小到中指那么大。头上扎成一团的头发，脖子细长，

肩并肩，背上没有肉。义郎对着他的背影，臀部圆润，小腿上肌肉发达，大声喊道：“咕噜先生。”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不是声音传来了。

义郎站在外面摊开报纸。其实年轻的时候是没有读报纸，但一旦报纸这个媒体倒闭，重新复活后，报纸的每一个角落都读成了每天的必修课。在政治栏上方低空飞行，“限制”“标准”“适合”“对策”“调查”“慎重”等穗尖映入眼帘。当我开始阅读内容时，我就陷入了沼泽。早上不应该看报纸，首先要送无名学生去学校。我觉得“学校”这个词还蕴含着微弱的希望。把报纸放在门口，回到厨房，义郎递给无名氏一个小口的竹杯，里面装着鲜榨橙汁。

“橙子在冲绳能吃到吧？”喝了一口后，一个无名的人问道。

“是啊。”

“冲绳以南也能拿到吗？”

义郎咽了口口水。

“好吧，我想知道。我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

“因为闭关锁国。”

“为什么？”

“每个国家都有严重的问题，所以每个国家都决定在自己的内部解决每个问题，这样一个问题就不会蔓延到世界各地。我以前带你去过昭和平成博物馆。每个房间都被铁门隔开，即使一个房间着火了，隔壁的房间也不会着火。”

“这样更好吗？”

“我不知道好不好。但如果我们闭关锁国，至少日本公司利用其他国家的贫困赚钱的风险会减少。然后外国公司利用日本危机赚钱的风险也会减少。”

无名氏一脸明白，又不明白。义郎尽量不向曾孙明确表示自己不赞成闭关锁国政策。

虽然没有人会明目张胆地讨论闭关锁国，但关于水果的不满和抱怨却充斥着世间。农作物不再从海外进口后，橙子、菠萝、香蕉都只能从冲绳运来。橘子似乎在四国收获了很多，但很难到达东京。四国采取了农作物几乎都是自己吃的政策，取而代之的是，赞岐乌冬面的制作方法、德国面包的烘焙方法等专利化来赚钱。

有一次，义郎发现面包店有卖橘子，马上买了两个。上面写着“四国产”。这家面包店似乎与四国有着深厚的联系。我决定把买的橘子留到周六早上，然后和无名一起悠闲地吃。于是，在星期六到来之前，完全忘记了新的休息日来了。义郎不记得最近增加了多少假期。我经常看日历并试图记住它，但它并不容易记住。

新的假日不是历代天皇的生日，而是名字和日期都是由国民投票决定的不折不扣的民主主义假日。首先通过公开招募收集了创意。因为有“海之日”，所以有很多机会思考海洋的污染，但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比如为了向自古以来就因工厂排放而遭受严重损失的河流表示敬意，设立“河之日”也比较好，比如设立与“绿色之日”相对应的“红色之日”比较好。仅仅设立“文化日”是抽象的、不够的，所以国民希望设立“读书日”、“歌唱日”、“乐器日”、“绘画日”、“建筑日”等的强烈愿望最终还是通过了。“敬老日”和“儿童节”改名，变成了“老人加油日”和“向孩子道歉日”，“体育日”变成了“身体日”，让身体却不能如愿成长的孩子不伤心，“勤劳感谢日”变成了“活着就好的日”，为了不伤害那些想工作却不能工作的年轻人。国民并不是只想着增加休息日。“国庆节”最好取消的意见如洪水般泛滥，这个假日被冲走失踪。主要原因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建成。除此之外，还有最近已经完全过时的鼓励性交的“枕头日”、向在日本灭绝的鸟类和动物上香的“灭绝物种日”、庆祝互联网消失的“御妇裸淫日”，以及认真考虑钙的“骨头日”等也诞生了。

无名拿到橘子的那天心情很好，推着一串和指尖差不多柔软的东西玩。义郎正要要说：“你不能玩食物。”他用橘子捂住嘴，默默地吞了下去。玩食物也是一件好事。玩的时候可能会想

出新的吃法。玩，玩，玩吃的！当被匿名问到橘子怎么吃时，义郎打算回答说：“你自己想想吧。”什么吃法都可以。一边玩一边自己思考。然而，无名并没有问这样的问题。义郎那一代人相信水果有正确的吃法，比如橙子是这样剥皮的，柚子是用这样的勺子吃的。他相信，如果统一吃法，仪式化，细胞就会忽略酸味唤起的危险信号。不知名的一代不会被这种幼稚的伎俩所欺骗。无论哪种吃法，水果中的危险信号一定会响起。吃猕猴桃会让人呼吸困难，柠檬汁会让人舌头麻木。不仅仅是水果。吃菠菜会烧心，吃香菇会眩晕。无名氏一刻也不能忘记食物是危险的。

“柠檬酸得让你眼前一片青。”

第一次吃到加了柠檬的冰点时，无名如是说。从那以后，义郎一看到柠檬的黄色，就会觉得里面夹杂着蓝色。于是一瞬间，感觉就像接触到了地球一样。

为了给曾孙吃的水果，老人们眼睛布满血丝，像亡灵一样从一个市场徘徊到另一个市场。过去，只有书籍有固定的销售价格，但现在一些水果和蔬菜有全国统一的定价，无论短缺还是过剩，橙子都被指定为1万日元一个。如果没有通货膨胀，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零粘在水果的价格上。

本州由于气候恶劣，性格反复无常，农业变得困难。尽管如此，东北地区还是比较好的，被称为“新品种杂粮”的营养价值高的谷物的生产滋润，现有的大米和麦子虽然生产总量减少了，但依然出货。问题较多的是本州从茨城到京都的地带。八月份会下粉雪，二月份热风会带来大量的沙子。红眼睛的男人滴着眼药水，像螃蟹一样走在人行道的角落里，是为了不被吹过马路中间的暴风夺走精力。就像一个用围巾遮住头发、戴着墨镜的女人在不顺利的电影外景拍摄一样，在同一个地方来回，是在与户外空气引起的不安作斗争。夏天三个月不下雨，风景就变成了茶色，热带低气压突然带来的暴雨淹没了地铁站。

在干旱和暴风暴雨的驱使下，许多男女从本州移居到冲绳。说到农业繁荣的土地，除了冲绳之外，还有北海道，但与冲绳不同的是，北海道采取了不接受移民的政策。那是因为害怕破坏自然和人类的平衡，以前北海道是胡乱和广阔成人口太少一样被称为，但实际上这左右广阔的地方这个程度的数量的人类生活的理想的结论，旭川出身的人口学研究人员的提议，在北海道决定不增加人口的方针。其他都府县的人搬进来时一定需要许可，但除非有特殊原因，否则是没有许可的。

冲绳的方针是无限制地接受来自本州的移民，但害怕只有男性劳动者会越来越多。想在冲绳农场工作的人必须夫妻双方共同申请才能被录用。女性单身人士，或者男女都是同性恋的夫妇可以直接报名，但男性单身人士不能报名。但是，移居后单身女性变性变成男性的情况下可以继续居住。没有工作就不能移居，除了农场以外几乎没有工作，所以如果没有决定在农场就业，就不能得到移居许可。

由于缺乏托儿所和托儿所，想带着12岁以下的孩子移居的夫妇不会被录用，但即使有孩子，如果他们把孩子寄养在亲戚那里，就会获得移居许可。因为生孩子会很麻烦，所以女性优先考虑55岁以上的人，男性优先考虑已经做过阉割手术的人。报纸上曾报道过一位女性在脸上画皱纹、头发脱色来掩饰自己的年龄，试图找到一份工作，但要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却出乎意料地困难。因为看不懂旧农具的开关上用英语写着“ON”和“OFF”，所以引起了怀疑，还很年轻。如果你能听懂一点英语，那就是你上了年纪的证据。没有见过电器上写着“ON”“OFF”的年轻人，甚至不知道这样的英语单词。禁止学习英语。他加禄语、德语、斯瓦希里语、捷克语等英语以外的几种语言是允许学习的，但是很难找到教科书和老师，而且没有机会听学过这些语言的人的话，所以没有人愿意学习。禁止在公共场合唱外语歌曲超过四十秒。此外，翻译小说不能出版。

义郎的独生女天南和女婿用定制的蓝色棉布工作服包裹着六十多岁的年轻肌肉，精神抖擞地移居冲绳。两人认为工作服必须体现自己的个性，从一开始就没有在农场穿现成衣服的想法。

天南的头发浓密，躺下就能遮住床，在工作中被塞进了草帽里，这顶帽子也是特别设计制作的。

义郎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女儿天南的脸了。报纸上有时会写到，冲绳的生活是东京人无法想象的丰富。每天都可以买到水果和蔬菜。但是，由于禁止个人将农作物送到冲绳以外的地方，所以不能给住在本州的家人送任何东西。

位于冲绳各岛的农场将农产品用“马车”运到港口，九州运输公司的船只将其运到新枕崎大港。虽说是马车，但连一匹马都没有。报纸上不时出现狗、狐狸、野猪等拉着装满水果的手推车的讽刺画，也许这不是讽刺，而是现实的写照。

九州有几家运输公司拥有大型运输船，上面有巨大的蘑菇状太阳能电池板，其中最大的是立神信海运，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装在这家公司的船上运往日本全国。话虽如此，高价水果几乎都流向了东北、北海道，只有一小部分流向了东京。作为回报，大量大米和鲑鱼从北部被送到冲绳。在纸币、股票、利率都失去光彩的时代，能够以物易物的人优先。鲑鱼一度灭绝，但全身有星星图案的稀有物种复活了，据说吃了对肝脏不好，但人们更喜欢传统的味道。

与无人居住的二十三区不同，多摩地区虽然人口还很多，但没有产业，长此以往就会陷入贫困。义郎知道那个政治家还活着的时代，他说：“如果东京失败了，日本就会失败，即使牺牲所有地方也要拯救东京。”他对江户的利己主义“艾德主义”持批评态度，但当他大声说出“东京”时，他心中的激动、喧闹和热情仍然很强烈，一想到东京消失了，我就想自己也一起消失。

东京也有制作特产振兴村庄的动向。为了重振工业化前东京的魅力，义郎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名为“江户”的项目，想出新产品并出售，他想自己也参加一下。

在东京的“西域”也种植了大量的大豆、荞麦和新品种的大麦，但产量并没有增加到可以出口到其他地方的程度，而且也不是在其他地方买不到的特产。说到东京制造新的东西，以前首先想到的是带插头的电线这种有尾巴的产品，但这种东西已经卖不出去了。当街上通电，人们因俗称的“哔哩哔哩病”而手脚麻木，神经受损，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电器就开始被白眼看待了。报纸上有一篇报道称，失眠的人们在没有电的山中露营村很快就能睡得很香。一位人气作家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一听到吸尘器的声音，想写的小说就写不出来了。也许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但就在那时，一种对吸尘器的仇恨开始在世界上蔓延。义郎最不喜欢从深渊底部穿过隧道吹来的令人不快的吸尘器声音，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值得庆幸的时代。临时住宅是抹布和扫帚可以简单地打扫，所以首先临时居民们停止使用吸尘器。洗衣机也消失了。将棉质内衣揉搓后晾在外面的人增加了，这也是临时搭建的第一个。至于其他衣服，洗衣店会来取洗后送到。这个曾经被称为干洗店的职业，一度濒临灭绝，后来改名为“栗子人”，又开始流行起来。这也是因为请栗子人洗衣服比每三年买一台新洗衣机更便宜，但更重要的是，有一种奇怪的理论认为，当机器转动时，你的头不会转动，这是一种奇怪的说法。它以一种奇怪的说服力传播开来。事实上，有小学做过实验，孩子在做作业的时候，关掉家里所有电器的开关，成绩就会一下子提高。

义郎年轻的时候，一听到洗衣机的声音就会感到沮丧，但现在他不再担心了。看电视会增加体重，所以以减肥为理由扔掉电视的人增加了。空调之类的东西从一代人以前就不流行了。最后剩下的是冰箱，但也没有代码。唯一上市的是一款名为“南极之星”的冰箱，它是用太阳能制冷的。

在东京都，远离电器的显眼的临时住宅的生活成为了全国生活方式尖端的典范。但“有的不用”的特产很难卖出去。既然说是乡村振兴，就想提出一些看得见的东西。

说到东京，就会想到下町。说到平民区，就会想到雷声。说到雷电引起的东西，遗憾的是答案除了“电”以外别无他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江户不需要电力的传统中寻找东京的尝试遇到了一堵名为“雷电”的电墙，无法前进。

如果有只在东京生长的蔬菜，它就会成为特产，但似乎没有这样的蔬菜。这就是使用头脑的地方，因为除了头脑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使用，所以只能使用头脑。例如，试着种植在其他县也能栽培，但谁也不看好的蔬菜怎么样？江户人的精神被称为喜欢新事物，但在无法通过从外国进口新事物来赚钱的今天，有人想通过思维的转换来挖掘旧事物，使其在当今时代复活。

在这样的风潮中，“茗荷当博士”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茗荷博士注意到昭和初期的一本小说中写道：“茗荷长在厕所后面。”东京有很多，但其他县没有的东西是巨大的公共厕所。茗荷博士四处寻找厕所，发现后面有一片阴暗潮湿的空地，就一个接一个地抢购，在那里设置了一个高约两米的玻璃盒子，里面用架子隔开约30厘米，用混合了矿物质的人造土壤培育茗荷。医生没有告诉任何人为什么茗荷在厕所后面长得很好。相反，茗荷似乎没有营养，但他总是强调它能给人带来难以置信的活力，因为它曾经是修行僧侣们刻意避免吃的。都说孩子不喜欢茗荷，但给现在的孩子吃，就像冰糖一样爱吃。茗荷博士解释说，原因是茗荷含有丰富的未知营养物质，可以从内部鼓励当今的孩子。

义郎也曾曾在市场上买到茗荷送给无名。无名氏闻到茗荷的味道，眯起眼睛，看上去很舒服。然而，我只见过茗荷一次，再也没有见过她，很快，茗荷博士的名字上就长出了遗忘草。说到一度流行的东京蔬菜，还有蓼。“吃蓼的虫子也喜欢”这句谚语产生了对蓼的偏见，其他县没有喜欢栽培蓼的农民。有一家公司看中了这一点，将蓼作为东京名产栽培并出售。东京都知事甚至制作了一边吃蓼沙拉一边微笑的海报贴出来，但也有说法认为这对蓼的普及起到了相反的效果。“蓼科吃了”这句绕口令登上了人们的舌尖，但蓼科本身并没有登上大多数人的舌尖。有一次，义郎被蔬菜店门口摆放的一束陌生的深绿色吸引住了，停了下来，卖家立即说道：

“现在，话题蓼，不过，东京助威的打算，怎么样”

和我打招呼。如果是平时的话，应该更多地怀疑这家说“很好吃”的蔬菜店，这个时候不是运动会，而是使用了“应援”等词语。义郎买了一捆回去，用研钵磨碎拌醋尝尝。听说蓼花和香鱼很搭，但是因为不想让无名的人吃据说污染度很高的鱼，所以试着和汤豆腐组合在一起。

“抱歉，这很糟糕。”

我无法忍受悔恨之痒，挠着头皮向无名道歉，无名一脸疑惑。

“我们不太关心它是坏还是好吃。”

他回答说。义郎被从意想不到的方向指出自己的浅薄，尴尬得喘不过气来。很多老人被年轻人批评就会生气，但义郎对无名一点也不生气。相反，一想到自己老人在不知不觉中频繁地伤害年轻人，我就感到心痛。“这是好吃”或“这是难吃”之类的话，就像美食是阶级上的一样的傲慢，大家一样想要忘记问题沼泽，大人的样子，孩子的眼睛是什么风的吧。毒素中有很多无味的东西，再怎么磨砺味觉也保不住生命。

如果冲绳人发现东京居民种植茗荷和蓼蓝是为了作为高级蔬菜运输，他们可能会觉得很有趣。带着自我讽刺，我试着在女儿天南有时寄给她的明信片上写下了蓼科的故事，但没有任何反应。也许你从来没有听说过蓼这种植物。

义郎每次写下“蓼”字，都会被带回到写作的喜悦中。我慢慢地写下了这个字，以为自己是猫科动物的孩子，用爪子斜着挠树的外皮。

义郎喜欢写明信片。因为不是游客，有时候会觉得给家人寄明信片可能会很奇怪，但想写信的时候，信纸的面太大了，不知道该写什么，最后还是什么都不写。如果是明信片的话，写的地方太小了，在开始写之前就会想到句号。看到结束，反而安心。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坚信医学的最终目的是创造一个永远不会死的身体，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不能死的痛苦。橙子有定价，邮票没有定价。举两个极端的例子，雷鸟图案的邮票价格高得离谱，国会大厦图案的邮票则随手可得。邮局偶尔会以特价出售“一千张邮票”，但义郎一看到这些，就会

意识到即使写了一千张明信片也不会死，所以不想买。

我想今天是明信片的好天气，就在买完东西回家的路上顺便去明信片店买了十张。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开店卖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像学园祭这样的店越来越多。这家明信片店也是这样的店之一，也不掩饰是外行的想法，门口上方挂着的手写招牌也是斜着的。即便如此，只卖自己制作的明信片也会让人觉得不好意思，还卖遮阳伞和文具等。义郎也想要一把透明但不遮阳的遮阳伞，所以买了一把。有叫声的铅笔、从上面滴水就会收缩成鸽子形状的折纸、和柠檬一模一样的大橡皮等，卖各种各样无名的想要的东西，所以决定一个人来。

这家店的老板娘是女儿天南的初中同学，推花就是她从那时起的爱好。尽管他曾把紫罗兰称为好友，向车轮子挥手，向扁豆草鞠躬，甚至给波斯菊写过情书，但一到周日，他就会把植物拔出来，压碎，把变成二次元的自然做成明信片出售。用的大部分都是杂草，但在院子里用人工土特意种植，那可能就不能叫杂草了。义郎问他为什么要特意种杂草，他说杂草快要灭绝了，所以必须增加。

“杂种狗也濒临灭绝。你知道吗？”

当你这么说的时侯，上面写着你在狗借阅处看到的狗都是纯种的，你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狗。义郎很期待去买明信片，靠在收银台旁边的柱子上，和这个人聊女儿的闲话。

“天南酱，你还好吗？”

“看来我不会生病。”

“橘子农场的工作很辛苦，不是吗？”

“你的身体看起来很强壮。”

“高中的时候，我在神轿俱乐部锻炼身体。”

“你一定是田径队的人。”

“短跑在现在的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用的。在没有动物的原野里打猎也是空的。”

说着，铅笔像矛一样举起，膝盖高到胸前的压花艺术家还是七十多岁的年轻老人，筷子滚起来也奇怪的年龄。

“小天南，你上次的消息里写了什么？”

“上面写着第一次看到新品种的红菠萝。”

“好羡慕啊，冲绳”

一边说着，一边把十张明信片装在植物纤维做成的小袋子里递给我。义郎想多谈谈天南的事，“看来住在冲绳的人都称冲绳为琉球。”

我漫不经心地补充了一些我可能感兴趣的话题。

“琉球？不错。但没想到是独立运动之类的。”

“看来不是这样。如果你到了外国，你就不能向闭关锁国的日本卖水果，劳动力也不会来。”

“那就太好了。再也见不到天南酱了，真是太孤独了。”

这时，义郎突然想起希尔德加德有一个日本朋友，名叫 Tsuyukusa。虽然我们从没见过面，但希尔德加德和我说了很多话，让我感觉我们就像以前一样亲密。据说 tsuyukusa 年轻时为了学习小提琴而去了德国，一直住在一个叫克莱费尔特的小镇上。我觉得当我和一个在音乐会上认识的伊朗人结婚并生下一对双胞胎时，我会说夫妻俩把一个放在膝盖上，然后坐飞机回老家。从那以后，每年新年临近的时候，我都会飞往日本，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再也不能这样做了。一辈子回不了日本到底是什么心情呢？

冲绳虽然很远，但因为是在国内，所以只要勉强就能去。然而，当我真正想去的时候，我的身体就会变得虚弱，我想我必须为默默无闻节省体力，所以我就退出了。

学生时代，有一个潇洒的朋友背着一个土气的运动包在南美和非洲旅行。当我问他为什么不买背包时，他回答说看起来像一个旅行者，这不是很尴尬吗？不是夸张地说要去海外旅行，而是像俱乐部活动回来一样，背着随处可见的运动包，踩着运动鞋的鞋跟，直接出国，那该

多酷啊。如果你穿得这么不起眼，你就不用担心被逮捕了。

“天南寄来的明信片大多是用烤法制作的。”

当谈话被打断时，义郎说出了这句话，仿佛抓住了他面前的一根绒毛。

“啊，那就好。不过在冲绳，用水果来做这种事也太奢侈了吧？是柠檬吗？”

“来吧。下次我会问的。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上小学的时候做过烧烤，那很有趣。组建一个秘密结社吧，回到家后，我偷偷地把朋友给我的绝密文件放在炉子上，拿出来读。」

“我也记得。但是我的父母点燃了蜡烛。如果发生地震并发生火灾怎么办？”

“烤出来的原理是什么？”

“沾到酸东西的纸很容易烧焦。所以当你把火靠近时，只有用柠檬汁写字的部分会先烧成棕色。”

“我明白了。它像水彩画一样渗出，有从黄色到棕色的各种浓度，很漂亮。”

“不知为何，污渍看起来像风景。”

“女儿寄来的明信片，一开始都是有水的风景，但仔细一看，水烧焦了，还残留着小火焰，感觉有点可怕。”

“是燃烧的水吗？”

“如果大量石油流入海洋，海洋也会燃烧。”

“请不要说这么可怕的话。天南酱的生活很充裕。”

“也许吧。”

“我猜还有一些水果。”

“天南有很多关于水果的话题。不管是红色的菠萝还是方形的木瓜，反正我也不会来东京，所以这里没那么有趣。其实也有担心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奇怪，只说东西。很久以前，我首先怀疑自己是否被洗脑了。」

两人在这里突然沉默了，但他们所想的几乎是一样的。果园就像一个水果工厂，被关在那里工作的生活是不是意外的痛苦？一听到果园这个词，人们就会误以为是乐园，羡慕不已。走在山上寻找蘑菇，享受苔藓形成的微型农场和蕨类植物叶子的潮湿空气，阅读鹿的脚印，听鸟儿的鸣叫，想象在大自然中玩耍的生活。但天南并没有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从早到晚都在一家名为果园的工厂里工作。如果是城市的话，周末去参加展览会、音乐会、演讲会，结识新朋友，出去散步发现新店，也有生活的乐趣。虽然东京在经济上确实是一个贫穷的城市，但像泡沫一样小的新店在水面上开花结果，坐在长椅上看着路人也不会厌倦。当你走在街上时，你大脑中的齿轮开始慢慢转动。意识到这样的快乐是日常生活中最美味的部分，即使房子狭窄，食物不足，“想在东京生活的一族”的数量也不会减少。

义郎瞪着天南是已经只能想着水果了，还是有邮件审查不能写在明信片上的事情，还是有什么事情瞒着父母，总之有什么事情。当我看着文字时，我感到沮丧，因为手背遮住了我看不见的部分内容，无法阅读。如果是电话存在的时候，我可能会打几个电话，但有时我会庆幸电话消失了。过去，当我和天南通电话时，我总是会吵架，其中一个人会粗暴地放下听筒并结束谈话。当天南说“我不喜欢酸的”时，义郎回答说“你很挑剔，小时候总是感冒”。对方突然回答说：“如果你强迫你的孩子吃你不喜欢的东西，他们就会成长为一个麻木、无精打采的人，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如果义郎回答说：“我不记得强迫你吃过东西。”对方也会说些什么。如果这是一张明信片，我也无法立即回答，而且一想到这句话已经写了一周了，我的愤怒就会消退。

收到明信片后，义郎一定会给无名看。与绘画不同的是，无名氏饶有兴趣地看着一个神秘的例子：压花，它的原始身体被压碎，从三维变成了二维，但当义郎说：“这是奶奶送的。”他似乎并没有立即明白过来。我对“奶奶”这个词并不熟悉，即使我努力回忆天南，我也只能想起上次寄给我的明信片。我也不记得说过“爷爷”这个词。无名从来没有想过把“曾”和

“爷爷”分开。对于过去的孩子来说，“妈妈”对于无名来说就是“曾爷爷”，就等于没有其他家人了。生活所需的一切都是“曾爷爷”给的。

曾奶奶对无名来说也是一个遥远的人，前几天她来看我的时候，我兴奋得像过节的夜晚，很难入睡。义郎那天晚上也一直在翻来覆去。

当有人匿名问曾奶奶叫什么名字时，义郎轻声回答说：“玛丽卡。”最近让我来的无名氏笑着说：“鞠华这个名字真不错啊。”“我们在哪里认识的？”听到这个匿名的问题，义郎吃了一惊。我对“认识”这句话没有任何反应。鞠华和自己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我想不起来了。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每周都在示威中见面了。恋爱的记忆从示威的记忆开始。那时候周日一定会有示威，示威中认识的对象和结婚的人意外的多。说不定，也有人不去相亲，而是去示威。

因为去示威一定能见面，所以没有交换联系方式，也没有见面。两个人都走得很快，走着走着就走在了前面。即使是人多排队长的日子，只要走十五分钟，鞠华就走在旁边。聊天气，聊鞋子，无论从什么话题开始，很快就热闹起来，笑脸与笑脸碰撞更添光彩，最后总是爽快地说一句再见。我根本没打算谈恋爱。然而，一个星期二的深夜，义郎从旧书店出来的时候，被几个少年袭击，用棒球棒打了他的头，抢走了他的钱包，昏倒了，恢复意识后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病房天花板上的荧光灯看起来闪烁了两次，但医生告诉她，脑电波没有异常。当我的整个身体不再感到僵硬时，我的胸部和手指开始疼痛，还有我认为骨头有裂缝的地方、擦伤的地方、肿胀的地方。尽管我有大约八十八处疼痛的地方，但我唯一担心的是如果我不能参加周日的示威怎么办。周六终于忍无可忍，周日早上天还没黑就跑出医院，用脚去示威。人们把创可贴贴在眼角和下巴上，绷带缠在头和手腕上的义郎的样子误以为是表演，纷纷鼓掌。终于看到了玛丽卡的背影，她跑向垂直劈开背部的拉链线，忘记了自己长什么样，拍了拍她的肩膀，玛丽卡转过身来，惊讶于义郎的出现，然后惊讶于义郎竟然还出来示威，然后脸颊就红了。义郎感到胸口被挤压得紧紧的。我掉进了一个名为爱情的奇怪陷阱，我的手臂没有力气自己爬出来。投降，蹲下，双手捂住脸。

当玛丽卡告诉我她怀孕了时，我有点高兴，当她告诉我要结婚时，我担心她是否能忍受玛丽卡的高嗓门和她的一些话，而她已经变得有点讨厌了。未来几十年。当玛丽卡问我结婚后可能不会经常呆在家里，但这样做是否可以时，我暗自松了口气。如果是不怎么在家的人，结婚也没关系吧。也有过一段时间，我鄙视了怀着这种别有用心决定结婚的自己，但之后人与人之间演奏了太多各种各样的音乐，现在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错误和正确答案的界限已经模糊得看不见了。记得小时候在某个商场，有人告诉我“这是一种机器，从上面放入牛奶、鸡蛋和糖，下面就会出来冰淇淋”，我一直看着眼前一个小小的搅拌机旋转。和这个搅拌机一样，从上面放入义郎和鞠华，经过两个阶段的工序，从下面慢慢出来曾孙的无名。如果你不从上面放任何东西，就不会有任何东西从下面出来，所以我想这很好。每当我回顾这个过程时，我不禁觉得自己不是厨师，而是食材。

孩子出生后鞠华也没在家里闲着。吃完早餐后，我把婴儿连同钱包和购物袋一起塞进婴儿车里离开了家。首先冲进十点开门的咖啡店“牛奶之城”，抱着三份当天的报纸坐在座位上。婴儿在婴儿车里睡得很香，女服务员不用靠近，就能从玛丽卡嘴唇的动作中读出咖啡这个词，靠在柜台上点点头。过了一段时间，其他的妈妈们也来了，店里就挤满了婴儿车。惊讶的叹息，尖锐的批评声音，发黄的笑声，像叠起来一样数着不满的声音，充满怨恨却又甜美奉承的声音。中午，鞠华会在附近的公平贸易食品店买沙拉材料回来，熟练地准备午餐，和正在书房写作的义郎一起吃。大约二十分钟，两人以夫妻的身份面对面，亲密地保持沉默，结束后，玛丽卡迅速收拾好餐具，推着婴儿车出去了。与其说是带着婴儿出去，不如说是一辆名为婴儿车的交通工具，承载着玛丽卡的感情，不断向前行驶。

那时，义郎正在写一部小说，主人公是一个连一步也不出家门的男人。不是家里蹲。像寄居

蟹一样走出家门就会感到生理上的不安，所以他是一个绞尽脑汁想知道如何让有趣的人来找他的男人。

义郎认为，妻子和他从早到晚呆在同一个屋檐下一定会感到窒息。所以勉强做点事，推着婴儿车兴冲冲地从早上就出门了吧。

有一次，义郎和编辑约好在咖啡店见面，但当他记下要讨论的企划创意后离开家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迟到了很多。当我看到编辑在店内孤独地耸耸肩，低着头盯着漂浮在茶表面的半透明薄膜时，我想尽快道歉，我试图跑到桌子前，但我无法穿过店内。这时我才发现，那家咖啡店成了婴儿车停车场。婴儿们在可移动的床上睡得很香，母亲们额头上竖着皱纹聊天。“什么是可再利用的资源”、“我担心我的儿子会变成一只鸟”、“我担心我的儿子会变成一只鸟”、“利润优先，无视居民的健康”等被撕碎并漂浮在空中的片段传入我的耳中。大家都在聊着天，咖啡在杯子里凉了，蛋糕在没有点的情况下在玻璃柜中表面裂开变干了。猛然一看，“为母亲悲观主义”的书脊映入眼帘。有一位母亲一手拿着这本书，另一只手在婴儿车里搅动。当义郎低下头往里看时，母亲的手正在抚摸着婴儿的头发，直到头发变得乱糟糟的。鞠华是不是也在另一家咖啡店里同样看书聊天呢？也许是学习会、谈话会、破坏之类的，啊，她们在做什么呢？义郎心不在焉地和编辑开完会就出去了。然后我发现人行道上也停满了婴儿车。义郎窝在书房里写稿子的时候，世界已经完全变了。这么多的孩子出生了，镇上到处都是婴儿车，母亲们聚集在咖啡店里。布屋檐下，一个像鸟嘴一样伸出奶嘴的新人类，用布包裹的身体时不时地波动，怨恨地瞪着义郎。这就是所谓的婴儿。如果我在外面见到我的女儿天南，我想知道她是否看起来像一个奇怪的生物。当信号灯变蓝时，斑马线上的白色条纹就会被婴儿车填满，看不见。即使进了书店，书架前也一定停着一辆婴儿车，当我想伸手去拿一本名为《自慰的劝告》的新书时，书架前也有三辆婴儿车，我够不到书架。当我伸直身子往里看时，我看到一双婴儿的眼睛，就像一面无云的镜子，正看着我。

不久，玛丽卡教了我一个词叫“Ubaguruma 运动”。据说这是一项只要太阳露出来就尽可能长时间地推着婴儿车在街上走来走去的运动。早上醒来时的悲惨心情，自己无力，饥饿，垂头丧气，没有人帮助我的心情，这是湿梦的错，还是孩子的哭声，一个人在家度过的母亲中婴儿期的记忆只会被激活，总之这种心情无法忍受母亲们推着婴儿车出去，婴儿车标志的咖啡店，那里放着书和报纸，可以读它和其他母亲们一起说话。

那天晚上，当义郎问起时，玛丽卡愉快地向我讲述了乌巴古鲁玛运动的活动。他说，要想了解一个城市对行人有多好，最好的办法就是推着婴儿车走路。如果没有人行道或楼梯太多，就会陷入僵局。当你来到噪音刺伤神经、二氧化碳含量高的地方时，婴儿车里的婴儿就会啼哭。如果周围也有很多婴儿车的话，连锁反应也会有帮助，同时高涨的哭声像警笛一样响起，行人们停下来，切身感受到那个地方对人类来说是多么的不愉快或危险。据说正在开发一种可以边推边给太阳能电池充电的婴儿车。

义郎平时就对充满善意的市民运动保持警惕。散发着牛奶味的善意中，包含着对埋头写作乖张作品而不顾家人的男性作家的仇恨，就像硫酸一样，一旦放手，就会洒在义郎的手背上，灼伤皮肤。鞠华从未指责过义郎的写作活动，也从未对义郎写的书发表过意见。

也许是因为女儿天南从婴儿车时代就一直呼吸着户外空气的缘故，即使没事也喜欢在城里走走。月经开始后不久，天南连续几天天黑都没有回家，所以义郎说：“十三岁的女孩死在家里的概率最高。抢劫或家人自杀之类的。认为外面很危险的想法是无稽之谈。”

天南一到十八岁就抛弃了东京，进入了北九州一所优秀的大学，主修无农药学。他一直强调九州从石器时代到江户时代都是国际性的土地。他还说过：“东京的自然太单薄了，我想住在南日本。”义郎歪着头想知道为什么不说九州而说南日本。天南大学毕业后也很少越过下关来到这边。飞藻暑假来义郎家玩的时候，带他来的也是天南在东京有事的友人。

女儿走后，妻子鞠华也因工作原因与义郎分居。起初，他在一个保护离家出走、不想回到父

母身边的孩子的机构工作，但后来他在山里为没有人照顾的孩子建立了一所“其他家庭的孩子学院”，并担任了那里的院长。有传言说玛丽卡成为导演是因为她在筹集资金方面有成就，但她从未筹集过资金，也不知道如何与什么样的人谈判才能筹集到这么多资金。对于义郎来说，这是一个有点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既然是夫妻，直接问就好了，但当我意识到关系越近，问题就越难问的悖论时已经太晚了。两人没有争吵，也没有离婚，静静地过渡到分居生活。因为时间不能倒流，所以就这样被卷走了。

天南夫妇移居冲绳后的一段时间里，成年的孙子飞藻成为了义郎头疼的问题。义郎几次试图对这个孙子说教，但都是相声。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来吧，没什么。”

“仔细想想，什么时候你觉得活着比死了好？”

“也许是时候兴奋了。”

“你什么时候会兴奋？”

“毕竟是那三个。”

“哪三个？”

“买、打、喝。”

“你的回答缺少直接宾语。”

“虽然没有直接目的。”

“这不是直接宾语，而是直接宾语。德语是第四格，俄语是对格。”

说完这句话，义郎意识到自己的解释毫无意义，忙道：

“买什么、打什么、喝什么”

我再次问道。飞藻笑着回答。

“买漫画，打本垒打，然后松一口气喝巧克力。”

“白痴。你唯一的专长就是说傻话。你为什么不接受培训成为一名小说家呢？”

“不不，我不擅长结束。”

“不是截止日期，而是截止日期。那么诗人呢？诗人不用担心截止日期，能写的时候就写吧。看来未来的时代，没有比诗人更赚钱的工作了。”

“嘿，我能赚钱。但我不擅长赚钱。”

无论他说什么，挥镰刀，飞藻都只是咧嘴一笑，就像是在和魔芋说话。最终，当谈话本身变得很麻烦时，飞藻会说各种各样的恭维话。

“爷爷很有才华，靠写自己想写的小说为生，我很羡慕他。希望他继续努力。”

等等。义郎看着孙子漂亮的鼻子和细长的眼睛，不知道是该生气还是该笑。

飞藻从住在老家的高中生开始就经常在外过夜，但高中辍学后就不再离家了。义郎也曾怀疑自己是否有一种基因让自己想要离开家人生活。妻子鞠华，女儿天南，还有孙子飞藻，都被吹到了某个地方。

飞藻有一次带着一个如鹤般美丽的女人出现在义郎面前。两人是来报告结婚的。据说不举行仪式，只登记。几个月后，无名诞生了。当时，飞藻正在某地旅行，新生儿和母亲身边只有义郎。比预产期提前了两周出生，母体出血不止，失去了意识，被送往急诊室。婴儿被绑在一个像透明棺材一样的玻璃盒子里的管子里呼吸。

分娩三天后，这位无名母亲停止了呼吸。由于飞藻仍然下落不明，义郎认为葬礼应该尽量推迟。无名母亲的尸体继续像蜡像一样沉睡在医院的“宁静冷冻室”里，而无名的尸体，与其说是刚出生的，不如说是“刚煮过的”。被从玻璃柜中取出，被护士们厚实温暖的手中牢牢地守护着，一边听着义郎鼓励的声音，一边呼吸着生命最初的日子。

然而，在无名母亲去世后的第五天，义郎被叫到安宁的冷冻室，与两位从远方请来的专家交

谈。一个人说尸体发生了不希望的异变，所以就这样保存一亿比马上烧了好，另一个人为了研究尸体解剖福尔马林腌制的许可和申请。义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外行的语言反复提问，影像的清晰浮现这样的回答没有得到，所以自己的眼睛确认之后如果火化也不能福尔马林腌制，义郎强烈地说，专家不情愿地带我去了遗体的地方。义郎看了一眼妻子，突然喊道，一只手捂住鼻子和嘴，低下了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当我小心翼翼地回头看时，他的样子并不像最初给人的印象那么令人震惊。倒不如说是美丽的身姿。后来不可能准确地再现当时实际看到的样子。这是因为他的身体在记忆中不断成长和变化。脸的中心变尖了，变成了嘴。肩膀上的肌肉隆起，长出了天鹅般的羽毛。不知不觉间，我的脚趾已经变成了鸡的脚趾。

尸体在死后第七天被送往火葬场，举行了只有义郎一人参加的内部葬礼。飞藻的行踪依然在雾中，天南告诉我，从冲绳突然去那里是不可能的，所以请多多关照。当玛丽卡设法抽出时间赶到医院时，距离无名出生已经过去了十一天。义郎挺起胸膛站在无名的床边，得意洋洋，就好像自己生了孩子一样。

“你觉得怎么样？她看起来很聪明，而且很有男子气概。”

说着，鞠华一见无名就拿出手帕擦了擦眼泪逃跑似的离开了新生儿室。义郎想要追赶，但无名开始哭泣，所以他留在了那里。

一开始，护士们把义郎当作亲戚的访客，但后来他们递给他奶瓶，还教他换尿布。如果你把脏尿布放在篮子里，他每天都会给你带来一叠叠的新尿布。

“我以为尿布是用纸做的，每次都要扔掉”

当我这么说时，负责的护士从鼻子里喘了口气，笑了，好像在说：“这就是老人的问题。”但旁边的另一名护士清了清嗓子。

“如果尿布用纸的话，小说家老师们使用的稿纸就会不足”

我说。义郎扭头就走了。战战兢兢地换尿布的老人，其实是躲在笔名后面写小说，这件事在产院内不知什么时候被发现了。

义郎本以为只有没有母亲的孩子才能被喂奶粉，但仔细观察发现，每个母亲都在喂奶粉。护士解释说，没有母乳可以保证绝对安全的例子。母乳中浓缩了能让人活下去的元素和能杀死人的元素。听说奶粉里根本不含牛奶，义郎开玩笑说：“那你也有狼奶吗？”护士没有笑，告诉我：“没有。但是有蝙蝠奶。”如果提问亲切回答护士先生们包围着，义郎每天早上去妇产医院愉快地无名的照顾度过了，但其中医生完全不露面在意问了一下，负责的护士稍微感到了屈辱的表情，总是“这是老人为难”的脸，只是笑着回答没有。后来我战战兢兢地问了其他护士，才知道在妇产科，医生、护士和助产士的区别早就取消了。

飞藻冲进医院的新生儿室是无名出生后的第十三天。在我用力吸气和呼气的间隙，我终于“爷爷，”

义郎说完，打算派救援船去救他眼里含着泪水、沉默不语的孙子。

“这是你的儿子，我给他起了个无名的名字，他叫他没有名字，你有什么抱怨吗？”

我试着说。飞藻像个小孩子一样打嗝，一直睡得很香的无名听到这句话，也哭了起来。两人的声音波长非常吻合。就好像兄弟俩吵架了，两个人一起哭了起来。

飞藻说，因为在治疗重度依赖症的机构里，所以被切断了与外界的信息，但还是收到了妻子去世的消息，所以才被放了出来。义郎没有问他是因为惹了麻烦而被关起来，还是自己进去的，费用是多少，

“我会照顾无名氏的，你放心，好好治好病再回来吧。”

我对一个小孩子说。因为这样的孩子创造了另一个孩子，所以世界上充满了孩子。

“这附近有一家我知道的餐馆，我请你吃点好吃的。”

义郎这么一说，飞藻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谢谢爷爷。不过，时间过得真快。我终于要当爸爸了。”

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了一些戏剧性的话。义郎强忍住想要大喊大叫，说你根本没有资格。

“话说回来，你到底是什么瘾君子？我猜你已经不再玩遛狗了。这是一张画着美丽花朵的卡片吗？”

故意把赌博本身当作傻瓜来问。

“爷爷，当你的成瘾发展到这一步时，你就不再受特定对象的束缚了。这是一种元级别的成瘾。只要那种兴奋感回来，什么都可以。”

“你赌什么？轮盘赌吗？”

“不是的。”

飞藻脸红了，低下了头。义郎执意要问这个问题，听到终于出来的答案，他愣住了，喘不过气来，下一刻他就大笑起来，连愤怒都烟消云散了。

虽然听说孙子是无条件可爱的，但对于义郎来说，飞藻是一棵不断结出烦恼果实的树，甚至没有时间去想它可爱。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飞藻就爬上了当时流行的家务劳动综合计算机系统操作台的椅子，乱七八糟地按着按钮、转动着旋钮，把家里搞得一团糟。有的时候，冷冻室里不断推出菠菜解冻，厨房变成了草原，有的时候，洗澡的热水温度不断升高，沸腾起来，漂浮在热水里的鸭子玩具融化，变成了鸡蛋。

飞藻喜欢所有只要按下按钮就能产生巨大效果的机器，但即使给他积木，他也不会碰它，即使坐在秋千上，只要屈伸膝盖两三次就会感到厌倦。即使我试着把球扔出去，他也不接，也不去追滚动的球。即使我尝试读图画书，他也根本不听，即使我看到其他孩子，他也无法与他们交谈或一起玩耍。顶多扯扯头发让你哭。然而，当他看到开关时，他的眼睛一亮，试图立即按下它。义郎想，那样的话将来当个电脑程序员就好了，但飞藻其实对数学和电脑技术都完全不感兴趣，只是喜欢乱七八糟地按按钮，看着大家吵吵闹闹。如果是那样的无政府的性格的话，义郎想成为艺术家，在突发事件中也能企划的话，所以也试着带飞藻去参加了当代艺术的展览会和表演。然而，飞藻并没有比艺术更讨厌的了，当一个全身涂着红色的裸体男人出现在挂满华丽胶带的博物馆大厅里并开始跳舞时，他看着他，但几秒钟后，他皱起眉头，似乎厌倦了，对义郎低声说道：“这就是艺术。”

飞藻在数字游戏中挥舞着剑与毛茸茸的巨蜥战斗，阅读每天发送到手机上的怪异漫画，开着电视在情节剧主人公的床上睡着了，无缘无故地把古董花瓶扔出窗外打碎，度过了少年时代。在学校的成绩像要从平衡木上掉下来一样摇摇晃晃地勉强保持着不掉下来，但一节课太长最痛苦，大到下巴都要掉下来了，大到下巴都要掉下来了，用铅笔戳前面人的后背，抠鼻子，一遍又一遍地盯着表，把老师们都烦透了。我总是说，如果一节课是五分钟，我就会想学习。义郎以为他是故意这么说是为了激怒别人，所以没有理睬，但飞藻可能是认真的。

义郎有时会想，如果飞藻不是孙子，而是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就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生气了，写的人和读的人都会很开心。飞藻不读书，但他奇怪地强烈地意识到祖父正在写小说，并向朋友吹嘘这件事，甚至从书店偷了义郎的书，尽管他不读书，但他还是把它放在自己的房间里。把作家比作马，以谁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素材，进行了一场类似赛马的赌博，赚了很多钱，义郎也知道，但没想到自己的孙子会成为这样的赌博生意的牺牲品。

“我以为你连书都不读，你怎么能预测谁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

“赌博意味着专业人士可以在任何领域获胜。”

“你不就是赌一个投注者排名靠前的名字吗？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名单可能是被操纵来骗人的？”

也许是因为当天的重逢以笑声结束，义郎至今仍记忆犹新。飞藻回到了设施，承诺会干净后回来。义郎觉得“干净”这个词是个谎言，以为这不是洗涤剂广告，但他没有说出来。

出生一个月后，无名终于要出院了，但等着义郎抱着无名哼着歌回到家的，却是飞藻冲出机

构失踪的消息。也许是因为想看到无名的面孔而溜出了设施的希望，那晚像灯塔一样旋转着照亮了四周，但大海依然漆黑一片。

义郎犹豫着要不要报警。对民营化的警察不是没有好感，但好感和信任是两码事。民营化警察的主要活动是吹奏乐演奏，他们穿着制服，摇着屁股，一边走一边演奏丁丁屋和马戏团的名曲，在街上游行。它很受孩子们的欢迎，义郎有时也想跟着它走。但是说到吹奏乐以外的活动，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派出所被撤销了。曾经的派出所更名为“未知向导”从警察局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既指路又兼具旅游向导的收费服务机构。看报纸也看不到“嫌疑”、“调查”、“逮捕”等字眼了。有一种说法认为，由于人寿保险被禁止，谋杀案几乎消失了，但义郎并不相信这一说法。

母亲去世了，父亲在云隐中默默无闻太可怜了，但死亡和蒸发其实都是非常私人的问题，我不愿意把它带给警察。义郎握着一只像微缩模型一样的婴儿的手，微微动了动，想大声哭笑的心情爆发了，嘴里不由自主地蹦出了一句“我们一起加油吧，同事”。此前从未使用过的“同事”等词语为何会在这一瞬间出现呢？也许我本来想说“同志”，但也许是甩掉纠缠这个词的麻烦记忆后，“同事”就出来了。

我很高兴我没有报警。过了一会儿，飞藻来信了。“我已经告别了设施。抱歉让你担心了。但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新馆长竟然是休玛教的坎布。我走了。充满教条的每一天。不管怎么说，吃饭不使用豆子，禁止穿彩色裤子，头发要留在中间。都是恶心的规则，很可怕。还有血腥味。所以我逃跑了。从那以后，我露宿了一段时间，但一次偶然的的机会，一个老朋友带我去玩具厂。这里只雇佣像我们这样的僵尸。工厂里的工作都是赌场式的。输了就是德雷，赢了就是鲍坤。虽然工资很低，但是食物、睡觉的地方、衣服都有保障。没有不安的生活已经很久了。轮盘赌和盘子都很旧，但没有人作弊，而且他们赢了很多。」

总有一天，无名的人会说话，问他“爸爸在哪里”，义郎下定决心回答“我住在很远的地方是为了治疗重病。”如果你问我是什么病，我会告诉你这是一种沉迷于一种游戏并只玩它的疾病。然而，无名从来不想主动了解父母。也许是因为上了小学，班上没有一个孩子是由父母抚养长大的，“妈妈”和“爸爸”的事情几乎不会成为话题。

没有父母的孩子已经很久没有被称为“孤儿”了，但当义郎说出“独立儿童”这个词时，他就会被“独立”这个词所吸引。看着“独”字，脑海中浮现出一只脱离群体、孤立无援的狗，为了生存而紧紧依偎在一个人类身上不离不弃的身影。

鞠华担任院长的福利院里，生活着五十名左右的独立儿童。尽管设施的运营条件恶劣，但据说进展顺利，但玛丽卡和设施之间却形成了不健康的依赖关系。鞠华如果休息三天，设施就会像纸牌屋一样倒塌。比如，如果农户送来的蔬菜没有如期到达，有没有其他农场会马上把这些蔬菜送到，如果没有，该如何改变饮食计划等知识只记录在鞠华的大脑里。另外，因为医生不足，所以在孩子骨头断了的时候，呼吸困难的时候，腹泻停不下来的时候，在任何医院都找不到专科医生的地方，找到能帮他的医生带他来，如果没有数据化记录的无数知识、关系和话术，是做不到的。实际困难的事情发生的瞬间，过去积累的一亿经验中复数的经验，一瞬间选择合成结论的人脑的优秀的工作，设施是勉强成立的。

我想去拜访无名和义郎，一起围着锅聊天，哪怕只是一个晚上。玛丽卡强行将稀疏且互不相容的公共汽车和火车的发车时间缝合在一起，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去见他们。我习惯了早上天还黑就起床。无论夏天还是冬天，每天早上，我都会在太阳将前爪伸向地平线、抬起上半身之前起床，用火柴点燃桌上直径5厘米、高10厘米的蜡烛。橙色的火焰伸展着，颤抖着，收缩着，痛苦着，仿佛它们是由橡胶制成的。火焰阻止了我急于完成昨天未完成的工作的心。

然而，那天早上，他没有时间擦火柴，就背着一个小包离开了设施。被忽视了重要的仪式的罪恶意识驱使着逃跑一样横穿设施的用地感觉比平时更广阔。从一盏灯到下一盏灯，我的脚

就被黑暗吞没了，看不见了。当我走到场外的路上时，外面连灯都没有，但我还是能感觉到黎明不知从何而来。好久没等公共汽车了。当我凝视着远处水墨流淌的山丘轮廓和树木的影子时，一辆公共汽车在黑暗中穿过两个光洞向我驶来。首班车没有载一名乘客就来了，鞠华付了车费也不抬头的司机身影，也在鞠华落座后，隔着隔板也看不见了。在终点站火车站下车，车站连招牌都没有，站内还没有人。鞠华坐在候车室冰冷的长椅上侧耳倾听。其中这里真的是车站的疑问浮现出来了。根据经验，我认为这是一个车站，但以前发生的事情现在也不一定是真的。也许只是我没有偶然听到这里不再是车站的消息。

过了一会儿，一个戴着高帽的男人和一个提着大包的女人同时从不同的入口进入等候室，按照约定在同一张长椅上坐下。感觉小时候看的谍战片里有这样一幕，鞠华观察了一会儿，想弄清楚两人是真的陌生人还是合谋而来。不久，候车室角落里的铃声响起，我听到本地线路紧随其后接近的声音。鞠华走上站台，天色渐渐亮了起来，像是从东方的边缘被赶走了。

尽管我心里知道这是一段艰难的旅程，需要换乘，但一开始我觉得我可以轻松地搬到无名和义郎那里。但是每次换乘都要进入候车室，等待其他人的到来，当这个空间终于变得像候车室一样时，列车来了，大家一起上车，这样的过程在反复的过程中看不到尽头，几乎迷失了自己在做什么。每一趟列车都没有读懂鞠华的心愿，中途惨无人道地让她下车。即使必须多次换乘也没关系，但我觉得我是唯一一个每次都被迫尽可能长时间换乘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是谁为了什么制定了这样的时间表呢？将世界解释为阴谋的组合是玛丽卡的专长。

终于到了最终目的地的车站，在车站前又等了公交车，被公交车摇晃着，下了车，见到了，被期待的心撕裂了，即使讨厌也前屈，呼吸一点一点地划分，终于能看到的临时住宅的队伍左右持续其中间，先，先，再小跑。一个街区里到底有几十栋同样的房子吧。当那种连续性，那种压倒性的数量，几乎压垮了自己想要到达的是其中唯一一所房子的想法时，我终于看到了。义郎和无名并排站着，像招财猫一样招手。我以为在这种时候我会像节拍器一样左右挥手，但也许只是因为我以前只看外国电影而有这种感觉。大招财猫和小招财猫。谢谢你的邀请。玛丽卡突然发疯了，身体前倾，一边笑一边认真地跑了起来。

“曾奶奶到了。”

发出滑稽怪声的，是到达的本人，是她的丈夫，还是她的曾孙？三个人都高兴得像早春的兔子一样蹦蹦跳跳，燃起了心中的鞭炮。家里砂锅已经冒着滚滚热气等着三个人。玛丽卡在坐垫中间找到了一个屁股应该占据的地方，就像长了根一样坐了下来。坐在蒸汽对面的义郎和无名是云中的仙人。无名氏笑着，哈哈，哈哈，一次又一次地把筷子伸进沸腾的高汤里，但什么也捞不出来。好在旁边的筷子会给我们补给，所以不知名的小碟子里一直都是海鲜山珍。每当平时不吃的虾从锅里上来，每当舞茸上来，甩掉不祥的污染记忆，义郎和鞠华用网捞起快乐的回忆，即使它像丝豆腐一样在筷子之间崩塌，也要耐心地捞起来，舀到小盘子里，贪婪地品尝过热的碎片。时间并没有和这样的三个人同流合污，无情地跑开了，当那片被遗忘在锅底的大白菜吃得筋疲力尽时，挂钟扑通扑通地打了过来。

“啊，我得回家了。”

玛丽卡抬起臀部，强行将手臂伸进扭曲的上衣袖子里，尽管天气并不冷，但她还是不忘将纽扣从底部扣到喉咙，穿上了短时间内已经完全收紧的鞋子。

“那么，回头见。我想再来一次，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很想再来一次，但即使我强迫自己，我也会在某个时候……”

说出的话，不说的话，虽然被很多的话所困扰，但身体像记事本一样从那个地方撕下来，弄得皱巴巴的扔掉一样走了起来。他的脸被泪水打湿了，还没来得及发出声音就已经被咬了。

“我会送你的。”

义郎在背后喊道。我把手掌像盾牌一样举向义郎，义郎抱起一个跌跌撞撞的无名氏，试图把他放在自行车的行李架上。

“不用送我，回家的时候一个人就好了。”

像流行歌曲一样加上一个段落，是为了不让人流泪而突然想到的。步伐随意地不断加快，不久就变成了小跑，又不是运动会，胳膊肘夹在腋下使劲挥舞，咬紧牙关，下巴往前伸，跑，跑。从火场逃跑的时候，也许是这样的。哪里着火了，哪里疼。我一直不喜欢分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越来越不喜欢。与其撕下创可贴，触摸尚未愈合的伤口一样疼痛，不如让创可贴变黑，变得粘糊糊的，和皮肤一起开始腐烂，永远不要撕下创可贴，我觉得这很幼稚。

曾孙的脸，无论被电车还是公共汽车摇晃，永远不会从视网膜上消失。回到工作岗位，即使忙碌如断崖式的袭来，呼吸间隙也会传来默默无闻的笑声。玛丽卡对福利院所有孩子的爱突然变得淡薄，她最害怕的是只执着于默默无闻。

鞠华曾参与一个绝密的民间项目，该项目旨在挑选优秀的孩子作为使者送到国外，最近，她被选为评委的主要成员。福利院里有这么多孩子，却很难找到适合当使者的孩子。即使头脑转动得很快，但只为自己使用的孩子也是不合格的。即使责任心强，语言能力不强也会被取消资格。即使嘴很好，沉醉于自己聊天的孩子也是失格的。即使是能在自己的皮肤上感受到其他孩子的痛苦的孩子，也会很快变得多愁善感。即使意志坚强，想马上建立家臣或党派的孩子也会失去资格。不能忍受和别人在一起的孩子是不合格的。不能忍受孤独的孩子是不合格的。没有颠覆既定价值观的勇气和才能的孩子也会被取消资格。什么都违抗的孩子是不合格的。机会主义者也被取消资格。情绪波动剧烈的孩子被取消资格。这样看来，似乎不存在适合使者的孩子，但只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合适人选。

我不想让默默无闻地承担危险的使命。我希望你能永远在义郎的保护下度过平静的每一天。因为身体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所以没有必要冒生命危险。鞠华想，只要自己保持沉默，无名就不会被评委会发现。

鞠华在福利院看到小孩子摔倒哭起来，就会想起女儿天南还小经常哭的时候。哭着求救的孩子最好马上安慰她，如果想着不管她，把她培养成坚强的孩子，就会变成一个不能求助别人的固执的人，早死，这样的理论在当时占了上风，鞠华一哭就马上抱住她安慰她。当我抱着他的时候，我感觉到两个身体被一根看不见的血管连接在一起，我赶紧松开了身体。

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女儿三岁左右的时候，我坐在父母家有挂钟的房间对面，玩着摇铃。然后我看到血管像树枝一样延伸到体外。这是一条细如蜘蛛丝的血管，延伸到墙壁和天花板，缠绕在挂钟上。我感到一阵寒意，站了起来。我从来没有想过房子的历史。几代人以来，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不关心他们的人在这个房子里出生和死亡。像奴隶一样工作的女性的汗水渗入墙壁，强迫年轻雇员性交的主人的精液渗入柱子。我闻到了儿子的冷汗，他勒死了卧床不起的父亲，因为他想尽快得到遗产。看着它的天花板和窗户都盯着我。连接夫妻痛苦掉落的马桶和下水道的管道。一位母亲将孤独化学转化为野心，将儿子纤细的脖子夹在汗流浹背的大腿上。妻子对丈夫的出轨视而不见，把自己的大便混在味噌汤里端了出来。在房子里游荡的英俊纵火犯可能是曾经被不公正解雇的仆人。古老家族连接脐带的绳子缠绕在我的脖子上。我想和分享秘密乐趣的血腥血亲断绝关系。我真正的家人是在咖啡店偶然相遇的人。我的后代是生活在福利院的独立儿童。

鞠华第一次看到无名和义郎暂住的简陋住宅时，感到神清气爽。因为两人并不是因为喜欢而过着避难生活，觉得说这种话可能有些麻木不仁，一开始还很客气地保持沉默，但义郎也相当喜欢这个家，聊着聊着就明白了，鞠华也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印象。既没有世家的沉闷，也没有公寓的高傲，朴素的木造独栋房子。不过，那是碰巧多亏了这一地区盖家家户户的木匠们很出色，才能够很快盖好这样的房子，几公里外还有鬼六盖的临时住宅，而不是木匠，花了三倍的建设费，但夏天比外面热，冬天比外面冷，通风不好，墙壁很薄，只要一声叹息，邻居就能听到。

临时住宅增加明显的是从多摩地区到长野的地区，预计今后沿着中山道到京都的人口将呈带状逐渐增加。市中心已经没人住了。虽然没有听说国会大厦和最高法院搬走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曾经的建筑已经不再使用了。是空洞的。甚至有传言说，日本政府民营化时，在此之前工作的议员和法官拿着退休金搬到了九州建成的高级住宅区“萨摩森林”。新当选的议员们到底在哪里工作呢？议员是真的存在，还是有的只有名字和头像而没有实物？义郎还记得去了选举会场市政府，把名字写在纸上拿出来。到那里是现实。至少把名字写在纸上的铅笔是现实。

议员们的主要工作是玩弄法律。法律是不断变化的，所以被欺负是肯定的。但是，谁是什么目的，怎么摆弄的完全传达不了。在看不到法律本身的情况下，为了不被法律灼伤皮肤，只像刀子一样磨砺直觉，自我限制地生活着。

决定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只知道结果，义郎和鞠华并不是唯一一个震惊的人，一时间除了感叹之外什么也说不出。“江户时代是个好时代，闭关锁国不一定是坏事”的意见充斥着报纸。写这篇文章的评论家们，其实自己也反对闭关锁国，但什么也不知道擅自决定闭关锁国，屈辱的泥巴涂在脸上，无法忍受吗？说，那样的心情诚实地告诉了平民一样愚蠢的生意，所以“其实自己从一开始就赞成闭关锁国，最近打算向政府提议的”喜欢葡萄的狐狸也吐出了令人吃惊的虚荣虚荣的虚荣。

义郎有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没有闭关锁国”的文章，但没有被刊登。我想写的是江户时代通过荷兰和中国与全世界的交流是多么活跃。有人说，没能刊登的原因是报社照顾的专家没有打包票。如果是这样的话，当一家综合杂志要求我写一篇文章时，我就等着把这篇稿子拿出来，但奇怪的是，当时我根本没有收到任何请求。

因为太过心烦，义郎写了一个童话，寄给了之前也出过一次书的出版社。这是一个小学六年级女孩的故事。那个孩子生活的国家，便当必须是日之丸便当的规定。所以妈妈每天早上都会给我做一个便当，在白米饭中间塞上梅干。紫菜的黑色藏在两层米饭之间，配菜煎鸡蛋和菠菜放在另一个配菜盒里，每天让孩子和弟弟拿着太阳旗。有一天，那个妈妈出了车祸住院了，爸爸出差突然没能回来。女孩一边安慰哭泣的弟弟，一边熟练地用剪刀剪下紫菜，给他做了一个熊猫便当。弟弟欣喜若狂地去上学，向全班同学炫耀他的便当。但是第二天，少女被送到感化院，从医院出院的母亲也被逮捕了。

遗憾的是义郎写的童话还没有出版。来自出版社的一封信中写道：“这是孩子无法理解的内容。”

鞠华晚上把冰凉的丝绸被子盖到鼻子上，想起和义郎性交的往事，有时会咯咯地笑起来。从那以后已经过了八十多年了。映入眼帘的不是妖娆的蒲团极乐世界，而是恐龙嬉戏的画面。玛丽卡的皮肤和姿势还保持着年轻，但她从内心感受到的身体却与以前完全不同了。以前感觉乳头被从外部向前拉，但现在乳房向内膨胀得很大，保护前线免受敌人的攻击。也许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我的神经还没有密集地穿过屁股的肉，所以只有在被别人的手触摸后，我才惊讶于自己的存在会膨胀到如此遥远的程度，但现在我的整个屁股总是很热，很嚣张，命令我起来打开窗户，坐下来再仔细检查一下账单，等等。过去有一种说法叫“被老婆屁股垫着”，鞠华不知不觉就被自己屁股垫着了。

专家中有“人类都是女性化”的说法，也有“生为男孩的孩子是女性化的，生为女孩的孩子是男性化的”。

在一知道肚子里的孩子是女孩就会堕胎的文化圈里，被打破平衡的大自然暴跳如雷，开始使用各种诡计。出生时的性不会持续，任何人一生中都会发生一两次性转变，这也是自然的策略之一吧。你事先不知道转换是一次还是两次。

义郎把鞠华发给他的照片挂在柜子上。据说是在福利院过年时拍的照片，孩子把沉重的头靠在妻子的左肩上，半闭着眼睛。看起来很痛苦，也像是在做梦。睫毛浓密，嘴唇像樱桃一样

的孩子脖子很细，只有喉结发育得很大。甚至可以说，与这个孩子的脖子相比，无名的脖子又粗又结实。孩子双手搭在玛丽卡的另一个肩膀上，对着镜头伸出下巴和舌头。一个孩子把头靠在玛丽卡的膝盖上睡着了，一个孩子跪在榻榻米上，在镜头前扮演优等生。站在她身后的一个眼神聪明的孩子脸颊通红，可能是因为发高烧。周围还有几个孩子，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自己被拍照。虽然看起来都是女孩，但实际上可能也有男孩混杂在一起。

当玛丽卡想再次去见义郎和无名的感觉像潮水一样涌来时，她把这种感觉塞进明信片上的小方块里，等待潮水退去。前几天，我刚刚给义郎写了一张明信片，问道：“你们俩还好吗？我会带一条大糖鲷鱼来庆祝你的108岁生日。”

义郎不想具体计划如何庆祝他的108岁生日。如果可以的话，无名会喊“极乐世界！”我想试着做这样的事情。大家可以一起穿着泳衣来个喷泉派对，也可以在晚上，化装成妖怪聚在一起昙花一现。感觉家人和亲戚在他九十九岁生日聚会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避开一百这个数字，决定庆祝九十九岁生日的地方是好的，但错误的是采用了在餐厅大家一起吃饭的平庸创意。所有亲戚围着一张像钟表刻度一样的圆桌，年纪越小越驼背，头发稀疏，面色苍白，动筷子也很慢。一想到是自己不踏实才导致子孙变成这样，老人们的自责之情让庆功会上的气氛变得沉重起来。

目前尚不清楚义郎这一代人是否真的必须永生，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暂时处于被死亡夺走的状态。当你的身体被耗尽，达到了作为一个生物的极限时，在一动不动的肉块中，也许只有挥之不去的意识会永远挣扎。

义郎认为他这一代人没有必要庆祝长寿。活着是值得庆幸的，但老人活着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没有必要庆祝。相反，我们应该庆祝死亡率很高的儿童今天也没有死亡。如果是无名的生日，我不想一年庆祝一次，而是每个季节庆祝一次。我想庆祝我能够在没有冻伤的情况下度过一个冬天。我想庆祝我能够在不经历夏天的情况下迎接秋天。在换季的时候，身体会扔掉旧的东西，使之活跃起来。义郎在春天来了就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但对于无名来说，新的季节总是会有新的挑战。换季的时候需要额外的能量。对于无名来说，环境的变化不仅仅在于季节的节点。在似乎永远不会改变的令人窒息的炎热中，如果湿度逐渐上升的话，从太阳穴到腋下就会渗出汗水，如果空气稍微干燥的话，就会突然被脱掉内衣一样的凉意袭击。当太阳从云层中出来时，皮肤会变得干裂，被阵雨淋湿后，颤抖会从皮肤传到骨头。不仅仅是空气，每天放进嘴里的所有食物对无名来说都是挑战者。如果喝了橙汁，屈服于咀嚼胃内壁的酸味，那不仅不是营养，反而会成为负担。昨天吃了磨碎的胡萝卜后，我的胃感到很安心，但今天我开始分泌胃液来对抗豆类的纤维，但量不够，所以我的胃越来越胀气。

义郎好奇地看着无名的人，左手抓住自己的下巴，将其转向另一个方向。看着这么多不知名的人，心情就转移了，连自己都吃不好了。那样的话谁来照顾无名小卒？我们老人和现在的孩子们完全相反，绝对不会生病，什么都不想，从早到晚工作的坚强神经粗的另一种哺乳类动物。

有没有无名不费力就能吃到的食品，义郎不断地对新产品虎视眈眈，但来历不明的不买。不知什么时候，企鹅的尸体填满了南非的海岸。国际海盗团经营的公司将其尸体晒干，磨成粉末，凝固成儿童肉饼干。报纸上有报道称，有一家公司通过将其走私到日本来赚钱。一看到肉饼干，义郎就会想起以前的狗粮，但当他听说这是让孩子摄入足够蛋白质的最佳选择后，他就想买肉饼干。如果是生活在南极的企鹅肉的话，污染程度可能会很少，但大量死亡可能是因为附近有一艘油轮沉没，这让我很担心。

加入国际海盗团的日本人擅自离开了日本，因此已经没有回国的权利。有一位日本人在报纸上发表了一封荒唐的信，信中写道：“与其回国，不如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事一起做海盗工作，既赚钱又安全。”义郎读到这篇文章后，大笑起来。报纸刊登这样的投稿，我觉得言论自由还没有像朱鹮一样灭绝。

因为是海盗组织，所以拥有维京传统的挪威人和瑞典人活跃也就不足为奇了，但似乎与大海无缘的尼泊尔人和瑞士人也参与其中。日本人也以相当大的比例参加，这意味着不存在闭关锁国的遗传基因。

南非政府表示坚决打击一切海盗。义郎在前段时间去的关于“鲨鱼的未来和鱼糕的未来”的演讲会上，听了国际海盗组织的故事。因为演讲稿没有审查，所以有时会听到不真实的信息。只要在步行十公里范围内有演讲会，义郎就会去。演讲现场总是座无虚席。

南非和印度很快退出了以暴力速度将地下资源转化为工业产品并进行廉价竞争的全球商业，他们的政策是出口语言来滋润经济，其他东西既不进口也不出口。南非和印度结成了一个名为“甘地联盟”的联盟，逐渐成为世界的红人。也有一些国家嫉妒这对关系很好的夫妇。两国只在足球上吵架，在人类、太阳和语言上意见总是完全一致。与其他国家专家的预测相反，南非和印度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富裕。日本的政策也是一样的，甚至停止了地下资源的进口和工业产品的出口，但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出口的语言，所以在那里陷入了僵局。政府似乎曾试图让语言学家写一篇论文，说冲绳语是一种完全独立于日语的语言，并以高价卖给中国，但冲绳不允许这样做。如果冲绳的语言，如果打算卖的话，今后水果全部不出货到本州，强烈的。义郎的早晨充满了令人担心的事情，但对于无名来说，早晨每次到来都是新鲜而快乐的。无名现在正在和被称为衣服的妖怪们搏斗。布料并不坏，但它并不容易如我所愿，当我挣扎着揉捏、拉伸、折叠时，橙色、蓝色和银色的纸开始在我的大脑中闪闪发光。我想脱掉睡衣，但我有两条腿，当我考虑该脱掉哪一条时，我想起了章鱼。也许我实际上有八条腿，看起来像两条，因为它们被绑在一起四条。所以在想向右移动的同时，也想向左或向上移动。章鱼已经进入身体了。章鱼，出来。我下定决心把它脱了下来。我想他不会把腿脱了吧。不，看来他脱掉了睡衣。现在，脱掉该脱的衣服很好，但这次我需要穿上学用的裤子。布成了一座小山，隧道穿过这座小山。腿是火车。正要跑过隧道。我想有一天再去明治维新博物馆玩蒸汽机车模型。因为有两条隧道，一条是上行列车进入的口，另一条是下行列车出来的口。明明应该是，但是即使把右脚放进去，左脚也出不来。管他呢。一辆肉色蒸汽机车驶入隧道。嘘，嘘，噗，噗。

“无名，换好衣服了吗？”

听到曾爷爷的声音，章鱼慌忙躲进袜子里，蒸汽机车滑进车库，只留下无名。连换衣服这唯一的工作都还没做完。

“我是个坏男人。”

无名氏深情地说，义郎笑了起来，

“好吧，快点穿上吧，给你。”

一边说着，一边蹲下来，用双手提起上学用的裤子摊开。

“我想要一件像我前几天看到的那种工作服。”

“什么是工作服？哦，是连体衣。古人称连体衣为工作服。”

“好难啊，工作服。”

“但工作服这个词是外来词，所以最好不要使用。”

像往常一样，无名对“最好不要使用它”这句话感到不满意。知道语言，即使知道也不故意使用，即使不使用也要教别人，一边说不要使用一边教。曾爷爷的脸看起来模糊了好几层。即使没有名字，衣服还会继续存在吗？或者衣服会随着名字而改变或消失吗？上周，一位无名男子在一家专门卖童装的西服店说：“我不喜欢有橡皮筋的东西，腰上有锯齿状的图案，很痒。”并乞求一条像工作服一样的领带。但他们没有给我买，因为我一个人去学校上厕所太不方便了。有一天，一位来修水管的老人穿着和这个相似的衣服，我很羡慕，忘不了。虽然没能买到鞋带，但那天晚上，曾爷爷熬夜给我缝了一条特制的裤子。

“如果你不快点，你就迟到了。”

这是曾爷爷的口头禅。我并不是真的不喜欢学校，但如果我被迫换衣服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去，我想我会讨厌学校的。不能早点准备不是我的错。衣服、果汁、鞋子都是随心所欲，不合作，时钟的指针只考虑自己，不断前进。我想当你想去学校的时候去就足够了。学校的好处是有很多玩伴。学校的不好之处在于其他孩子妨碍了他们的学习。一个人学习会进步得多。当我想到重要的事情并试图告诉老师时，另一个孩子总是大声说一些无聊的话来打扰我。思考的时候，事后也会被扯头发，老师开始讲有趣的故事，一定会有孩子说“尿尿”，于是故事就中断了。一想到学校的不愉快，我就迫不及待地想要一个可以呆在家里的星期六。我不知道我还要拉屎多少次才能有一天不用上学。曾爷爷每天早上都会鼓励我说：“加油，能好好排便就说明你有能力对抗霉菌。”还是星期二吗？周二是与火有关的一天，理科时间有一个使用火柴的实验，你可能会被烧伤。明天是星期三。星期三是水日，你可能会淹死在游泳池里。如果能把温水游泳池的水温再提高一点就太好了，但是那样的话，进去的时候太冷了，想吵闹，吵得太多的话，以后就会累得筋疲力尽，腿就会变成乌冬面，走不动了。老师用温柔的声音说，累了就躺在泳池边休息，但也许你没有注意到，泳池也有退潮和涨潮。当我躺着的时候，泳池里的波浪越来越高，越过泳池边缘，拍打着我的脸。不久，一个巨浪来了，把我吞没了。我试图抬起头来吸氧，但我的手腕和脚踝被拉到水底。对了，我想到了一件好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让我们回到原来的章鱼状态。这样就不怕水了。让我们以章鱼的姿态熬过周三，等待周四。周四为木日，校园里的樱花树可能会倒下并被压垮。最近的树木从外面看起来很健康，但实际上是生病了，树干中有时是空洞的，有时有人在附近叹了口气就倒下了。所以甚至还立着“不要在树附近叹息”之类的告示。啊，樱花树从远处的树上依次倒下。我跑着跑着。我的腿很快，一根树枝都打不到。尽情奔跑的感觉真好。星期五是金色的。太阳只有一只眼睛，但那双眼睛是金色的，当他独自一人时，当他被那双眼睛盯着时，他的身体就会僵硬，无法动弹。所以你不能一个人在外面玩。学校后面的悬崖崩塌了，被山体滑坡压住了。没人会来救我。我的胳膊肘麻木了。我的腿失去了知觉，摸起来就像别人的肉。

“无名，你想吃这个吗？”

曾爷爷轻烤的黑麦面包很香，但嚼起来很费劲。干粮的锋利恶意一下子刺痛了口腔粘膜。我尝起来像血。谷物被采摘、脱粒、磨粉、揉捏、烘烤还在继续如此凶狠地反抗。真是固执的家伙。有一次我说了一句“土司有血的味道”，曾爷爷一脸要哭的表情，我就决定不说了。曾爷爷浓眉大眼，下巴挺直，看起来很坚强，其实很容易受伤，马上就想哭。不知为什么觉得我很可怜。

即便如此，老人怎么能放心地啃这么硬的面包呢？据说古人牙齿结实，会特意烤一种叫做“方烤仙贝”的石头一样的仙贝，狼吞虎咽地吃。为了逗我笑，曾爷爷有时会模仿我吃像石头一样硬的仙贝。如果他们能买一些实物来演示一下会更有趣，但他们已经不卖了。张大嘴，把仙贝含在嘴里，用手把嘴外的部分往下推，就会发出嘎嘎的声音，像月亮一样圆的仙贝就会裂开。然后把留在嘴里的碎片很好地移动舌头，拿到像石臼一样的后牙那里，仔细地咀嚼。在墙壁很薄的公寓里，有时还能听到隔壁的人吃仙贝的声音。不仅仅是仙贝。咀嚼烤杏仁、啃干肉的古代人类一定是松鼠和狮子的结合体。我和曾爷爷可能不会出现在动物图鉴的同一页上。

据说古人有时会把鸟的内脏和怀孕的河鱼串在一起，用明火烤着吃。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但当我看到曾爷爷时，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曾祖父的身体和我们的身体太不一样了。曾爷爷不只是吃硬的东西，吃的量还特别多。我吃得太多，精力充沛。这就是为什么当我早上醒来时，我会外面跑来跑去，消耗我多余的体力，尽管我没有什么可做的。我们没有一滴多余的力量。如果换衣服用了太多的体力，就已经没有力气走路去学校了，只好让曾爷爷骑在自行车的行李架上。我一开始就不好意思让人载我一程，所以我试着用自己的腿走几十步，但很快我的腿就变得沉重，走不动了。

“无名氏，你还没换好衣服吗？上学要迟到了。”

说着，曾爷爷走了过来。我知道你想发出严厉的声音，但我一点也不害怕。

义郎深深地吸了一口从无名领口飘出的孩子的甜甜的味道。就是这个味道。当我的女儿天南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当我把她抱起来，把她的脸靠近时，我闻到了这种味道。我以为那是女孩的味道，但无名氏却散发着浓浓的这种味道。我还记得天南长大后生下了飞藻，有一次他让我给他穿袜子，当我给他穿上袜子就像给苹果盖上袋子一样时，我对孩子的小脚感到强烈的爱。但飞藻闻起来却没有无名好闻。幼小飞藻身上散发出的气味，已经夹杂着泥土和汗水。飞藻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无视袜子，光着脚踩着运动鞋的后跟，连“我走了”都不说就随便出去玩了。他是一个不冷静、不体贴的孩子，但他很有体力。

当无名出生飞藻回来时，义郎情不自禁地吐出了“自己的孩子不可爱吗”的陈词滥调，对此，飞藻临场发挥，反唇相讥：“是不是我的孩子，你怎么知道？”义郎吃了一惊。我觉得求真务实是没有用的，于是我立刻把飞藻的话扔进了遗忘炉，但过了很久，我才听到灰烬中传来窃窃私语。也就是说，无名的父亲是否真的是飞藻，飞藻自己也没有信心。

无名的母亲既不是鸽子，也不是企鹅。连贞节这个汉字都写不出来，腰很轻，出轨是日常，即使被责备也没有负罪感，是个经常喝酒的女人。他早已化为灰烬，想问他无名的父亲是谁也问不出来。即使他还活着，说不定他本人也已经不记得了。

义郎说，自己和无名可能没有基因联系，他也曾想过把头发送到医院做基因检测，但当他用手指夹着无名的头发茫然地看着落在榻榻米上的时候，他笑了起来。没人能闻到基因的味道。但我能清楚地闻到一股甜美的气味，就像一个无名的婴儿永远散发出的气味。这是最可靠的信息。如果无名的母亲和父亲都不能沉醉在这种气味中，那么大自然是不是可以认为义郎选择了无名的养父母？

邻居家传来一个女孩的歌声，仿佛要被吸入蓝天。

“蜻蜓，蜻蜓，飞到哪里去了？”

清澈高亢的声音中，“蜻蜓”的“和”直接回响在义郎的头骨上。不知道声音稚嫩的主人是否亲眼见过蜻蜓？应该不会吧。义郎不记得最后一次看到蜻蜓是什么时候了。即使实际上看不到，少女唱的歌中也有蜻蜓。半透明的羽毛和有节的细长躯干突然笔直地飞了起来，瞬间停在空中，转向意外的方向，又突然飞了起来。即使是一瞬间也能停留在空中，真是不可思议。义郎想让无名的蜻蜓看看，哪怕只有一次。

临时房屋的墙壁很薄，所以女孩的歌声听得很清楚。一阵唱完，传来一个成熟女性的声音：“我得去上学了。”住在隔壁房子里的女孩和照顾她的妇女有时会在上学时在家门口的街道上相遇。女孩穿着洁白的宇航服，所以看不见她的脸。义郎也猜到了那件衣服是靠太阳能移动的肌肉衣服，但当无名说这是一件漂亮的衣服时，也有这样的看法，确实那件衣服让人联想到宇航服，我觉得它不仅配有美丽这个词的东西。也许那就是尚未到来的时代的美丽。义郎回忆起以前的女孩子们会强调腰部的纤细和胸部的大小，还会有意识地露出脖子和大腿的肌肤。相比之下，当我看着这个像一团白云一样移动的女孩时，我想到的不是“性感”而是“神秘”这个词。

虽然少女和无名的上学时间几乎重合，但少女就读的是某研究所附属的只有被选中的孩子才能去的小学。似乎有特殊能力的孩子在那里接受专门教育。

照顾小女孩的成年女性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只要轻轻一鞠躬，她就会立刻转过脸去。如果是以前的义郎，他会立即谈论天气，比如今天是冷还是暖和，或者可能会下雨，从而找到谈话的线索，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谈论天气变得困难了。寒冷和炎热混合在一起，变成干燥的湿气抚摸着皮肤。就像嘲笑人类的语言一样。当我说“天气突然变暖了”时，我感到寒冷，当我说“今天早上很冷”时，我的额头上就会冒出汗水。

“大家都在谈论天气，但我在谈论革命”的伟人的名言模仿了“谁也不谈论天气了，谁也不

谈论革命了”的艺术海报上个月被贴在小学的外墙上，但第二天被某人的手剥了下来。不仅是寒冷和炎热，黑暗和光明的对立关系也变得模糊了。即使你认为这是一个黑暗的日子，如果你盯着灰色的天空，你会感觉到天空像灯泡一样从内部发出光芒，最终你会因为耀眼而移开视线。如果你眯着眼睛以为是大风天，空气就会结冰不动。随着太阳的落山，屋顶的轮廓变得明亮起来。因为报纸很暗很难读懂，所以在家里开灯，报纸的版面就会吸收光线，活字就会融入黑暗中消失。当我想关灯睡觉时，月亮太亮了，我睡不着。我想知道怎么会有那么明亮的月亮，所以当我打开窗户时，月亮并没有出来。只有掉在路上的铅笔芯看起来会发光。路灯和家里的灯都熄灭了，夜晚似乎在主张承认夜晚，但为什么夜晚最深的时刻同时也是黎明的开始呢？

无名穿鞋的时候，义郎在少女的歌声的引导下，从南侧绕进了邻居家的地盘。临时住宅没有围墙，也没有围墙。义郎伸长脖子往屋里张望，只见柜子和书桌静静地端坐着，不见人影。窗边摆着十个高约十厘米的空瓶子，每个瓶子里插着一朵小花。紫色的铃铛，黄色的罐子，红色的烟花，白色的嬉戏，红色的斑点。我相信无名也会喜欢这种颜色的组合，当义郎想着效仿他，在窗边摆上鲜花来取悦无名时，

“早上好”

的声音。回头一看，邻居家的一位妇女把白发扎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红绸连衣裙，推着轮椅走了过来。轮椅上，一个平时穿着类似宇航服的女孩今天穿着白色连衣裙微笑着。黑色发光的眼睛根据接受阳光的角度从黑色变成蓝色。眼睛和眼睛之间的距离很远。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看着就头晕。我想让你匿名和这个女孩谈谈。

“对不起。我正在看花。它们很漂亮。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能见见我的曾孙吗？”

义郎一边说着，一边开始向后走去，两人也跟着点头。无名氏正蹲着用手握住自行车踏板慢慢转动。

“无名氏，请跟你的邻居打个招呼。抱歉，你叫什么名字？”

义郎看着女孩的脸问道：

“睡莲。”

回答，少女向无名点了点头。他的动作给人一种从容的感觉，也许正因为如此，尽管他和无名同龄，但他看起来却老了很多。无名氏以前倾摔倒的方式走近轮椅。

“我是无名的曾孙。很高兴认识你。”

当我后悔在介绍完之后让他自己说出来会更好时，一个无名的人指着义郎。

“这是义郎。很高兴认识你。”

介绍了。邻居家的女人用正确的发音，

“我叫根本。”

的自我介绍，但睡莲和是否有血缘关系还不知道。无名氏的目光没有离开睡莲的脸。他一点也不害羞，全神贯注地盯着睡莲的脸，即使她回头看他，他也没有动摇。在一旁看着两人的义郎有些尴尬。

“再不上学就要迟到了”

说着，他拉着无名男子的手回到了屋里。义郎用沾有消毒液的手巾把无名的手擦得干干净净，手上沾满了自行车机油。

无名氏每走一步，腿就像鸟一样，从膝盖向内弯曲，向外张开。我走着，双臂围成一个大圈，保持平衡，纤细的臀部被斜挎在肩上的轻便包拍打着。义郎推着自行车，从无名男子身边走过。我走得太慢了，以至于我不能走得太慢了，不让别人意识到我是故意走得太慢。无名假装没有注意到义郎故意走得很慢。

当无名氏停下来时，义郎也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无名又开始走路了。即便如此，走十几步就又停了下来。每一步都是劳动。

无名每天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积蓄肌肉。行走所需的力量就像一张网一样延伸到身体深处，而不是外面发达的肌肉。义郎认为，也许人类用两条腿在地上行走的方式并不是最好的。就像人类不再坐汽车一样，说不定有一天也会不再用两条腿走路，产生一种与现在完全不同的出行方式。当大家都开始像章鱼一样在地上爬行时，无名可能会参加奥运会。

义郎停止了胡思乱想，停下自行车，取下坚固的支架固定住。

“你走得真好，今天比昨天走得更久了。”

说着，我把手放在无名氏的腋下，把他举起来，像往常一样，轻轻地把他放在固定在自行车行李架上的王座上，轻盈得让我心痛。这是一款特制的王座，配有柔软的坐垫、支撑后脑勺的高靠背、扶手、搁脚台、小腿护板、绿色安全带等。义郎开始用力踩自行车踏板。

校门口人头攒动，就像早市一样。当他从自行车上下来后，无名氏不再回头看义郎，径直朝教学楼走去。家长可以陪他去教室，但义郎像往常一样看着无名的背影三秒钟左右，然后像被追赶一样离开了现场。

进入教学楼后，无名氏将脱下的鞋跟对齐，放入鞋盒中。这所学校没有室内鞋。穿过棉布袜子，穿过一条冰冷的木走廊，你会看到一排铺着榻榻米的教室。教室角落里堆放的木箱，需要的时候就成了书桌。没有椅子。无名氏一进教室，就像小狗一样向他看到的第一个同学嬉戏。还有几组孩子在榻榻米上悠闲地扭打着玩耍，但大多数都是女孩。没有一个孩子会笨拙地摔倒。每个人都弯下腰，当他们被推倒时，他们就会蜷缩成一团。起初担心受伤的神经质家长们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明白了这些孩子是很难受伤的。

夜晚的山谷里，我感到喉咙发紧，于是我松开了脖子上的天蓝色丝巾。我担心如果我把它留在那里我会失去它，所以我把它紧紧地绑在左手腕上。我觉得这就像伤兵的绷带。就在这时，我与坐在地板上抬头看着我的无名氏进行了眼神交流。无名氏好奇地看着夜谷手臂上的围巾。

“老师，你为什么拿围巾？”

“因为天气很热。”

“热的？”

“是啊，我突然感觉又热又冷，这是更年期的一种。”

“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这是身体的调制。音乐有时会从大调变成小调。”

据说过去的男性几乎没有更年期，但最近越来越多的男性抱怨更年期严重到不得不请假。今天早上，夜那谷正在看报纸的社会版，突然感到手脚冰冷，浑身发冷。当我穿上袜子、披上夹克喝咖啡时，我的喉咙开始发烫，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我赶紧脱下夹克。为了给像药罐一样沸腾的头脑降温，我穿着单薄的衣服去上学。一进校舍，孩子们嬉闹嬉闹的尖叫声就传入我的耳中，尽管我心里明白孩子们玩得很开心，但我的心跳却加快了。十年前，我从来没有担心过自己的心跳。

夜那谷并不认为孩子如果不像刚工作时那样一直盯着他就会受伤。那个走路看起来快要摔倒的无名氏，也将体重向下转移，然后向前伸出双手，盖住了安川丸的后背。用鹤一样的声音警告他，然后背对着坐着的安川丸慢慢地转过头，等待他回头的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在看精密计算的舞蹈编排。

夜那谷站在后退几步的地方，低头看着玩耍的孩子们。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的脊梁骨明明没有必要，却在“小心”，连忙弓起背蹲在原地，低头环顾教室。夜那谷年轻的时候，社会上还残留着男性个子高的成见。这显然是通过电影和杂志从外国传入的想法。平成时代画上了句号，社会的变化就像从斜坡上滚下来一样加速，当天保和天明的记忆从倒塌的墓地的泥土中苏醒时，高个子男人就不再受欢迎了。因为如果食物不足，就会从高个子男性开始依次虚弱而死亡。

夜那谷从来没有想过班上哪个孩子最高。测量身高的仪式被废除了。有老师说，因为孩子不

是布或绳子，所以把孩子伸直并纵向测量长度是不人道的，夜那谷也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孩子们各自随意扭动就好了。你所要做的就是在自由玩耍的同时获得所需的体力。

在夜那谷的少年时代，很多孩子没有运动这个剧本就无法活动身体。夜那谷自己也在五岁时加入了地区的少年棒球队，初中时活跃在足球部，高中时加入了篮球部。一周有八天的练习。当我把这件事告诉班上的孩子们时，他们会说：“一周只有七天。”孩子们哈哈大笑，但当时教练的口头禅是：“想象一下一周有八天。”周日，他以双倍的速度吃饭，双倍的速度做作业，上午和下午都有练习，努力过一天两天的生活。高二第一学期伊始，樱花盛开的早晨，我突然起不来了，连穿袜子的力气都没有了，于是我放弃了社团活动。

夜那谷每天都和朋友一起打球活动身体，但她不记得触摸朋友的身体或被触摸自己的身体，让她心跳加速。不仅是周围的孩子，就连自己的身影也像动画人物一样在二次元世界的表面移动，感觉自己永远无法触摸。说到肉欲的回忆，就是每次把手伸进棒球手套，皮肤与皮革接触的感觉都会让我的心微微怦怦直跳，偷偷把鼻子凑近，吸入皮革的甜味。有一次，我不小心把自己的手放在了一位绰号为美知的同学的手上，这位同学随意地放在了桌子上。我赶紧把它拉了回来，但温热的肉的感觉却让我惊讶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关心美智留，即使教室里的日常场景看起来是黑白的，但只有美智留的身体总是被彩色的。不仅如此，米奇鲁说的名字、米奇鲁写的字、米奇鲁休息时间的行动等都开始在意了。看来，只要触摸一个人的身体，就会被夺走心灵的钥匙。

夜那谷观察着现在的孩子们，不禁觉得他们比自己这一代进化得多。就像幼狮嬉戏创造生活在巨大稀树草原上的身体一样，人类的孩子也通过接触彼此的身体来学习地球。如果要给第一堂课起个名字的话，应该是“即兴的嬉戏”吧。夜那谷认为班主任的任务是仔细观察孩子们。不是监视，而是观察。

无名男子同时向围坐在一起的三个男孩发起攻击，将自己开发的章鱼武术技术发挥到了极致。不久，他感到气喘吁吁，于是把自己制作的写着“准备中”的牌子挂在脖子上，退到了教室的角落里。当我想一个人休息的时候，我想出了如何避免被同学打扰，于是我想到了这个牌子。当时，我参考了挂在荞麦面店门口的牌子。加卡露露酱走过来，谄媚地歪着头，

“你怎么读这个？”

我问。我昨天告诉你了，今天又问你同样的问题。无名有些不高兴，

“我昨天告诉过你。”

我直截了当地回答，

“我已经忘记昨天的事了。”

贺露回答道，一点也不害羞。我不可能忘记前一天教我的汉字，无名很生气，心想加露酱在取笑我。

“别取笑我。”

当我提高声音时，突然响起了警笛般的哭声。在意识到哭的是贺露的瞬间，无名被看不见的手掌拍在了脸颊上，我闪电般地明白了每个人大脑的工作方式都不一样。

“对不起，对不起。这个读作 Junbichu。意思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所以请不要进入商店。”重复了和前一天完全一样的回答。昨天我立刻就被这个解释说服了，但今天加露酱却

“奇怪的是，我们正在准备。这不是一家荞麦面店。”

等等。是吗，这是一种重复同样的问题，即使得到同样的答案，每次都有不同的反应，一点一点地拧进去的战法。女孩子的做法很不一样啊。但并不是所有的女孩都和贺露一样。曾爷爷总说：“女孩子是这样，男孩子是这样的故事，千万不要相信。”女孩子也有很多。无名让我想起了邻居家的一个女孩。他的眼睛和眼睛之间的距离很远，是一张非常不可思议的脸。我想快点回家，再看看那张脸。就在这时，安川丸大声喊道。

“老师，我想去厕所。”

“我也是。”

“我也是。”

无名氏试图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膀胱，但他觉得没有必要去厕所。尽管如此，当我看到孩子们离开教室时，我还是被拉了过去。

想想看，曾祖父曾经笑着告诉我的。“情绪”是外来语，所以即使有孩子说“情绪很高”，最好不要模仿，但是有一个词叫“tsureshon”，这是任何国粹主义者都承认的毫无疑问优秀的日语，所以要多用。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和朋友一起撒尿，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曾爷爷把死的、不用的词都记在脑子里了。如果是餐具和玩具，就会说不用的东西要马上处理的曾爷爷，也会把很多不用的话放在大脑的抽屉里，不想扔掉。

我以前听说过，曾经有一段时间，男人和女人上的学校是分开的。之后，学校男女同校，但厕所被称为“厕所”，只有厕所和体育课男女分开的半途而废的时代到来了。从那以后，体育课也男女一起上了，但据说只有“厕所”男女分开的时代到来了。这样的时代结束了，是在男女性别的区别变得模糊之后。

无名氏在“厕所”的“伊莱”中听到了“放入”，感受到了明明是拿出来的地方却放入这句话的矛盾。但是“厕所”这个单词好像来自英语，所以“厕所”可能和“放进去”没有关系。

无名学校的厕所是男女共同的，红、黄、蓝、绿等鲜艳的颜色飞来飞去，是一个快乐的空间。你可以坐在莲花上慢慢拉屎，也可以在壁画花坛里盛开的菊花上撒尿。据说以前的厕所不是游乐场，而是应该尽快办完事离开的地方。长时间呆在厕所里的人，被怀疑是在偷偷做什么坏事。虽然也有尽量减少与细菌接触的心情，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谁都不再那么害怕大肠杆菌了。身体知道如何对抗大肠杆菌。夜那谷老师的口头禅是，现在的生活环境中还有更可怕的东西。

无名氏看到站在他旁边与裤子搏斗的安和風風君，

“这是马来半岛”

我试着说。

“什么”

安風继续与衣服搏斗，一脸不耐烦地回答。

“你现在要拿出来的东西。”

无名氏咯咯地笑了。无名额的背面贴着一张世界地图，眼前看到的東西有时看起来是遥远国家的半岛或山脉。安風君似乎不太明白马来半岛。

义郎给我缝的特制裤子前面既没有拉链也没有纽扣。因为左右布很好地重叠在一起，所以前面被遮住了。义郎直到八十多岁才开始学习缝纫，但由于他非常投入，很快就进步了，有时会在衣领和袖子上下功夫，让无名者感到羞愧。正想着没人注意到就好了，龙五郎敏锐地发现了，大声喊道“好厉害啊，让我看看”，引起了周围孩子们的注意。龙五郎说他想成为一名制作服装的艺术家。古人把做这种工作的人称为设计师，似乎很向往。龙五郎并不是想成为有钱人，也不是想成为名人，只是想实际缝制出梦中出现的相当古怪的衣服给别人穿。有一次，一位匿名人士被问到：“你不想试穿一件只要穿上就能变成蝉的西装吗？”“只要挥动袖子，蝉就会发出叫声。”无名者有些害怕，所以拒绝了。他还曾被邀请说：“有一百个口袋的裤子，你不想试穿一下吗？”当我问他做了那么多口袋到底要放什么的时候，他说是按照铅笔、橡皮、糖、弹珠、票、药等顺序分别放进单独的口袋里。

这时，本月负责打扫厕所的三位绅士走进了厕所。他们一边看着装有雨蛙色液体的试管，一边兴致勃勃地商量着事情。据说一个是大学化学老师，一个在大型制药公司工作，剩下的一个是不谈自己过去的人。无名之辈的体力是打扫厕所是不可能的，所以年轻的老人精英们志愿者小学的厕所的清扫。也许仅仅打扫卫生还不够，他们还自费研发了新的清洁用具和消毒液，并陆续捐赠给我们。当无名氏看到这些人时，就像看到排泄物时一样尴尬，然后像逃跑

一样离开了现场。

不知什么时候，安風君从厕所出来的时候，偶然遇到了这三个精英。安風君在这里和那里，“谢谢你的辛苦。”

一边打招呼一边深深地低下了头。无名氏在稍远的地方看着，惊讶地说，安風君，你从哪里学会了这样的话？太神奇了，当我们在课堂上讨论如何打招呼时，他举起了手，报告了这件事。夜那谷老师含糊地说：

“辛苦了，这是雇主对雇员说的话。你不是在雇佣那些人。”

我说。听到这话，安風君的耳根都涨得通红。

“那我该怎么说呢？”

我问。

“我说对不起。”

窑灶干劲十足地发言了。老师轻轻地把手放在小窑的肩膀上，

“对不起，是道歉时用的词。过去我们经常用这个词来表达感激之情，但你不能在没有做错什么的情况下道歉。”

“但你给我带来了麻烦，不是吗？”

“麻烦是一个死词。我希望你记住这一点。在过去，当文明还不够发达的时候，有用的人和没用的人是有区别的。你不能继承这种想法。”

“你没有提到阿里加图这个词吗？”

“阿里加图看起来有点甜，很可爱。”

“那句话也已经死了。”

当时有人说，

“干杯啊啊啊啊啊。”

我哽咽着大声喊道。笑声从孩子们的脚底涌出，整个教室像沸腾的开水一样嘈杂。夜谷老师夸张地清了清嗓子，说道：

“似乎有些人用最近的流行语大喊‘kansha’来表达感谢，但对于年轻的老人、普通的老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奇怪。大家都注意到了吗？”

孩子们听了，齐声说，

“我没注意到，好吧，好吧。”

他喊道。虽然没有事先约定哪个声音会拖多长时间，但我们配合得很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夜那谷想，如果是自己的话，在那里绝对不会拖延声音，如果无论如何都要拖延的话，大概会说“注意到了啊啊啊”吧。有没有世代共通的节奏感呢？就在这时，龙五郎退出了社区的笑声，

“前几天妈妈来我家的时候就告诉我了，坎莎很奇怪！”

他皱着眉头说道。

“你用妈妈这个词吗？你老了。”

安風调侃道。龙五郎君的母亲将不知何时不再使用的外来语“妈妈”一词混入奶瓶里的奶粉中继续喂给婴儿。即使我们不住在一起，妈妈也总是在龙五郎耳边用温柔的声音低语。被妈妈嘲笑的龙五郎生气了，扑向了安風。

“吵架了，吵架了，我们去参观吧。”

当无名氏用直读的语气说道时，两人突然停下了动作，将苍白的脸转向了无名氏。这时，老师马上插话，两人甚至忘了要吵架。

“说谢谢可能是一个好词。我怀着感激和惊讶的心情品味那些已经变得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一件罕见的事情。谢谢你。”

一发出这样的声音，夜那谷就失去了自信。所有的风俗都在反复颠倒，大人能确信“这样做

是正确的”地教给他们的东西越来越少。充满自信的人不会被孩子信任。倒不如说，不掩饰自己的自信更能让别人倾听。在没有自信的情况下摸索前进，对手中接触到的每一件东西，思考这个思考那个，把这种迷茫一一化为语言，不断地给予孩子。但当他无法忍受自己的不自信，声音变得虚弱时，教室里立刻变得像捅了蜂窝一样吵闹起来。如果放任不管，事情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对了，用那只手走吧。

夜谷走到教室后面的储藏室，打开了推拉门。无名的心脏被期待的手抓住，跳动得越来越快。一张缠在两米长棍子上的大世界地图在老师手中被端出，在黑板前一圈一圈地展开。无名垂直举起双手，大喊“极乐世界！”然后垂直跳了起来。其他孩子也不再聊天，聚集到黑板前围成半圆坐下。非常喜欢这张世界地图的不仅仅是无名。当地图在风中膨胀成大型帆船的帆时，潮水的气味扑鼻而来，海浪的声音响起，身体随之开始慢慢摇晃。头发被海风吹得翩翩起舞，白鹭的叫声划破蓝天。

“你们现在就在这里。”

说着，夜那谷船长将指甲伸出的食指放在了海马列岛的中央。地图上有许多棕色的斑点。无名氏一边盯着哪个是岛屿，哪个是污点，一边慢慢靠近地图，一只一只地将膝盖向前移动。

“很久以前，日本列岛是一个与大陆相连的半岛，后来被推开，变成了列岛。直到最近，它还离大陆更近，但由于上次的大地震，海底出现了深深的裂缝，一下子就与大陆分离了。这张地图是在那之前制作的。从那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观测，但这项工作一直没有结束。政府说，新地图造不出来，是因为经费不够，想开征地图制作税这一新税。由于远离了大陆，日本在气候和文化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变化。」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夜那谷就不再区分对大人说话的方式和对孩子说话的方式了。不知道的单词出现在知道的单词中，即使不查字典，也能理解意思。通过继续阅读大约 10% 的已知单词和不知道的单词，你的词汇量就会增加。我能教给自己的只有语言农业。希望孩子们耕耘语言、拾语言、收割语言、吃语言、养肥语言。

当我摊开世界地图，向他们讲述大洋彼岸的国家时，孩子们睁着被露水浸湿的葡萄般的眼睛，不厌其烦地听着。必须从其中选出最适合“献剑灯使”的孩子。在每天都能观察到很多小学生的环境中，夜那谷认为这就是自己的使命。虽然默默无闻地竖起了白羽之箭，但今后将如何成长，除非观察几年后才能做出最终的判断。

无名氏狠狠地眨了眨眼。我的头很痛。我的心跳从胸口传到耳朵后面。鼻子深处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但是我想，如果现在诉说身体不适的话，老师就不会再讲地理了，所以我咽了好几次口水，握着拳头忍耐着。

对于无名氏来说，世界地图就像一张 X 光片，展示了他的内脏。美洲大陆是右半身，欧亚大陆是左半身。我能感觉到澳大利亚的味道。你刚才说什么老师？日本列岛原本是紧贴大陆的？有这种事吗？很久以前是半岛？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知道过去是否可以步行穿越大陆，穿越大得让人感觉地球是圆的地面，走得让人晕倒。

“你为什么被赶出大陆？”

有人问。无名想知道是谁，试图回头，但脖子僵硬，无法转身。

“曾奶奶说，日本做了坏事，被大陆讨厌。”

龙五郎得意洋洋地说道，夜那谷听了，苦笑着点了点头。

“来，看看这个。在世界的中心有一个巨大的海洋。这就是太平洋。隔着这片海洋，左边是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右边是美洲大陆。沉入太平洋海底的木板有时会大幅偏移。然后在木板的边缘发生大地震，海啸也会到来。那是人类的力量无能为力的事情。地球就是这样。但是，日本变成这样，并不是因为地震和海啸。如果只是自然灾害的话，应该早就克服了。这不是自然灾害。听好了。」

夜那谷话音刚落，教室里的火警警报就开始响起。夜那谷走近红色机器，关掉了开关。

“地球是圆的”

不知不觉间，无名正在用柔和但响亮的声音说话。我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但我的声音却突然跳了出来。周围的孩子们奇怪地看着无名。无名开始像鸟儿移动翅膀一样移动双臂。虽然是在痛苦中才这么做的，但看起来却像是在开玩笑地模仿鹤。老师眯着眼睛笑了，

“是的，地球是圆的。这张世界地图在平面上画了一个圆形的东西。我忘了说这一点。”

说着，我假装挠了挠头。安川丸看起来很生气，因为他被骗了。

“呃，是圆的吗？那么，这是谎言吗？”

我说。龙五郎也发出了震惊的声音。

“什么，是圆的吗？”

夜那谷不知所措。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我想说的是比地球是圆的更重要的事情。但是，也许地球是圆的也很重要。

“等会儿我们一起剪纸，做一个像玛丽一样的地球仪。”

无名氏继续拼命活动手臂，以忍受锥子从头部两侧拧入的疼痛。奇怪的是，周围的人似乎看不到这一点。我的视线因孤立而变得模糊，所以我皱起眉头，盯着世界地图，试图集中注意力。这怎么看都是我自己的肖像画。安第斯山脉向外弯曲，向内弯曲，与我右腰到脚踝的骨骼曲线非常吻合。上半身的骨头向顶点向内侧弯曲，在白令海与从左侧上升的山脉相遇。骨头都弯了。我不想弯曲它，但它已经弯曲了，如果这是疼痛，那从一开始就没有理由。北极冰融化的水，冰冷的大海，脑浆。地形错综复杂。整个肺是戈壁滩，旁边的手掌是欧洲。非洲大陆上半身丰满，屁股小。像舞者一样单腿站立。连接非洲和欧洲的脖子被扭了，甲状腺肿了，扁桃体肿了，喊着要做点什么。肚子上的澳大利亚是个袋子。这是一个装满食物的袋子。但是我不能吃那个。

“你看，日本制作的世界地图，自古以来就以太平洋为中心，对面右边是美洲大陆，左边是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但是如果用不同的风把同一个地球切开，就会有不同的世界地图”

老师环顾四周说着孩子们的脸。无名一愣，瞬间从世界地图和身体重叠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也有与此不同的世界地图。老师继续说。

“海沟围绕着太平洋形成了一个圆圈。它沿着南美洲北上，沿着加利福尼亚再北上，左转弯穿过阿拉斯加，从堪察加半岛连接到马里亚纳群岛，形成一个圆圈。日本列岛就在那个轮子上。这个光环现在在日本的东侧凹陷了。」

“太平洋有多少杯水？”

安风突然问了一个问题。一阵笑声响起，夜那谷皱起了眉头，回答道。

“可能是地震摇晃洒出来的，量比之前少了啊。”

“这是谎言，这是谎言，老师的谎言。”

窑酱用高亢的声音喊道。就在这时，地球的颤抖从一个无名的旋涡中传来，太平洋的水溅到了太空中。我的手臂和指尖都在抽搐。再这样振动下去，骨头和肉都会融化，变成水滴，四处飞溅，唉，怎么办，停不下来。眼睛和嘴巴都变成了圆圈的惊愕表情包围着，我已经分不清谁是谁了，也说不出话来。我看到老师的脸越来越大，就像涟漪一样，但前方却是一片黑暗。

这条路是用透明的玻璃板铺成的。下面到处都是空洞。看不到底。据说这块玻璃板可以承受相当大的冲击，但万一玻璃碎了，会掉到什么程度呢？土壤中含有的大量有害物质渗透到沥青中，渗出到道路表面，即使向政府申诉也不追究责任所在，所以地方政府委托挖坑业者，将道路上的沥青切割下来，在下面的地面上挖得很深，清除的泥土让业者付钱认领，在上面盖上玻璃板，以免行人下地狱。商家想，如果可以的话，谁也不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处理被污染的泥土的。有良心的新闻记者锲而不舍地调查，结果发现是政府收购的。那么政府是如何处理高价收购的泥土的呢？环境污染厅的官员痛苦地回答说，是用私有的宇宙飞船带到太阳

系外扔掉的，引起了国民的嘲笑。一个镶嵌着星星冰冷笑声的夜晚持续了很长时间。有些人担心月亮是不是被吓得蒸发了。幸运的是，过了一会儿，月亮就一脸疲惫地回来了。

月亮回来的夜晚，熟睡的男孩们的胸部丰满地膨胀着，双腿之间升起了成熟无花果的香气。无名也被甜甜的香味吵醒了，因为床单湿了，起床下床一看，上面有一大块红色的果汁。当我拉开窗帘时，我感觉有人在外面窥视我，一轮黄色的大圆月低低地坐着，瞪着那个无名的人。今晚的月亮怎么这么大？也许是因为近视的度数越来越大，看起来越来越模糊。要我给你买副眼镜吗？不，我已经有眼镜了。我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副眼镜。无名知道自己已经十五岁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还是小学生的自己在看世界地图时晕倒了。显然，就在那时，他跳过了时间，飞向了未来。相比之下，现在的自己很合适。我现在的样子并不像一件过大的外套那样臃肿，而且非常贴合我的皮肤。当我看着月亮时，我的眼皮变得沉重，所以当我合上它并再次睁开时，天已经亮了。他脱下睡衣，穿上一套碧绿的丝绸服装，戴上眼镜，系上一条细细的紫红色领带。坐着轮椅走到户外。覆盖道路的玻璃将朝阳像肥皂泡一样溶解成七种颜色。无名氏像滑冰运动员一样平稳地滑过玻璃路面。控制球准确地读取指尖传达的无名意图，轮椅想右转就右转，想停就停。无名在小学的时候还能稍微用自己的腿走路，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腿变得很难活动，甚至不能长时间站立。我再次意识到十五岁的自己不会走路，但我并不感到惊讶。当想要向右斜前方前进的感觉从小腹传到指尖时，几乎同时，握着扶手尖端控制球的指尖传来微弱的压力，轮椅已经开始向右斜前方前进。

无名氏试着发出了“啊”的声音。声音不是从声带发出的，而是从手表发出的。这是一个年轻而柔软，但可靠、温暖、华丽、充满活力的声音。就连我自己也觉得呼吸机不可靠。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可能会在体外依靠机器呼吸，但那样的话，如果机器不在身边，他们就无法生存。如果轮椅翻倒了，机器会怎么样？如果你需要一个24小时的陪同人员，那将是相当令人沮丧的。无名喜欢一个人出门，故意滚下坡把轮椅连人带翻。我摔倒了，把身体扔出轮椅，仰面躺着，望着天空。我想知道我还能享受多少年这样鲁莽的郊游。

轮椅倒下被扔到外面一点也不害怕。玻璃的地表在那种程度的冲击下是不会碎的，而且我很擅长把身体弄圆，所以还没有折断过骨头。当轮椅倒下时，内置的报警器会自动向救女队发送联系信息，年轻的奶奶们会第一时间赶来帮忙。在救援到来之前的时间里，品尝着被抛到地球表面的喜悦。引力不舍地拉扯着它，它无法坠入太空。一边看着天空一边呼吸。没有不安。默默无闻的一代，具备了不悲观的能力。同样可怜的是老人们。一百一十五岁的义郎身体还很健壮，早上借狗私奔，为无名氏榨橙子、切菜，背着双肩包在直销市场里走来走去，不给碗柜上、窗棂上的灰尘慢慢安顿下来的时间，就用拧紧的抹布擦掉，给女儿写明信片，内衣泡在盆里用双手洗，晚上拿出针线包给曾孙缝制时髦的衣服。要说为什么不休息地工作，是因为什么都不做的话眼泪就止不住。

无名从怀里掏出一张印有大型客轮图画의狭长船票望了过去。我有一种半途而废的感觉，因为我已经穿越了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那张票。我闭上眼睛，调整呼吸，试着回忆。过了一会儿，我对未来的记忆又回来了。被选为“献灯使”的自己，今后将以印度马德拉斯为目标偷渡。那里有一个国际医学研究所，等待着无名的到来。关于无名健康状况的数据将通过医学研究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甚至可能延长无名自己的生命。

请我当献灯使的是小学时的班主任夜那谷老师。一直没有联系的老师，有一天突然来到了十五岁的无名氏家。不仅无名，义郎也对此感到惊讶，但三人闲聊了一会儿后，老师只带无名出去吃饭。高级核桃料理专卖店的没有窗户的包房被带到对面，聊了三个小时。老师首先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据说夜那谷老师的父亲名叫乔纳森，婚后不久就失踪了。老师的母亲一直想把这个姓氏作为自己的姓氏来珍惜，但是在一个如果亲人中有非日本人就会受到警惕的时代，乔纳森这个姓氏是不利的。实际上，我感觉到有人在监视我，发生了几次入室盗窃，虽然什么也没偷，但

还是进行了搜查。于是改成了“夜那谷”这个汉字姓氏，决定不提父亲，由母亲两条粗壮的手臂守护并抚养儿子。说完，我再仔细一看，夜那谷脸上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特征突然浮现出来。两眼之间很高，鼻子从那里开始。眉毛和眼睛之间凹陷，颧骨不明显，脸颊线条粗糙，下巴很长。

无名此时第一次听到“献灯使”这个词。夜那谷压低声音说，虽然不能公开向海外送灯使的事，但这并不是被禁止的犯罪行为，所以没有必要害怕。比如有人试图偷渡到海外，被发现几天后，身份被拘留，但最终没有受到惩罚。根据政府的官方观点，闭关锁国政策是指即使压制公开传播促进开国意识形态的运动，也不会法律上限制个人的旅行自由。即使这是真的，国家的政策也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不能断言下周没有人会因为本周没人在意的琐碎行为而被判终身监禁。在此之前，夜那谷所在的“献灯使之会”想要找到合适的人才并将其送往海外。这样就可以很好地研究日本儿童的健康状况，如果国外也开始出现类似现象，也可以作为参考。很明显，未来只能沿着地球的曲线思考。虽然看起来很气派，但闭关锁国政策终究是一座用沙子砌成的城堡。你也可以用儿童铲子一点一点地打破它。为此，献灯使会考虑将一个又一个民间层面的年轻人送到海外。

在献灯使者的聚会上，没有会报之类的东西，也没有所有人同时聚集在一起的聚会，只有三个人或者最多四个人聚集在一个私人家里聊天，所以聚会的存在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没有会员费，也没有会员证。总部虽然在四国，但在狭小的四国中分散在八十八个地方，很难确定地点。当无名氏问是否有办法识别会员时，夜那谷回答说没有。但是，有一个小仪式可以让你意识到自己是会员。日出前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时，点燃蜡烛，进入黑暗。蜡烛的尺寸是直径5厘米，高度10厘米。

根据夜那谷的解释，无名只要在指定时间前往横滨港挂有“成为国际旅客民”招牌的码头即可。那里停着一艘边防军船，船上有一条绿线，一个穿制服的男人从船上下来，就给我看船票，问我该去哪里。如果那个人说“先上这艘船吧”，如果毫不犹豫地让他上的话，船就会直接出海，无名者会被移交给外国船。夜那谷老师坚信，在他的学生中，没有比这更适合做献灯使的人才，毕业后也通过人，看着默默无闻的成长。

夜那谷认为无名已经15岁了，心智已经足够成熟，如果再等下去需要机器来帮助他呼吸，那就太麻烦了，所以决定打电话给他。夜那谷医生说：“当然可以拒绝，也可以再等一会儿。”他的太阳穴上有一条蓝色的血管。

“好的，我马上过去。”

无名的声音，一生都不会变声，清澈而高亢。

约定第二天在同一家店见面，回家的路上，想起曾祖父，我就犹豫了。我感觉我和曾祖父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密切。过去的岁月里发生的事情的记忆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出来。比如银色同盟。我不知道如果我走了，银色联盟会变成什么样子。大概是三年前，无名的头发失去了颜色，很快就变成了银色。无名氏陶醉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我们的头发颜色一样，就像双胞胎一样。”

他试图逗义郎笑，但义郎将无名抱在怀里，轻轻抚摸曾孙的头发，泪流满面。无名惊慌失措，“曾爷爷，我们两个结成银色联盟吧。这个头发的颜色是会员卡的替代品。曾爷爷满头银发地活了五十多年，我也能活五十多年。”

他说。于是义郎的眼泪奇迹般地止住了，眼中浮现出银色的微笑。

有一天，邻居根本突然带着睡莲搬到了某个地方。想想看，在那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无名就知道义郎和根本先生有过恋爱关系。根本先生没有留下新地址，之后也没有联系过他。义郎脸色一时阴沉，但他似乎在说：“我确信我遇到了必须躲藏起来的情况。我会感到孤独，但没关系，因为有一个无名的人。”义郎原本枯萎的背部渐渐恢复了挺直，皮肤也恢复了光泽。其实，无名也因为睡莲酱的消失而感到胸口被刺穿了一样的疼痛，但最终，他张开手掌，放

下了持续灼伤手掌的失望。也许他们接受了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名为“情况”的蜘蛛网的存在，却没有理解。

无名还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开始意识到睡莲酱的那天早上。义郎把无名送到学校后，就像顽固的水牛角一样使劲推着自行车的车把向家走去。太阳愤怒地掀开薄云的面纱，照在义郎的额头上。所有映入眼帘的东西都让人觉得碍事，就连无辜的电线杆也在风景上画了一条无用的竖线，看起来像是在挑衅。以前的大错，似乎想起来了，却想不起来了，从内心揪着我的心。因为那个错误，我们自己被关进了牢房。因为电线杆是格子的，每天早上都让我意识到不能去那边的仙境。如果孙子的事交给女儿，曾孙的事交给孙子，飞到那片天空的另一边该有多好。那不是希望，而是愤怒。为了不让我的心袋因为愤怒而破裂，我会试着大声笑，但即使这样，我的心情也不会放晴。

曾经有一个悠闲的时代，每当红绿灯变红变绿时，行人都会一起走。不管怎么看，大家都把不是蓝色而是绿色的信号灯称为“青”。绿油油的新鲜蔬菜，郁郁葱葱的草丛。是的，也有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不是绿色的。是蓝色的。是碧。葵海，葵草原，葵天空。不是绿色的。什么，廉洁政治？不干净吧。清洁剂就像消毒剂一样，只不过是一种化学物质，可以根据自己的方便杀死想要杀死的人，将其比作细菌。鬼鬼祟祟地躲在灌木丛中，只摆弄法律的民营化政府机关是个混蛋。我想把它全部扔掉。曾孙总是说想去野外野餐。连这么小的梦想都实现不了，是谁的错，是什么的错，是被污染了，野草。你打算怎么办。财产地位，连一株杂草的价值都没有。听着，听着，听着，用你的耳朵，挖出像耳屎一样的借口，洗耳恭听，仔细听。就在这时，跳入自行车前轮的鹅卵石被弹回，击中了义郎的小腿。好痛！“可恶可恶”，我想大声咒骂，但当我意识到无名不在身边，可以吐出脏话时，我已经气喘吁吁了。我以为我其实是一个脾气暴躁、满口脏话的人。如果没有无名，我的整个生活都会因为我扔的腐烂水果而变得臭气熏天。

当我回到家时，我只能看到隔壁房子的轮廓。我转到南边，但窗帘都收起来了。义郎放弃了，回到自己的家，坐在折叠椅上继续写稿子。就在这时，我听到外面有翅膀的声音，剧烈地搅动着我的心。我以为是电书鸽，站起来打开窗户，一个黑影划过地表。我赶紧光着脚跑了出去。按照程序，用太阳能电池飞的鸽子绕着义郎家转了三圈，落在了玄关前。鸽子的眼睛像黑珍珠一样闪闪发光，很可怕。从固定在鸽子细腿上的金色小筒中取出一封信，展开阅读，上面写着一个无名的人在课堂上晕倒了，现在正在接受医生的检查。

十五岁的无名注意到前面有一辆轮椅靠近。骑的是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女孩，头发闪着银光。无名氏想着要不要劝她也加入银色联盟，于是做出了一张极其慈祥的表情，对女孩微笑。女孩停下轮椅，眨了眨眼睛，眼神里充满了疑问。无名氏以蜗牛的速度慢慢靠近了女孩。当我走近时，女孩脸上的神秘感变得更加强烈。眼睛和眼睛之间的距离比普通人更远。他的眼睛可能是黑色的，但当太阳角度改变时，他的眼睛就会发出蓝色的光芒。无名意识到自己的肚子被人看了一眼，连忙看向自己的下半身。没有什么特别在意的地方。然而，我感觉自己的膝盖上有一个看不见的温暖的球，被宽松的衣服包裹着。

无名氏从女孩身边经过后，立即改变方向，将轮椅并排朝同一个方向。面对面说话的话，似乎距离太远了。女孩，

“好久不见”

我说了一句话。什么？无名氏抬起下巴，扭动着脖子，当他正面对同样扭动脖子的女孩时，他几乎被吸进了她两眼之间的空间。

“你是住在隔壁的孩子吗？”

“你还记得吗？”

“你突然走了，我就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有原因的。”

只有很短的时间。

“你现在有时间吗？我们去海边吧。”

睡莲点点头，两人并肩开始在玻璃路上奔跑。在我无名的大脑的一个角落里，一个疑问浮现出来，然后消失了：为什么大海这么近，为什么本州的宽度这么窄？无名选择了右手边出现的陡峭下坡路，没有刹车，加速轮椅，急速下坡。轮椅刚一陷进沙滩就侧翻了，无名被抛到滚烫的沙子上。一边用力呼气、吸气，

“你也试试吧。”

对着还在坡上的少女大声喊道。睡莲的轮椅滚下山坡。速度不断增加，车轮碰到沙子的那一刻，睡莲重心倾斜，顺利倒在无名旁边。在我恢复呼吸之前，海浪破碎了几次。

“如果我要去大海的另一边，你会和我一起去吗？”

睡莲问道。无名氏很惊讶，没能回答。睡莲皱起眉头，

“我以为他是一个好奇的人，但我想他不是。他更焦虑。好吧，没关系，我一个人去。”

无名氏急忙回答。

“当然，我会和你一起去。但是。”

在默默无闻中第一次萌生的讨价还价的心，把自己其实也打算一个人出国的台词埋在了沙子里。如果我不谈论这件事，人们会认为我已经准备好为了睡莲而放弃自己的生命。

滚烫的沙子散发着海藻的味道，粘在皮肤上的潮湿空气混合着汗水，接触到嘴唇时有一种盐的味道。海浪声近在咫尺，抬头一看，大海比想象的要远。当他意识到下半身被滚烫的沙子从下面温暖起来的那一刻，无名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两腿之间正在发生变化。变成了女人。贝壳破碎后形成的沙子粘在睡莲的额头上闪闪发光。睡莲还是女人吗？还是变成男性了呢？虽然长着美丽女性的脸，但这样的男性现在很多。睡莲微微皱起眉头和嘴唇，露出诱人的表情。无名氏试图抬起上半身，仔细看看睡莲一边说着听不见的话一边动的嘴唇，但她的身体被沙子挡住了，一动不动。我试图通过交替摇晃左右肩膀来站起来。只见睡莲的上半身垂直起身。那张脸遮住了无名的天空。眼睛和眼睛之间的距离。右眼，左眼。渗出来越来越大。两个并排看到的其实不是眼睛，而是肺。不是肺，而是巨大的蚕豆。不是豆子，而是人的脸。左边是夜那谷老师的脸，右边是义郎的脸。两者都因担忧而扭曲。我想说：“我没事，我做了一个很好的梦。”但我的舌头动不了。我至少想微笑让你们俩放心。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戴上手套，从后脑勺延伸出来的黑暗抓住了我的大脑，无名坠入了漆黑的海峡深处。韦驮天到处都在插花，花有时会变成奇怪的东西，例如，当草的花冠消失时。“妖怪花”很可怕。东田一子在丈夫死后，被告知如果没有兴趣，任何迷人的味道都还没尝到，她就会失去奔跑人生的能力而衰老。正如“Ikebana”这个词听起来有些可怕的一样，当我在插花教室里砍下植物的头颅后，我将切口浸入水中时，花瓣会发出低沉的声音，发出“啊”的疼痛，稀薄的血液在水面上画出大理石图案。一子一开始也很痛苦，但多亏了马场老师这个优秀的向导，她逐渐明白了花之路的光明，东田一子的指尖开始闪烁着一小团火焰，原本以为前方一寸漆黑的地方。

在开始插花之前，我上过短歌班，但并没有持续多久。每次老师都让我唱一首歌，就像让我把头伸出来一样可怕，我觉得砍掉花的头会更容易，所以我改变了我的爱好。

东田一子死去的丈夫是一个沉默寡言、坚韧不拔、有尊严的男人。爱山不识病，不知不觉患上胃癌。在开始放射治疗之前，一子和久违地想看看自己出生长大的家的丈夫一起买了一个新旅行包，换乘普通列车北上。丈夫的父母早就搬走了，已经没有住在那所房子里了，村里的人也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明明应该没有人住，却好像有人去照看稻子，稻田好好地开着。虽然是没人吃的大米，但却有田园风光。夫妻俩试图找到离那里最近的酒店并打电话预订房间，但房间已经满了。这里挤满了为了眺望自己曾经住过的房子而聚集在一起的返乡游客。没办法，我就在稍远的一家新建酒店开了个房间。

黄昏时分，扫墓归来的两人坐在酒店餐厅的露台上，点了一份法国菜“委托套餐”。“交给我吧”这句话让一子有点上瘾，但她屈服于一种错觉，认为被动地将最好的食物放进嘴里比自己单独选择菜肴更幸福。

不久，太阳落山了，像卡芒贝尔一样的月亮出现在云层中，照亮了苍茫的稻田。培育不能食用的大米的毅力还能持续多少年呢？即使在被污染的环境下，自从禁止使用除草剂以来，杂草生长得很快，尖尖的獠牙状芽会追上并吃掉稻子。无论人类如何从幼苗开始照顾和培育，稻田最终都会被杂草淹没。这片土地上开始种植水稻是在几千年前吧。月球比稻田更早存在，但它与人类保持着足够的距离，没有被毁灭的危险。“在田里写月亮是胃吗？”丈夫突然笑了。

性格温和的丈夫和东田一子在大专毕业的春天仓促相亲结婚，还没找到工作就带着在东京下町的宠物店买的柴犬搬到了丈夫的工作单位茨城，夫妇俩和一只狗组成了三角家庭，但那只狗以人类七倍的速度衰老离世，孩子没有出生，丈夫走了，一子一个人留在了这个世界上。丈夫留给她的，只有“东田”这个姓氏、不愁生活的保险金、还清贷款的房子和一堆孤独。我想，如果我有一个什么都听我说的丈夫，我就可以安全地走到生命的尽头，而不必交任何麻烦的朋友，也不会被孤独的虫子或孤独的狐狸袭击。我很想停止与人交往，但我没想到我丈夫去世的那一天会这么快到来。

即使开始上插花班后，一子也只是远远地看着大家，不怎么说话。不是害羞，而是害怕被别人的话伤害，读懂别人的想法很麻烦。

以成为艺术家为目标，为了获得生活食粮而担任插花教室讲师的马场老师，内心对来访的太太们过于缺乏上进心和探索心感到厌烦。当大家聊得热火朝天，教室变得嘈杂时，他会严厉地说：“如果你一直张着嘴，太阳就会落山，无论你睁得多大，你都什么也看不见。你能在黑暗中看到花吗？”马场老师试图通过在汉字上添加线条来达到讲道的视觉效果，但环顾教室，没有人对这一绝妙的技巧感到惊讶，他对着马的耳朵念佛，满不在乎地继续胡言乱语，不知不觉间教室又变得嘈杂起来。就这样，既没有检定考试，也没有批评会，爱好插花的教室就这样拖拖拉拉地继续着。

然而，其中只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学生，即使大家都在胡言乱语，他也独自抬起眼睛，像中世纪骑士与龙战斗一样，与眼前的花朵搏斗。当我头发乱糟糟的，左右躲闪，举起剪刀，用力剪断的时候，我尖叫起来，甚至夹着自己的手指，不小心松开了手，强行将花的脖子弯曲成弓状。脸颊被鞭打，手指被刺扎，经过一场艰苦的战斗，他用充满优越感的眼神瞪着自己完成的作品。此人本姓“出口”，但大家在背后都叫他“插嘴先生”。如果只是和自己的花战斗的话还好，但是连旁边的人插的玫瑰，也会因为说“不平衡”而被讨厌。在练习中互相切磋是可以的，但对于这个人来说，这就变成了切磋。出口先生，“色彩感觉有自信吗”，“手有自信吗”，“事务处理有自信吗”，“家务有自信吗”这样的自信的话经常使用，但这是经常谦虚用心不被排挤的人的眼睛异样。

有一位名叫东田十子的美丽女性，她不停地去插花教室。一子对这个人有些好奇。她的嘴唇像石榴籽一样红红的，浓密的睫毛下不时闪闪发光的眼睛似乎隐藏着秘密。脊梁骨柔软，越过肩膀回头时的样子很有魅力。她的腰围很紧，但并不像其他女性那样自嘲地瘦。黑色丝袜包裹下的小腿肌肉发达，脚踝纤细紧绷。也许他也加入了田径部。虽然话不多，但和东田一子一样，她似乎很好地观察着周围的人，两人充满好奇的目光有时会在空中相遇，从一个人跳到另一个人。

有时，一个自称是姐姐的人会跟着她，这个人就叫东田十子“小天”。比她大十岁左右的姐姐像洋娃娃一样疼爱着小天。当东田一子问姐姐“为什么是小天”时，她回答说：“因为数字十在英语中是十，而且和动物十的脸有些相似。”这么一说，就像十一样高雅又有点滑稽的可爱。

有一次，一子想尿就离开教室，小天正走在前面。小天转过走廊的拐角处。当一子跟着拐角处时，小天已经消失了。前面是一个死胡同，右边后面有一个厕所，所以我当然以为小天进了厕所。然而，女厕所的单间门都开着，没有人进去。当一子回到教室时，天酱正在教室里切花的手脚，一脸清澈。

那天晚上，一子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赤身裸体的天酱四肢着地，露出屁股，左右摇晃。几朵蓝玫瑰在风中摇曳，笑着。其中一朵玫瑰弯曲了茎，毫不客气地将花瓣伸进小天的胯间闻了闻。明明是花，却能闻到人性的味道。小天的肛门是紫色玫瑰做的。一子完全被折服了。世界上也有这样的事情。但这不是孩子的社会课参观，虽然可以学到东西，但不能一直参观。虽然知道这一点，但一子的目光却无法移开。

一子在高中时代，化妆，大腿和手臂表现出这样的衣服也没有穿，但其实周围越初心，而是性贪婪的女性们出来读翻译小说，确实积累了有关性的知识，每个晚上想象，期待着结婚。她在清爽的外表下隐藏着对性的强烈好奇心，在新婚之夜，她被新郎盖住，仿佛在说“我一直在等你”。之后，我和丈夫逐渐加深了夜晚的密度，但突然被单独留下，不知道该把失去来源的热量引向何方，也没有寻找，就全神贯注地寻找着什么。

那天是佛灭。当出口先生瞪着淡黄色的菊花宣布“今天我很有自信”时，东田一子吓了一跳，停止了手的动作。今天有地震吗？一子开始疯狂地种植菊花，试图将这个不祥的消息从脑海中抹去。从窗户往外看，天空蓝得可笑。不久，插花完毕，老师纠正了，学生们纷纷离开了教室，但一子却不想马上回家。和留到最后的小天一起出去，说了两三句“今天天气真好，让人想去散步啊”之后，一子鼓起勇气，“喝点茶吧，你想回去吗？”我邀请他。小天完全没有犹豫的样子，回答说：“这样吧。你知道这附近有一家叫颤音的店吗？”所以东田一子反而变得不安了。小天为什么马上就接受了邀请呢？最可怕的是被保险劝诱。接下来可怕的是被新兴宗教劝诱。

小天迈着熟悉的步伐，走进了大楼与大楼之间的狭窄道路。距离开门还有几个小时的酒馆里，灯光已经熄灭，一只流浪猫悠闲地舔着自己的屁股。穿过那条小巷，向右转，经过眼镜店和药店，穿过公寓和停车场之间的路，还没有到达一家叫颤音的咖啡店，所以一子开始感到不安。我沿着小学的校园走，穿过加油站，穿过居民区，来到大街上。占卜师的桌子出来了，但占卜师不在。当东田一子叹了口气，心想“咖啡店店里的点滴都掉下来了，变成了算命”时，“颤音”的招牌出现在了眼前。

咖啡店里一片漆黑，一子以为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件扣着纽扣的衬衫里面，却发现墙上挂着一排面具，而不是纽扣。是大洋洲的面具吗？他的脸上布满了奇怪的皱纹，让人分不清是图形还是波浪，有椭圆形的，也有类似羽板的形状。只有一个面具的脸与出口先生奇怪地相似。定睛一看，墙的另一边传来太平洋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

“我们坐下吧，”一子回过神来。椅子和桌子排列着不规则的木纹和扭曲的树枝。两人对面坐下，垂下眼睛，开始认真地阅读菜单。一个瘦弱的身体上裹着黑色围裙的年轻人过来听命令。东田一子惊讶地抬起头说：“黑咖啡。”小天接着说：“我也是。”“混合咖啡可以吗？”服务员更正确认。

东田一子觉得既然是主动邀请的，就要用聊天逗对方开心，其实她完全没有信心。与此同时，小天用轻松的声音说道：“墙上挂着的世俗面具很有趣。我厌倦了法国印象派的复制品，所以我很高兴看到它。”或者，“姐姐说喝咖啡会使肝脏变干，肾脏变傻，所以我很少有机会喝咖啡”，“这家店的无花果和甜香蕉蛋糕很好吃”，就像高中生一样把脑海中浮现的事情原封不动地说出来。一子没能很好地回答，只是咽了口水，虽然很想吃蛋糕，但还是点错了。咖啡送来了。小天似乎经常去看展览，几天前，他说他去看了一个“百盘”展，展出了许多患有白血病的孩子在盘子上画的画，还有一个关于生活在咖啡豆原产地的人们生活的摄影展。从“咖啡”的左侧，如果去掉两个国王，就变成了“加非”，如果在“豆”上加上“页”，就

变成了“头”。就在想着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的时候，东田一子也想起了自己去过的展览会，说道：“我以前看过一个研磨咖啡豆的工具的展览会，不仅是木头，还有石头。听起来很美味，不是吗？用石头碾磨咖啡豆的声音和香味。”于是，就像是在回答一样，鞋子下面的地板开始像研钵一样慢慢转动，墙上装饰的面具开始发出嘎嘎声。东田一子心里惊慌失措，以为“鬼魂附身在面具上了”，但看到小天看起来异常平静，她觉得只有自己吵闹也很奇怪，于是抑制住声音的颤抖说道：“这可能只是一场地震。”咖啡杯也像被鬼魂附身一样在桌子上跳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应该点一个无花果蛋糕吃。无花果写什么汉字来着。第一个字是“舞”还是“舞”？如果我点了，蛋糕可能会在盘子里跳舞，无花果可能会在跳舞。不，不，不用跳舞，不用迷路。无花果应该以汉字“无”开头。像有脚的牢房一样的“无”字。墙上的面具越来越猛烈地撞击墙壁，咖啡杯也随之跳起了踢踏舞。地板转动，眼睛转动。也许地狱的DJ把城市比作唱片盘，用手指转动。天酱的身体开始上下移动，紧紧地抓着放在膝盖上的手提包，把它压在胸前。东田一子双手抓住椅子腿，但椅子却像被邪灵附身一样开始跳舞，将自己的身体抛向空中。坐在我对面的小天也跟着椅子跳来跳去。我们不能就这样下去。看来出口先生的“今天有地震”的预报很成功。

“这是一场相当顽固的地震。它还在摇晃，”小天说。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远处有火光升起。如果只是地震还好，但如果加上火灾会怎么样呢？出口先生还说：“如果是舵的话，就会有磁心。”也许这不是“如果是地震，也有舵”的口误吗？

服务员四肢着地，瘦小的身体像黑豹一样起伏着，斜着穿过店里。到了门前，他又变回两条腿，用肩膀推开门，一溜烟地逃跑了。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一声巨响。一排杯子从柜台里跳出来，摔在地板上，一齐碎了。

东田一子平静地说：“我们出去吧。”小天用更平静的声音回答说：“就这样吧。”出店时，两人紧紧牵着手。

外面，一座座小房子像咖啡杯一样左右摇晃着身体跳舞。电线杆慢慢地鞠躬向路人表示敬意，接着代替问候的是嘎嘎作响的屋顶瓦片掉了下来。两人的步伐非常协调，就像四条腿属于一只动物。当我停下来时，地面在脚底蠕动的感觉很恶心，所以我还是继续走吧。过了一会儿，天酱突然想到了这一点，说道：“我家就在这附近。”

地面很任性，一踩就移位、凹陷。当小天要前倾摔倒时，一子在手臂差点被扯断的情况下也没有松开手，所以小天没有倒下。

我本想走路，但不知不觉间我就跑了。轻快地跑着。一子想，自己能这样跑，身体很轻。两人的呼吸非常吻合。就这样笔直地跑去了。我看到远处人们的背影朝同一个方向跑去。

东田一子一想到独自奔跑的自己就不寒而栗。“啊，太好了，我有小天。”当我看着她的脸时，小天发出了一声“啊”的大声音。两层楼的房子摇摇晃晃地倾斜着。小天松开东田一子的手，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从斜挂在胸前的手提包里拿出手机，以免弄丢。“姐姐联系了我，说大家都安全，好像没有人在家。”一子试图了解更多详细的情况，但就在这时，有人在她身后大声说道：“在这里很危险。”于是两人紧紧地牵着手，开始漫无目的地朝大家跑去的方向跑去。奇怪的是，每个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没有人朝相反的方向跑。有一个男人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一子问：“对不起。如果你朝那个方向跑会发生什么？”男人回答说：“好吧，我不知道。”然后又跑了起来。一子和小天也紧紧地牵着手，互相点点头，又跑了起来。

“规律呼吸很重要。”小天像田径部的前辈一样自信地说。一子按照吩咐跑着，注意呼吸。本打算慢慢跑，但两人却不断超越周围的人。

我看到前面跑的几个人在拐角处向右转。一辆公共汽车停在路边。一名身穿深蓝色制服的男子不停地移动着戴着白手套的手，大声喊道：“来来来来，大家快上车吧。”“这个地区很危险，我们要坐公交车去避难所，不需要车费，大家上车吧。”

东田一子和小天对视一眼，默默地点了点头，上了公交车。两个人的座位感觉很小，两个人

紧紧地贴在一起，等待公交车开走。东田一子不喜欢尾气的味道，但这辆公交车却有一股薰衣草的味道。过了一会儿，公共汽车坐满了人，开走了。

坐在窗边的一子微微转过头，惊恐地向外望去，一座破碎的城市的景象就像翻纸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了她的视野。有蜘蛛网状裂缝的玻璃门。从扔在人行道上的运动包中溢出的带血的毛巾。皮肤漂亮的背影照片被踩破了。按摩沙龙的招牌倒了吧。人行道上滚落的鸟笼是空的，倒下的自行车轮胎继续随意转动。出售的洗发水和肥皂散落在路上。

窗外天黑了。东田一子一开始还僵硬地坐在座位上，突然融化了，身体沉了下去，小天也放松了紧张，像豆腐靠在魔芋上一样靠在了一子身上。两个月亮并排出现在天空。“我想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东田一子指着两个月亮问道，天酱笑着回答道：“我想这意味着我们是一个丰满的朋友。”两人对视的脸一开始相距约十厘米。它变成了九厘米，八厘米，七厘米，距离越来越近。我以为小天是一个完全没有古怪之处的女人，没想到她突然着火了，舌头变成了火焰。两人开始用舌头的火焰击剑。不久舌头纠缠在一起，在嘴里若隐若现，两人变得贪婪起来，疯狂地想要吃掉对方的嘴唇。我觉得彼此的嘴里都是宇宙，外面的世界只不过是那个宇宙太大的缩影。

巴士继续行驶，黑暗的车内没有说话的声音，但充满了人类的气息。打呼噜的人，出汗的人，写手机短信的人。虽然鼻子和耳朵受到了一些干扰，但一子和天酱还是轻轻地擦着脸，一只手臂搂住对方的躯干，另一只手热情地探索着对方的身体。两人都从来没有把手伸进过别人的身体那么深。例如，如果“东”字在那里，就不摆弄字中，这就是对汉字的礼貌。然而，小天却把手伸进了东田的“东”字的嘴里，抓住那里看起来很好吃的横杆，想把它拉出来。

“不，不，”一子气喘吁吁地说。为了夺回被夺走的东西，一子这次把手伸进了藏在可爱的绰号“天酱”后面的懦弱的十子的双腿交叉处，抓住了“十”的竖条，一边摇晃一边把他拉了过来。于是，本应牢牢卡住的棍子脱落了，小天说了一声“嗯”就往后退了回去。两人边抢、边抢、边换字体、边换笔画，尽情品味着只有汉字才能带给我们的奇异快感。渐渐地，我开始分不清哪个是东田一子，哪个是束田十子。

不知不觉间，加油站的灯光奇怪地照亮了两人的脸，他们因激烈的行为而疲惫不堪，睡着了。夜晚在破碎的小镇上温柔地披上了深蓝色的毯子，但也有很多人像猫头鹰一样没有闭上眼睛就迎来了黎明。

当一子被耀眼的阳光惊醒时，小天的笑容就在她的鼻尖上。公共汽车轻轻地停了下来，并被指示在外面下车。两人的上衣纽扣都从上面掉了一半，胸罩散乱地垂在肚子上，裸露的乳房下解开的腰带变成了一条蛇。迅速整理好衣服，手牵着手两人下了公交车。周围的人头发都乱糟糟的。一子很惊讶没有梳子的世界里的居民会是这样的，但也许她的头发现在就是这样。当我决定不再关注镜子时，我的身体反而变得更轻了。

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的男女总共有三十人。电脑卖场看起来很般配的店员、穿着配套登山鞋的白发夫妇、拿着圆点花纹手提包的学生、只穿一只高跟鞋的浓妆艳抹的女人、戴着眼罩的西装的男人、戴着手套的出租车司机、戴着眼镜的女人、穿着加油站工作服的青年等，各种各样的人排成两列穿过院子，看到前方巨大的体育馆的门开着。一进门就看到一堆毯子。一子突然觉得冷，把自己裹在毯子里。小天也马上模仿了。有人解释说可以在这里住一段时间。这所学校去年因学生人数急剧减少而停办。

体育馆后面堆放着大约一百个纸箱。两个穿着牛仔裤的男人用刀一个接一个地打开盒子。他对走近的人们微笑，说：“请，从里面拿你喜欢的东西。”当然援助物资不可能那么快就到了。据说这是上次地震时收到的物资，但由于没有及时配给而被直接保管着。我以为会出现类似大甩卖的景象，结果完全没有争抢的迹象，反而像是从遥远的行星上收到了从未见过的工业产品一样，大家都很困惑。毛衣、靠垫、帽子、拖鞋、闹钟、收音机、毛巾、牙刷、肥皂、吹风机、水壶、杯子、叉子、勺子、盘子、手提袋、毛绒玩具。一瞬间，一子感到很奇怪，

他们一直认为自己需要这样的东西。大脑花了一段时间才开始实际运作。

体育馆的地板擦得很好，没有掉一根头发。一子和小天把毯子铺在一起，用靠垫当枕头，在枕边放一个闹钟，组成了一间卧室。铺上两张坐垫，放上收音机，把摘下来的蒲公英倒在杯子里装饰，形成了起居室。我决定在一个大托盘上放上碗、筷子、茶壶和茶杯，然后在那里吃饭。最后，把切开盒子的纸箱围起来，做成墙，用洗衣夹固定住，就有了自己的家。一子和小天有了家庭。“就像过家家一样，”一子说。“就像新婚夫妇一样”，小天高兴地说。

就这样，体育馆里一个接一个地建成了夫妻、单身家庭、学生们的集训室。体育馆配备的淋浴和厕所设备是共同使用的。做饭是用以前焚烧垃圾的炉子轮流进行的。乡土博物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锅。附近的农民给我们带来了蔬菜。大量塑料袋装的面包送到了。

几天后，几箱衣服送到了。一子试穿了一件她以前从未穿过的紫色丝绸连衣裙。因为没有镜子，所以有一种解放感，不用做自己。小天穿着男式工作服，棒球帽向后戴着，笑了。小天笑着说：“就像cosplay一样。”当一子问“你在扮演谁的角色”时，她若无其事地回答说：“我的角色。”

一子很高兴。从早到晚都是一个人。小天总是在附近。把面包泡在蔬菜汤里吃，摘下杂草蘸着吃，把在饮水处洗好的内衣像圣诞节装饰一样挂在樱花树枝上，看着月亮坐在秋千上喝着送来的啤酒，做什么都很开心。当然也有很多恶心的事情和流泪的事情，但在时间的筛选下，快乐的回忆会留在无数的记忆中，悲伤的回忆只剩下一个左右。相反，那一件悲伤的事情，却沉重得足以压垮几十上百个快乐的回忆。

在家人陆续前来接走撤离的人们，体育馆内逐渐变得冷清之际，一个晴朗的下午两点左右，小天姐穿着西装带着两个西装革履的男子和一个小学生男孩乘坐一辆奔驰出现了。虽然我和这位姐姐一起上插花课，但她似乎不记得一子了，或者不想记得她，所以当我看到她的脸时，她面无表情，甚至没有打招呼。小天一看到姐姐，就哭得像断了水坝一样，三人抱着她上了车，就这样被带走了。一次也没回头。当时可能是心烦意乱。但如果他愿意联系我，他就会来看我，因为他知道体育馆在哪里。一子冻结了破碎的心，决定停止等待，忘记它。第二天和第二天，我确认了自己内心有“不等待”的坚强意志。然而，无论过了多少天，不等待的自己就像肿块一样卡在喉咙里，停止等待的事实继续以和等待一样的痛苦支配着一子。

月圆之夜，一子醒来时感到胸口有一种压迫感，就像一只猫坐在上面一样。我不能就这样躺着，站了起来，穿上运动鞋，走到结冰的校园里，抬头看着夜空。像卡芒贝尔一样的月亮出来了。这不是竹取故事。天女并没有回到天堂。一子站着就冷了，就跑了起来。当我的呼吸变得混乱时，禁止自己等待的固执也消失了。等待并不是一件坏事。总有一天，我们会再次相见。一子继续跑。我不知道是自转还是公转。我意识到头顶上的月亮，呼出一口白气，在校园里转了两圈、三圈、四圈，仍然没有停止奔跑。当我试图接过不朽之岛护照时，我伸出的手停了下来。年轻的金发护照检查员的脸抽搐着，嘴唇微微颤抖着，可能是在寻找语言。我更快地发出声音。“这确实是日本护照，但我已经在德国生活了三十年，刚刚从美国旅行回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日本了。”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然后就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护照上不可能有放射性物质。请不要把它当作受伤。”我把没有收到的护照拉回手边，这次我打开了贴着永久居留权贴纸的那一页，再次递了过去，对方用颤抖的指尖接过了。我为自己试图通过说“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去过日本”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而感到难过。2011年，当人们听到“日本”这个词时，他们会受到同情，但自2017年以来，他们开始受到歧视。如果拿到欧洲共同体的护照的话，每次越过国境的时候就不用考虑日本了，但不知为什么不想申请。奇怪的是，我竟然因为这件事而紧紧抓住这本护照。

我怨恨地瞪着红色封面上盛开的菊花。那一瞬间，菊花的花瓣多了一片，看起来有十七片，但护照封面上绽放的花朵的基因不可能发生变化。

在纽约托运的行李没有送到柏林。当我去失物招领处写下行李箱的颜色和形状以及柏林家庭

住址等必要信息时，我意识到它已经丢失了。他在曼哈顿市中心买了在柏林买不到的山药荞麦面、碎纳豆、海蕴、明太子等，放在后备箱里。如果被查到里面的东西，写满日本文字的食品肯定会作为危险品全部被抽取，送到放射性物质处理厂。纳豆等可能会被怀疑是花生因放射性物质而在短时间内变形的东西。

2015年，来自日本的信息中断后，有关日本的谣言和神话像蛆一样传播开来，蛆已经长成苍蝇，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由于没有飞往日本的航班，我无法亲自前往日本了解情况。我听说中国的一家航空公司很快就会开通飞往冲绳的航班，但我还不知道这是否真的会发生。在福岛发生事故的那一年，就应该关闭所有核电站的开关。明明知道马上又会有大地震，怎么还磨磨蹭蹭的。2013年初春，当媒体开始声称“福岛的恐惧已经结束”时，我在京都呆了一周。大地震发生两年后的一天，天皇陛下的现场直播，酒店休息室的电视机前聚集了员工和留宿的客人，表情不安地等待着广播。当然，酒店的单间里也有电视，但似乎我不是唯一一个害怕一个人看这个节目的人。当我因为漱口水的广告迟迟不能结束而心烦意乱时，屏幕突然变得一片空白，然后是随风飘扬的木棉做成的太阳旗的特写。然而，随后出现的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面孔，而是一个戴着黑色面具的男人。屏幕剧烈摇晃。相机一定是摇晃了。男子对着麦克风猛地像乌龟一样伸长脖子，说：“立即关闭所有核电站的开关，这是陛下的话。”观众都僵住了。蒙面男子用温柔的声音说道：“大家不用担心。这不是绑架事件。我和今天应该在这里谈论的人关系非常密切。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心情。”他补充道。透过面具可以感觉到脸颊和下巴的线条让人想起人偶。

我跑出酒店，试着给在广播电台工作的弟弟的手机打电话，但是电源被切断了。那天我打了很多次电话，但我甚至不能留言。第二天终于接到对方的电话，说是带着家人逃到了兵库县的别墅。因为那样的广播，电视台有可能遭到右翼分子的袭击，所以电视台的干部都带着家人逃离了东京。

广播电台没有被袭击。那一年，皇室成员以应对大地震的名义搬到了京都皇宫，遗憾的是从此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也有传言说全家人都被幽禁了。

然后，令人惊讶的事情又发生了。当内阁总理大臣突然出现在NHK的“大家之歌”中，不知道他会唱什么歌时，他喊道：“下个月，我们将永远停止所有核电站的运行。”被称为鹰中之鹰的他的变化，鹰和鸽子都张着嘴。不管是安抚还是威胁，他都坚持反对核电站，就像被附身一样，同事们试图让他吃特制的河豚料理，把背上有纹身的男人送回家，用激光束让父亲的鬼魂出现在卧室里对他说教，但都是徒劳的。

不久之后，首相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正常情况下，应该会播放“暗杀”的新闻，但媒体却不知为何使用了“绑架”这个词。到底是谁绑架的？在朝鲜这个国家存在的时候，“绑架”这个词经常被使用，但2013年，朝鲜突然爆发了激进的反核运动，韩国和朝鲜因此实现了统一。

自总理大臣消失后，经历了一段混乱期，2015年，日本政府私有化，一群自称Z集团的人开始囤积股票将政府作为公司运营。电视台也被劫持了，义务教育也没有了。在那之前，住在柏林的我也通过网络新闻和朋友发来的邮件获得了详细的信息，但不久在日本好像不能使用网络了。不仅无法发送电子邮件或类似的内容，而且在日本创建的网站也不再更新。我不能给日本打电话，即使寄信，也会被盖上德国邮局的印章，上面写着“我们不处理寄往日本的邮件”，然后马上就回来了。另外，自从一位德国原子物理学家发表了在日本着陆后，放射性物质会附着在机体上的研究结果后，飞机也不再飞往日本。2017年发生了太平洋大地震，这也只能从卫星摄像机捕捉到的可怕影像来判断。海啸似乎已经席卷了从首都到伊豆地区。从那以后过了六年的现在也不知道详细情况。幸运的是，我弟弟的家人已经搬到了兵库县。虽然没有联系，但我的第六感告诉我他很安全。

我听说还有从美国飞往日本的航班。据说曼哈顿唐人街的一家蔬菜店后面有一家小旅行社，

可以在那里买到去大阪的票，但网上没有。看来必须本人亲自到场，当场交出美钞才能买票。然而，当我特意去美国，去了他们告诉我的地方时，这家旅行社已经不存在了。据在蔬菜店工作的人说，确实有这样一家旅行社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有一天晚上，突然消失了。我在那一带四处打听了两三天，但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没办法，我买了在加利福尼亚制作的日本食材回到了柏林的家，但上飞机时寄存的行李箱似乎永远丢失了。

我去美国的那年夏天，一个偷渡到日本的葡萄牙人出了一本书，被陆续翻译，成为欧洲媒体的热门话题。书名是《费尔南·门德斯·平托孙子的神奇之旅》，我立刻买来读了一下，总觉得就像在读《格列佛游记》一样。费尔南·门德斯·平托是十六世纪的人，所以作者不可能是他的孙子。我马上就知道你是个骗子。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我是为了拯救每天面对死亡生活的日本人民的灵魂而前往日本的神父。”据一篇报纸报道，他成为神父是在即将前往日本的时候，在此之前他是一名冒险家。如果你是一个冒险家和作家，撒谎可能是一种艺术。这本书还写了这样的事情。2011年，福岛遭受核辐射时，那些年过百岁的人现在都健在，所幸至今没有一人去世。这不仅适用于福岛，也适用于中部关东地区的22个地方，这些地方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相继成为热点。受辐射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当时只有一百一十二岁，但即使过了一百二十岁，他仍然活蹦乱跳。“你看起来很健康啊”，平托通过翻译称赞，得到的回答是“死不了”。他们并没有变得年轻，而是似乎被放射性物质剥夺了死亡的能力。晚上睡不好觉，早上起来身体又累又累，但还是只能起床工作。2011年还是孩子的人们纷纷生病，不仅无法工作，还需要护理。毕竟每天受到的放射能即使是微量的，只要细胞活跃分裂，瞬间就会增加一百倍、一千倍。所以年纪越小越危险。尽管当时就知道这一点，但只有少数人在2011年带着孩子立即逃往日本西南部。几年过去了，移居冲绳和兵库县的家庭终于增加了。兵库县根据县的方针，对从东京转移过来的小型企业给予优待，今后建房的人根据地点的不同，可以免费获得土地。新建的房子都是从老天爷那里得到电的，所以停电也没关系。从山上涌出的清凉可口的水质量上乘，甚至还没有检测出放射性物质。兵库热潮的另一个原因是靠近京都。怀石料理出现在学校供餐中。在没有东西的时代，茶碗、上衣、坐垫都能买到精致的东西。那些在2017年之前移民的人真的很幸运。

年轻这个形容词有年轻的时代已经结束，说到年轻，就意味着站不起来、走不动、看不见、吃不下东西、说不出话来。在上个世纪之前，没有人会预料到“永葆青春”会如此痛苦。老人们只是照顾年轻人，确保家人吃的东西，竭尽全力，没有叹息和愤怒的力量。虽然“地狱草纸”这个词已经经常被使用，但它并不是肉眼可见的燃烧着的火焰和流淌着的鲜血。悲伤和痛苦都以无形的形式积累在老人们的心中。无论你怎么努力护理，它都会从年轻人中依次消失。还没来得及思考未来，下一次大地震就来了。政府宣布新损坏的四个核反应堆没有泄漏任何东西，但我不知道是否值得相信，因为这是私有化政府说的。

平托在东京逗留时正值八月炎热的季节，家家户户都开着门窗。入室盗窃、小偷、强盗等都成了死词。女人和男人都开始光着脚，穿着草鞋，露出手脚的皮肤，去上班和上学。在家里赤身裸体地度过。这样就会被认为不是文明人，有被殖民的危险，但是外国的船不会再来日本了。白船和黑船都不会来。横滨的大海变得寂静，吃鱼、贝类、海藻等在海里采集的食物习惯和海水浴的习惯都消失了。不再与人类交往的大海一片黑暗、寂静。海鲜很危险，但蘑菇、野菜等山珍海味也很危险。住在东京的人们把装棉花而不是土的花盆放在楼顶或阳台上，在里面做青豆和西红柿吃。

但娱乐并没有完全消失。租书屋门口每天早上都要排起长队，没有电印报纸，就把木版印刷的瓦版在路上卖。人们在走廊上玩围棋和将棋。没有电视的漫漫长夜只能看书，但随着日落停电，故而出现了说书人，在街角边弹着琵琶和吉他边讲述过去漫画和动画片的故事。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如此变形的江户时代感到满意。为了拯救被辐射的人们，日夜进行医学研究的学者们在图书馆收集萤火虫，用萤火虫屁股发出的光翻阅文献，反复实验，寻找答案。

虽然没有电脑，但有一台由太阳能电池驱动的小型游戏机。因为电池弱，影像的动作很慢，就像一个能手。因此，竞速、与敌人战斗的游戏完全不再流行，最近受能乐启发的“梦幻能乐游戏”主宰了市场。带着怨恨死去的人，想说的话没说出来而死的人，这些死者的亡灵所说的难以理解的话和零碎的妄想，很好地排列成一个故事，选择适合他们的佛经，亡灵就成佛消失了，这是一个游戏，消失也消失了，新的亡灵出现是怎么回事呢？即便如此，没有晕倒地继续玩下去的人就赢了这场游戏，但已经很少有人记得“赢”这个词的意思了。男人看着彼岸战斗机像树叶一样旋转着坠落。虽然已经不住在这片土地上，但对多年来照顾的小菜地却情有独钟，会特意坐电车过来照顾。

试图切细而弯曲的黄瓜的手仍然停了下来。飞机消失在驼背形状的山丘后面。他可能掉进了海里，但从他站的地方看不到大海。当该男子上小学时，整个山丘都成了禁区，从那以后，他就不能直接从村子出海了。那里并没有海水浴场和渔港，而是在因填海造地而扩大的广阔混凝土土地上，建着一座从富士山的五合目上切下来扔掉的建筑。虽然皮肤光滑，但它是一个皮肤内隐藏着 8000 根刺的怪物。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座建筑的存在，但我很快就忘记了。现在，那段记忆差点从漫长的昏迷中苏醒过来，但来不及了。鼓膜被爆炸声撕裂的同时，男人的大脑也融化消失了。

飞行员惊讶地发现头顶上突然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建筑，心想：“啊，那不是在头顶上，是在下界。我要倒着坠落了。”总觉得好像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件，不能慌张。从那以后，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慢，剩下的时间肯定不到一秒，但我却能用很多语言思考。“这就像一个军工厂。这样的地方有军需工厂吗？很久以前，日本神风特攻队少年们在坠落的过程中，或许也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慢。但是我没有理由进行自杀式爆炸袭击。这只是个意外。燕子飞进马达里，螺旋桨停了下来。这是一种愚蠢的死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参军了，就这样在疗养院里闲逛了。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将我的呼吸系统虚弱视为我的幸福。只是想去做一份有男子气概又危险的工作，却在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无聊的亚洲岛国，撞上一个无聊的工厂而死，实在是太无聊了，连笑都不想。太没意义了。」

这座 18 岁的飞行员以为只是一座工厂的建筑，却是一个月前重启的核电站。报纸上写道：“在法国优秀公司的帮助下，运用了最好的技术，经过多次安全性调查，得到了居民的赞同，终于顺利重启。”实际上，并不清楚得到了谁的赞同。因为，那一带已经只住了一个居民，其中一个山野幸佐绪的前诗人，他反对重启。其他居民厌倦了反对运动引起的家庭纠纷，离开了这片土地。

突然间，关于日本重启核电站的安全性问题，巴黎召开了国际会议，这已经是三个月前的事了。结果显示，“只要不发生意外，重启是绝对安全的”。与会专家来自 22 个利益冲突的国家，很难想象他们都被收买了。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说会议得出的结果是客观、科学的。在与个人意志无关的最近的政治中，政治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在日式酒家用筷子尖戳高级鱼小声进行的旧式腐败已经不存在了。其理由是，高级鱼无法捕获，以及某日式酒家的老板娘因间谍嫌疑被逮捕后，日式酒家的安全性开始受到怀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世界经济机制早已建立，一种无形的信号从大脑飞到大脑，在无意识中被特定的人同意，利润自动转入同意者的账户。目前生物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无法很好地证实这种新的腐败机制的存在，但总觉得是这样的人，尤其是诗人中有很多。

专家们在被目光锐利的记者们拿着棍棒般的麦克风时回答说：“只要不发生意外，绝对安全。”飞机发生故障，坠落在核电站正上方。那是典型的意料之外的事情。战争经常发生，所以如果发生战争，战斗机坠毁，不能说是意外，但这次的情况，并不是战争中发生的事情。即使在平时，士兵也必须吃饭，所以一架运送只有在美国才能买到的特殊食物的军用飞机发生故障并坠毁。运输机和战斗机的区别在军方的方针中已经被废除了，这种飞机按照过去的标准来说就是战斗机。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这起事故的原因是真的出在被马达卷入的一只燕

子身上，还是另有原因。虽然运输的是军用食品，但由于某种原因，这架飞机装载了本应以其他方式运输的最新型炸弹样品。

这位飞行员出生在新泽西州，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努力塑造一个“性格平均简单”的健康年轻人的成功典范。他本人当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天身体状况良好，在良好的天气下驾驶。发生意外的概率非常高。仅回顾过去百年，没有打仗却导致军机坠毁的例子不胜枚举。不过，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由于坠落在山里或稻田的一角，损失很小。居民们把“如果我掉在我家的屋顶上”这样的黑暗疑问赶走了，就像一只乌尔赛苍蝇在一个名为“日常生活”的美味蛋糕上飞翔一样，但当这些名为“疑惑”的苍蝇被赶出家门后，它们就满身是落在路上的棕色粪便，当有人经过时，它们会惊讶地变成乌云飞走。可怕的不是苍蝇，而是这种棕色的粪便。在这个家狗和流浪狗都灭绝了的小镇的人行道上，突然出现了人的头盖骨大小的粪便。坠落的不仅是训练中的战斗机，客机也时有发生坠毁。其原因是，如果飞行员因过度疲劳而在驾驶过程中打瞌睡，现在仍在高空徘徊的特攻队亡灵就会附身在飞行员身上，瞄准看似下界的大型建筑物开始俯冲。这不是飞行员的责任。是航空公司不给你足够的睡眠时间。没有人指责那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艰难生存的航空公司。最大的问题是，特攻队的亡灵们还没有被告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已结束。

客机坠毁的原因，不仅仅是飞行员过度劳累。也有驾驶爱好者引发的事件。一个在网上学习驾驶飞机、享受模拟飞行乐趣的年轻男子，有一天抑制不住驾驶真飞机的欲望，劫持了一架国内客机，实现了在空中砍蜻蜓的多年梦想。所幸没有人受伤，但合乘的乘客都被解雇了，再也无法重新就业。虽然乘客是无辜的，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可能来自于一种古老的习俗，即不仅是加害者，受害者也会受到事件本身的伤害，将他们赶出社区。

从那以后，又有一批无业的年轻男子因为过于沉迷于模拟驾驶而被逮捕，但如果模仿的人再多的话就麻烦了，所以未遂事件没有被报道。

在新宿某大厦楼顶练习太极拳的自然环境保护团体的9名女性，看到爆炸声震破了天空的鼓膜，远处白色粉末像大雪一样从裂口落下来，把远处家家户户的屋顶都染白了，慌忙跑进大厦里自己的事务所冲了个澡。坐在开始向羽田机场下降的客机靠窗座位上的乘客们，从海面升起两个巨大的火焰车轮，滚向内陆，一个是日本列岛南下，另一个是向北，死亡的粉末在日本海一侧和太平洋一侧都撒了一边滚动一边目击了。在井之头公园见面吃冰淇淋的高中生们，被爆炸声击中脸颊，抬头仰望天空，看到一把遮住一半天空的大茶色雨伞缓缓打开。登山社团的养老金生活者们在高尾山徒步旅行时，目睹了橙色的龙和碧绿色的龙在云床中纠缠在一起。在清里，一位九十岁的画家看到爆炸声震山，悬崖崩塌，几十棵被刮倒的杉树树根朝天同时静止不动，直到很久以后，他才把当时的情景画在油画上。在茨城为了去花生地走出家门的瞬间，被白色的粉末包围，看不见眼前，喉咙堵塞，咳嗽，咳嗽不止，甚至不能因为咳嗽而晕倒，多的咳嗽的激烈肋骨分崩离析的疼痛中，脸蹭在前院的泥土上，直接变成了泥土的叔叔从家里看着孩子。

然而，人们被眼前的景象吸引注意力的时间只有几秒钟，之后就变成了与烧伤疼痛的战斗。光看皮肤是看不出变化，但手臂和手被烧烤串刺到骨头附近，持续炭火一样痛。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不可思议的烧伤。根据因烧伤较轻而幸存下来的人们很久以后的证词，起初是肉眼看不见的烧伤，但每天从内侧持续燃烧细胞，其中辣椒腌制的鱼卵串一样变化。幸运的是，有三千年历史的水蛇皮烧制而成的中药中有一种对这种烧伤有效的药，涂了它的人得救了，但被抽搐、发出紫红色光的皮肤却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疼痛也消失了。

那一天，数千万人双手向前伸，踉踉跄跄地向附近的河流和湖泊走去。一路上，鞋子掉了也没注意到。光着脚踩在地上破碎的窗玻璃碎片上，血淋淋的脚毫无疼痛感，头像斗牛一样向前探出头来，跌跌撞撞地要往前滚，一边走一边要水。途中，也有很多人的脸被吸到了马路上，就这样和柏油路接吻就一动不动了。我没有看到任何汽车在行驶。铁是热的，连车门都

碰不到。公共汽车和电车停了下来。驾驶座上还残留着司机烧焦的影子。

到了河边的人们，穿着衣服，叽叽喳喳地走进了河里。有的人腰部、大腿无力，被水流推倒，淹死在浅滩上。

“生存的方法不止一种”这句台词当时很流行，但现在恰恰相反，只有一种生存的方法。那就是离开日本。这个群岛已经不能居住了。被打碎了头的核电站这个名字的怪物的愤怒，在今后的几千年里，会继续燃烧接近人类的皮肤吧。

人们本能地前往最近的港口。停泊在港口的船只不仅是客船，渔船和货船都载着皮肤被烧得溃烂的人们前往大陆。一些住在日本海一侧的人能够相对较快地到达大陆。在太平洋一侧的人们，在惊涛骇浪中，在缺乏饮用水和食物的船上度过了几天，有些人到达大陆时已经昏迷不醒。无论是在船舱还是在甲板上，年轻人都不停地盯着手中的小机器显示屏，那里只有深深的黑暗。

从新泻港出发的雪若丸载着远远超过定员的乘客，正前往一个中国港口。入港许可较快，是因为佐渡岛出身的船长学生时代曾在香港留学，中文流利。虽然没有一艘日本船只最终没有获得中国的入港许可，但也有因为政府的各种问题而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的情况。与此同时，也有很多船只向俄罗斯申请了登陆许可，但最终在没有得到答复的情况下，中国就批准了。其实俄罗斯最终也向所有来自日本的船只发放了登陆许可，但反应迟缓。那是因为在萨哈林岛享受钓鱼乐趣的总统本人被核辐射，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船舱里每个角落都坐满了人。那些因呆在船上而感到窒息的人犹豫了一会儿才走上甲板。一旦站起来，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即便如此，如果不呼吸外面的空气的话，我还是会晕倒的。在甲板上，无论你站在哪里，冷风都会用薄薄的刀刃向你袭来。海浪并不高，但给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重量，就像融化了黑色的石头。

桅杆下，一群晒得黝黑的男人盘腿坐成一圈，热烈地讨论着什么。在船头附近，三个被迫在几个小时内从女孩变成难民的女人挤在一起，紧张地摩擦着涂满指甲油的双手，一遍又一遍地不安地抚摸着自已的头发。

甲板角落里有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背对着大家看着大海。这是一位因前参议院议员而抑郁的丈夫。我不知道“元”的说法是否正确。濂出虽然没有辞去议员职务，但国会暂时不会召开，也不知道国会所属的国家会存在多久。到了晚上，濂出小声叫住了试图从附近经过的船员，用压抑的声音进行了交易。然后两人进入机房，出来时，濂出穿着灰色工作服代替西装，戴着深蓝色毛线帽。

船离开港口后，濂出坐在船内的小卖部旁边，发呆了一会儿。几个小时后，船内广播称，中国政府表示将接受所有来自日本的难民，包括没有护照的人。听到这话，船上所有人疲惫的脸上都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但只有濂出喘着粗气，脸色苍白地跳上了甲板。

濂出最近几年多次发表侮辱中国的言论，对此在国内和国外都受到了相当多的指责。这是有个人原因的。这是因为濂出这几年作为男性一直在为某种身体症状而烦恼，但有一次偶然终于发现了摆脱这种烦恼的方法。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想放弃这个方法。我已经不在乎政治了。相反，我现在意识到我以前对政治不感兴趣。年轻的时候，他想成为一名电影演员，但大学毕业后，他连续四次试镜失败，自暴自弃，被酒吧招揽，走上了政治道路，这是他的错误。

有一天，总是一边气愤的记者招待会，参议院议员濂出，学部的学生一样年幼的脸头脑清晰的新闻记者外交政策的错误被间接指出，关于最近的发言的意义被追究，逐渐被批评，对方的信息丰富，思考能力也远远优秀，所以其中濂出是被逼的老鼠扑向猫咬一样，完全当场的想法，侮辱中国的发言了。听了这句话，报社记者对濂出的智力水平之低感到震惊，说不出话来。其他记者也像躲避路人一样逃离了新闻发布会现场的酒店多功能厅。

濂出退到候诊室，坐在椅子上，想着如何为自己的失言找借口。我像往常一样试图合拢双腿，

但无法合拢。我的下半身感觉很奇怪，所以我吸了一口气，把胖肚子拉了一点。那一刻，我发现多年的烦恼解决了。濂出慢慢地将放在膝盖上的右手靠近，抚摸着身体的那个部位。真不敢相信。濂出离开座位，匆匆穿过走廊，被吸进了写着“男性”的空间。

当天濂出的发言不仅遭到了对立政党的猛烈抨击，也遭到了自己所在政党和国民的猛烈抨击。电话响个不停，邮箱快炸了。本以为濂出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恰恰相反，在接下来的选举中，濂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选票。

光是想起自己的话，我的臀部就颤抖，下半身就发热。我从没想过我会以这样的方式从无能的烦恼中解脱出来。没有这么简单的治疗方法。既不花钱，也不用担心被人知道。是的，对我来说，亚洲是一个太大、太强、太美的母亲。或者是嘲笑自己的年长优秀的哥哥，或者是期望过高的严厉的父亲。什么都行。总之，如果你不摆出用刀刺向压迫你的大东西的姿势，你就不能成为一个男人。濂出很高兴多年来的谜团终于解开了，当他坐在车后座去执行公务时，他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咧嘴一笑，与镜子里奇怪地皱着眉头的司机突然对视，有时还会咳嗽。

第二年，濂出发现有一个年轻的同事偷偷窃取自己的发言。一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因为他是一个瘦弱的年轻人，没有人注意到他，但渐渐地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电视上。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他的表情时，他的鼻子和上唇之间流露出一种自卑感，眼睛里闪烁着野心的光芒，非常难看，濂出忍不住移开了视线。这家伙一定是个卑鄙的人，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不择手段。如果媒体对自己的关心淡薄的话，为了成为话题，为什么自己会想说出和濂出相似的发言，也许会做出冲击的告白。如此一来，自然会有人怀疑濂出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发表挑衅中国的言论。濂出渐渐变得神经质了。演讲会结束后，当我听到听众鼓励我说“不要害怕大国，要有男子气概勇敢地发言”时，我在“有男子气概”的地方惊出了一身冷汗。

濂出把个人的心事揉捏在心里，所以即使一直站在甲板上，也感觉不到吹来的海风的寒冷。抵达大陆后，如果大国政府，知道自己是政客的濂出会怎么样？如果说出真正的理由，他们会笑着原谅吗？还是趁现在跳进海里会死得更轻松呢？桅杆上设置的灯光反射在海面的黑色波浪上。大海和船都在摇晃，我无法思考。濂出缓缓回头，看到几个年轻人依偎在一起睡觉。他们是多么幸福啊。穿着那么便宜的衣服，即使父亲被承包公司解雇，母亲做兼职时薪只有一千日元，姐姐是临时工，也不会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罪行，长着可爱的脸快乐地生活着。日本的自由职业者和啃老族们，今后将作为新的中国市民被热情接纳，生活条件也一定会比以往更好，完全忘记自己此前生活的那个名叫“日本”的岛国的存在。他们还很年轻，脑筋很软，也许几年后他们会在自己是亚洲庞大的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一个名为“日本族”的少数民族的自觉下潇洒地生活下去。也许那也不错。但是为什么只有自己必须被判死刑呢？这种不平等是允许的吗？

濂出仇恨地瞪着深绿色的海面。我很清楚大海没有责任。人们把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主体称为“自然”。

不知不觉间，濂出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潮湿的甲板上，双手缠着绳子，身体呈半弓状。天很亮，所以我知道天已经亮了。我的肩膀发冷，额头后面疼痛。我能听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兴奋地讨论着。明明应该是日语，却完全不明白意思。还是这里已经是中国，现在听到的是中文？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的大腿肌肉似乎在一夜之间退缩了，我的身体太重了，支撑不住，跌跌撞撞。海面呈蓝宝石色，前方可以看到一个小码头。我担心这么小的码头能进不进这艘大船，回头一看，发现自己乘坐的船也很小。当我上船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一艘很大的船，但为什么它变得这么小？

岸边站着一排穿着深蓝色制服的男人，但出乎濂出的意料，他们并没有拿枪。身穿制服的男人们小心翼翼地将从船上下来的日本难民一个一个地引导到建筑物中。虽然脸上没有露出微笑，但他的手和肩膀的动作，却流露出热情欢迎难民的心情。濂出的身体在颤抖，无法正常

行走。如果你不坦然行走，你可能会被怀疑有内疚。想正常走路，却越来越难走。终于进了楼里。透过后面的窗玻璃，我看到了对面林立的高层住宅。应该是把山丘劈开建造的吧。被削掉的斜坡上的泥土呈红色，像新的伤口一样光滑。他们能住进那栋高层住宅吗？和平的生活开始了吗？如果过去的事情什么都查不到，大家都能得到一个新名字，开始工作该多好啊。濂出满怀憧憬地想起了至今为止的人生中几乎没有使用过的“劳动者”这个单词。我也想被接受为工人。如果能拿着和大家一样的工资，以劳动者的身份埋在人群中，该有多幸福。因为是这样一个大国，从一个小岛上接收数百万难民，也许并不是什么大事件。所以电视新闻也可能不会报道，无论如何，很快就会被遗忘。如果政府认为没有必要特意调查难民的过去，那就太好了。

濂出战战兢兢地走近接待处。那里坐着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女官员。她的头发在下巴周围摇曳，湿漉漉的眼睛上浓密的睫毛，没有涂口红的嘴唇闪烁着成熟的草莓色。濂出坐在椅子上。长着樱花色指甲的细长手指将一份文件放在面前。姓名、出生年月日、出生地点、之前的职业、今后希望的职业等。濂出写了比实际年龄大三岁的虚构出生年月日，职业是零售店经营，地址是小时候的地址。名字写了上周读的推理小说里犯人的名字。写完之后，我后悔应该写一个无辜的男人的名字。

一读到“你愿意移居朝鲜联邦吗？”的提问事项，濂出的手就开始颤抖。为了不让人看到他的颤抖，我的左手抓住了握着圆珠笔的右手，藏在了桌子下面。比起留在中国，去朝鲜联邦不是更安全吗？统一后的朝鲜不断向海外传达不拘泥于过去、着眼于未来的国家方针。濂出曾就朝鲜和韩国发表过一次过分的言论，当时受到了国内政敌和国民的指责，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只做了一次就作罢了。因为我们发现，无论多么优秀，都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所以说坏话对治疗无能没有效果。只有攻击一个大国，才会产生雄性激素。所以对中国一直不厌其烦地诽谤中伤，但对朝鲜半岛就我记忆所及，我只说过一次坏话。如果只是一次失言，打算忘记过去的国家不就会原谅吗？我们去朝鲜联邦吧。我是这么想的，但我没有足够的体力立即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所以我的意识变得模糊了。

因为濂出停止了圆珠笔的动作，保持沉默，年轻的女官员在记事本上写下了“有问题吗？”给濂出看。濂出在决定自己生死的移居地必须深思熟虑的时候，“如果这个年轻的中国女性结婚的话，有什么想说的每纸上写汉字给对方看呢？那也很开心啊”等愚蠢的想法开始了。显然，濂出被迫做出如此艰难决定的大脑感到困扰，开始试图逃进小巷。

对于完全不会英语发音的濂出来说，今后学习中文的正确发音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就像这位女性现在所做的那样，通过写汉字组成的关键词来掌握对话的技术是可以的。作为中文来说是错误的，“几点回家？”、“晚饭美味”、“我爱纳豆”这样写的话就能理解了，所以这样的话，也可以先进行夫妇的对话，以世界和平为目标吧。但是，不管新婚生活过得多么愉快，如果秘密警察揭露了自己过去的言论，说不定有一天会突然被逮捕，被判死刑。那样的话，不管是多么监狱，毕竟是中国，所以有时会有鱼翅汤和大闸蟹，这样经费也会增加，这样像自己这样没有价值的人就不可能长期吃监狱的饭，几天后就会被处决。那年轻的妻子会哭得哽咽。还这么年轻多可怜啊。濂出猛地回过神来。眼前的女子就当没有问题了，准备继续下一步。濂出抓起一张纸，在上面写道：“可以移居朝鲜吗？”一直以来，丽美端庄的脸上还带着平静的表情的女人，突然发出了风铃般的声音，笑了起来。濂出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女子拿起一张新纸，在上面用又大又有力的字写了“不可”。对方知道些什么。濂出觉得自己被玩弄了。我起了鸡皮疙瘩，我的身体越来越小，尤其是肚脐。我能感觉到汗水从额头渗出。一直低着头，抬不起头。动物们的巴别塔无论哪个角色，演员都可以是女的也可以是男的。

## 第一幕

在一场大洪水之后。

狗的身体旁边好像有一个洞。

猫身体旁边的洞？

狗，你看，这里有一个人类大小的洞。

虽然看不到猫洞。

一般的看法是狗智人不存在比较好。的确，人类对地球来说可能就像癌细胞一样。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念人类。

猫两条腿的独裁结束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打算美化过去？动物伦理哪里去了？

狗伦理也是人类，也就是独裁者想出来的。哺乳动物的情绪是无法用伦理来管理的。

猫谁不在想念，是什么心情？试着具体解释一下。

狗胸口的骨头疼。我的腰很重。胃麻木了，什么都不想吃。

虽然猫人们走了，但幸运的是给我留下了遗产。

狗遗产？

猫，你给我留下了这么多美食罐头。人类时代结束，罐头留下。罐头保证了一个不会腐烂的未来。

松鼠也能给猫打开罐子吗？猫虽然很自豪，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依赖人类，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你知道怎么用开罐器吗？

并不是依赖猫，因为是人类拜托的，所以没办法只能扮演宠物的角色。

松鼠多同一个角色演了好几年的话，其他的角色就演不了了。

要么成为猫人的宠物，要么像老鼠一样生活在下水道里，要么像熊猫一样被爱着却灭绝。哺乳动物没有太多的选择。

我想做狗的工作。因为我没打算让同居的智人养活我。但是人类把工作交给了我，什么也没给我。管理、调查、决策、买卖、会计、教育、治疗。我相信只有我能做到这一切。比如小孩子的教育、抑郁症的治疗等，明明有很多工作应该交给我。我被赋予的职责就是作为宠物被爱。

利斯佩特自己一个罐头都打不开。

我曾经取笑猫镇公园里的松鼠，但现在我后悔了。我们都是平等的。签订平等和平条约吧。

如果你打开一罐，我就放弃在胡桃核桃树下午睡一天。一罐停火一天。这样可以吗？

松鼠停火？我不知道我们在打仗。但是，用那只猫的手，笔就咬不动了，也签不了条约吧。

猫那样的话，我先付钱，打开罐头。求你了！

松鼠钱和枯叶一样没有意义吧。

猫求你了，打开一罐看看。我会为你鼓掌的。

松鼠鼓掌？这太让人心烦了。（打开罐子）打开得很好。但我缺了一颗牙。

因为是猫啮齿动物，所以会再长出来吧。如果你疼，我给你拿点止痛药。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消除松鼠疼痛，但我认为这毕竟是人类独特的想法。

猫人可能会把疼痛也锁在罐头里藏在某个地方。因为真的有各种各样的罐头。西红柿、橘子、菠萝、醋腌黄瓜、死牛、红豆、鲸鱼、银杏、蚕幼虫。如果可能的话，人类想把宇宙做成罐头永远保存下来。

松鼠宇宙的罐头吗？要是把自己的脑酱做成罐头就好了。愿它永远不会腐烂。

据说猫人的脑味增和猴子的脑味增百分之九十九一样。

狗（突然从沉沦的悲伤中醒来）猴子？我讨厌猴子。

猫，冷静点。猴子已经灭绝了。

狐猴可能因为肉难吃而灭绝了。在这一点上，松鼠的身体又软又好吃。不过比较好吃的是兔肉。

兔子你好。我叫兔子，什么都知道，有不懂的地方就多问。你有传染病吗？我抱着它。如果你吃了我，你就会生病。

猫那样的话，放弃兔子牛排，吃松鼠串吧。

狐兔焗饭和松鼠意面也很好吃。

兔子们，听说成为素食主义者了，不是吗？

吃狐狸纸也是素食之一吧。碰巧新机场建成了，我一直住的房子被拆除了，但我不想搬到很远的地方。因为不知道吃什么好，有一段时间靠吃机场乘客扔掉的登机牌过日子。

狗狗们好像从刚才开始就只想着食物，但想念人类并不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们食物。也不是因为你帮我洗，梳头，清理粪便。也就是说，并不是爱作为佣人的人。

猫狗是一种变态啊。无论你去散步还是去餐馆，你总是带着智人。

你从来没有被狗狗抚摸过身体，感觉很舒服吗？

猫是的，但我不想抚摸它。

我觉得光是让松鼠人抚摸自己的身体就是变态。

即使是兔子，如果被人类抚摸的话，也会陶醉。人类有一种神奇的能力，称之为爱欲。当人类抚摸卷心菜时，卷心菜变得越来越大。当人类亲吻花蕾时，玫瑰花会提前一天开放。

松鼠那是基因操纵吗？

兔子不一样。自然与人类的恋爱关系。但是人类最好的地方，我们兔子作为春天的神崇拜。

松鼠那是为什么？

因为兔子孩子的数量很多。

熊孩子不是越多越好。

兔子你的孩子几岁就长大了？

过了两个熊冬就长大了。

兔子这么久了，是个孩子吗？

与人类相比，狗的寿命并不长。隔壁的人喂了我儿子四十年。人类文明是变态文明。所以进步。我们狗受其影响而变得文明。

熊，你文明的证据是什么？

狗我把散发着男孩气味的鞋子藏在菩提树下的草丛里。我时不时地把它拿出来，闻着它，沉浸在狂喜中。

熊确实很文明。

事实上，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猫已经感染了人类的变态，变得更加文明了。塑料制成的老鼠玩具比活老鼠更有趣。更有趣的是游戏中的老鼠。但这就像一个捕鼠陷阱。被电脑抓住，脑筋和肌肉都完全减少了。我很高兴这个世界没有假老鼠。

狗也喜欢睡在人类聚集的起居室的沙发上吧？

猫确实。因为倾听人们的谈话可以获得教养。人类对自己从未去过的地方也了如指掌。有一天，一个老德国养鸡场的故事出现了。鸡们和几百只被关在狭小的地方，脸上二十四小时，被特殊的强光照射着睡不着觉，绝对每天下一个蛋。像机器一样。因为被集体关在太小的地方，疾病容易扩散。饮用水中含有大量抗生素。每天，戴着厚厚的手套的检查员来巡视，只要有病鸡，就会猛地抓出来，塞进箱子里。因为塞得太紧，脖子上的骨头也会折断。箱子用卡车送到食品加工厂。

松鼠在那家工厂生产猫粮罐头吗？（想象工厂的样子就吐了）

兔子没事吧？（我突然感到恶心并呕吐）

狐狸我们狐狸从来没有做过这么残忍的事。因为狐狸有狐狸的伦理。

兔子虽然很残忍，但不是很有效率吗？人类的做法。它灭绝了，真是不可思议。

我想熊人没想到自己会比我们熊先灭绝。

狗还不一定灭绝。我想人类一定在某个岛上生存。至少有良知的人类。

狐狸我不明白什么是良心猎人。（拿着枪瞄准几个观众）对于中枪的狐狸的父母来说，猎人的

良心是不存在的吧。

即使是狗，射杀有害动物的猎人也并不是坏人。我认为你可以射杀熊或狐狸。

熊和狐狸生气地袭击了狗，但松鼠举起一只手的瞬间，争吵停止了。

兔子（向松鼠寻求握手）你既小又伟大。

因为里斯里斯是百兽之王。

狐狸为什么人类错过了诺亚方舟呢？

狗不仅想帮助自己，还想帮助其他生物。

狐狸只想帮助自己的家人。

狗可能认为洪水是他们的错，所以他们自杀了。

熊，我觉得这是可能的。人类给河流穿上紧身胸衣，拧紧，给河流涂上混凝土，给河流化妆，拉着河流的鼻子改变水流，有一天，河流的愤怒溢于言表，形成了洪水。

即使是狗，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砍掉自然的手脚吧。有人从一开始就反对，也有人后来后悔。

狐狸会后悔吗？即使你在开车去参加婚礼的路上撞到了一只狐狸，你也绝对不会后悔。我可能会后悔结婚，但我不会后悔碾过狐狸。

人类淹死是因为松鼠不知道自己会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吗？

熊智人的头粘在奇怪的地方，所以从解剖学上看很容易溺水。大概就是这样吧。一言以蔽之，设计失误。那到底是谁的责任？

松鼠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但这完全是一个设计错误。首先没有舵。所以在细树枝上不能很好地保持平衡。（炫耀他们毛茸茸的尾巴。狐狸和猫也这样做。熊和兔子为它们的小尾巴感到羞耻。）

狗都不知道人类的伟大。人类的尾巴在大脑中。

狐狸那也可能有点变态。

不是熊设计失误，可能是病。他的体毛几乎全部脱落，显然是因为受到了致命的光线照射。因为狐狸的嘴是平的，所以不能很好地咬。

松鼠人的眼睛不在脸的侧面，所以视野很窄。

兔子人的耳朵位置太低，耳朵外面的部分退化了，所以几乎听不到远处的声音。

狐狸人跑得很慢，没有弹跳力。所以他们制定了只有智人才能参加奥运会的歧视性规则。如果袋鼠参加奥运会三级跳远，人类就拿不到金牌了。

猫人明明是鸟眼，天黑了也不睡觉，浪费电，永远没有理由地起床。

狗人的鼻子就像是为了流鼻涕而存在的，在气味方面性能很差。即使我闻到了气味，我也无法区分我孩子刚才坐的椅子和别人孩子坐的椅子。不，最好不要闻，所以我的鼻子退化了。

人类的教室和工作场所都因恐惧时渗出的汗水而汗流浹背。说人类的坏话太容易了，别这样了。赞美人类是非常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文明的狗族，即使勉强也要找出并宣传人类的优点，作为一生的课题。哦，人类是美好的。

猫那为什么灭绝了？

因为兔子诺亚方舟的船长没有搭载人类。

猫为什么？

因为兔子人鄙视船长。

熊船长是美女，下半身是鱼。她的丈夫也是个女人，背上长着羽毛来着。

狐狸我很尊敬船长。

兔子我也一样。人们认为，只要花钱买船票，谁都可以上船。

熊也没有船票。我等人从出生起一次也没有钱。

我不想谈论这件事，因为这听起来像是在吹嘘狐狸，但事实上，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甚至戴着一条狐狸围巾。但是，我得了一场病，花光了积蓄。一看到金黄色的东西就想买的不可思议的病。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想买，想买，想买，晚上睡不着。不管多贵，买了心情都很高涨。

如果你像人类一样说你感觉像熊一样兴奋的话，你最终会患上抑郁症。

狐狸实际上，上周二刚得了抑郁症。然后星期三治疗药物已经送到了家里。我都没点。上面写着如果不需要的话可以送回去。但是即使是一粒也必须支付账单上写的金额。这是人类想出的合法骗局之一。

大家真的认为熊人是因为伦理上的理由而溺水的吗？做出这样的判决是不是太人性化了？

狐狸是骗子，自负，狡猾，这可能只是刻板印象。即使这是真的，我也可以忍受这种程度的性格扭曲。但是人类用火做了危险的游戏。这是作为掌管火的狐神所不能原谅的。

我喜欢熊战。

兔子我想我应该说他更喜欢卖武器。

有卖熊武器赚钱的人，也有喜欢战争但自己不去前线的人，也有讨厌战争却死于战争的人。你觉得没有狐狸真是太好了？

兔子说实话，哪个都可以。那你呢？

狐狸都可以。如果让我投票给其中一个，我会赞成一个没有人类的地球。

熊赞成。

松鼠都可以。

最好有猫人。

没有狗人的世界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人类，狗这个词也就不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作为一只狗对我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

第二幕

一个无法定义的地方，既像博物馆的咖啡馆，又像健身房。动物们穿得像人。它的衣服优雅迷人，但性别不明确。第一幕中彼此交谈的记忆消失了。

熊（大声读着手里的小册子）

政府计划在首都东北方向建造一座值得我国荣耀的宏伟要塞。高度比世界第一高塔高出一厘米，外墙不让核辐射通过。从正上方俯瞰，这座要塞呈漩涡状。中间是塔，可以管理互联网、手机、电视、收音机等所有电波。这座堡垒不仅保护国家免受任何袭击，也保护我们免受传染性意识形态的侵害。

五米厚的要塞外墙内将建造住所。堡垒建设的合作者后来可以住在它的住所里。

狐狸你好。我来这里是为了协助建造巴别塔，这难道是项目办公室？虽然在我眼里看起来像健身房。其实我不擅长健身房。

你讨厌里斯吉姆吗？

狐狸健身房不过是肌肉的百货商店、卖汗味的香水店、卡路里的焚烧炉。

松鼠如果正常生活，肌肉就不会衰退。

即使是狐狸也很难正常生活。所以很难正常入睡。事实上，我患有失眠症。因为睡不着，一到午夜就像狐狸一样鬼鬼祟祟地在街上游荡。

松鼠其实我也不正常。最近只能吃软的东西了，比如牛角包和草莓蛋糕。因此，为了吃坚硬的东西而形成的门牙不断地伸长。每周一我都会去牙医那里削门牙，但到了周末，我的门牙已经长得合不拢嘴了。

狐狸我深夜在珠宝店和印刷厂林立的地区闲逛，警察问我这个时间在做什么。我不太明白你问的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回答说我正在准备革命。我觉得警察说睡不着是不够的。从那以后，我害怕有一天会被判有罪。因为没有读过法律书，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逮捕。我的知识全部来自电视推理剧。嗯，我想大部分人都是那样的。你了解法律吗？

松鼠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人。但是谁什么时候会被逮捕，学习刑法也不知道哦。

兔子(一边一个一个地尝试锻炼身体的机器)这是笑时使用的锻炼腹肌的机器，这是站着看歌剧时必要的小腿肌肉的锻炼机器。确实，与其说是项目办公室，不如说是健身房。我们可以做一些对健康有益的事情吗？

狐狸我是来工作的。只有当你做了对你的健康不利的事情时，你才能赚钱。

松鼠钱？邀请函上有没有说可以拿钱？虽然没有工资，但我记得后来写着可以免费住在要塞里的公寓里。

兔子要塞，我不想住在这么危险的地方。

正因为是松鼠要塞，所以比普通建筑坚固得多，即使是炸药也无法炸毁。

即使是兔子，要塞也会建在容易受到敌人攻击的地方。而且，如果发生战争，我认为他们不会使用炸药，而是使用核武器。如果受到攻击，就会变成一团烧焦的肉。相反，留下的可能只是影子。

因为要建在松鼠危险的地方，所以要认真考虑安全问题。所以，据说危险的地方特别安全。毫无疑问，这是专家所说的。

兔子即使真的很安全，我也不想住在堡垒里。我的胃是这么说的。

松鼠说实话，我的小肚子也在说同样的话。与专家不同，我的胃从未背叛过我。

即使是狗，这似乎也不是我们是否想住在要塞的问题，而是我们有义务住在这里。

兔子真是个白痴。

我有一本小册子，上面有详细的解释，但我想知道它去了哪里。(当其他人说话时，我继续独自寻找。)

狗必须有人住在要塞里。自己不想住，真是自私。

兔子谁必须住在要塞，这是国防部长说的吗？

狐狸不。国防部长在书展后辞职了。有传言说他写恐怖小说后销量爆棚，所以成为了作家。从现在开始，我打算把我的幻想当作小说来卖。

兔子更好。

狐狸这周，政府关门了。文化部长有语言障碍，财政部长因高利贷而在逃，环境部长因鼻炎正在接受放射治疗。只有建设部长还好。

当我还是一只狗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将来想做什么。弟弟上的是当导盲犬的学校，哥哥上的是当电影演员的学校，只有自己不知道该做什么。这时，当我发现酒吧厕所门上贴着一张招募警犬的海报时，我的心仿佛着火了。那天晚上我高兴得睡不着。当我早上醒来时，我想为拯救我的朋友而死。

兔子谁是自己的伙伴？

他们是和我信仰相同宗教的人。

兔子，你的宗教是什么？

狗，嗯，我忘了。

兔子你还想死吗？

狗不，我只想献出自己的生命一天。第二天，我看了一部可怕的纪录片。这是一部关于无家可归的狗被一张巨大的网抓住，关在卡车笼子里，被运送到工厂遗址，一个接一个地被枪杀的电影。如果我对卖爆米花的人说我看了那部电影很生气，他们会说流浪狗会危害国民，所以最好消失。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我的为国捐躯的心情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决定在大学学习法律。

兔子所以你去了法学院。

狗是的。但是博士论文也有青春期和叛逆期。所以教授告诉我，你学的不是法学，而是语言学，所以我没有重写论文，而是换了专业。

松鼠就是这个！终于找到了！这里什么都解释清楚了。工资就不用说了，拿不到。相反，每上班一次就要交参加费。但是如果你去上班十次，就会浪费一次，所以你赚了一次。为此，必须收集所谓的积分。

即使是猫，如果没有巴别塔卡，也无法收集积分。出发前在网上买的这张卡。每天早上开始工作前，通过“早安机器”收集积分。

狗狗，你已经有卡了。做事很快。

猫名牌大学毕业的人在实际的事情上可能很慢。

狗我毕业的大学确实非常非常有名，但那只是因为某项运动很强而出名。

猫：“某项运动”什么的别故弄玄虚了，好好说吧。

这是一项像足球一样同时使用两个狗球的运动。

你要同时用两个猫球？也许有点色情。

熊君虽然年轻，但说的话很机灵。看起来很有天赋。你愿意当理发师吗？

他们说猫很年轻，但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寿命，你就无法计算它是否年轻。如果你总共只能活三年，即使两岁也是老人了。

小狗不上大学吗？

猫什么都可以在网上查到，但没必要去大学。

网上有没有记载，即使是狗，每收集一分，寿命就会缩短一天？

猫，那是什么？

这叫狗服务点。服务是免费的服务，也就是奴隶。你会成为不得到积分就会吃亏的感的奴隶，不做任何得不到积分的事情，失去了自由。失去自由会缩短寿命。

猫也就是不收集积分比较划算。

狗没错。这是面向消费者的初级语法。不要收集任何积分。网上有这么重要的生活智慧吗？

没有猫。我只读过相反的东西。我不需要这张卡了。

松鼠啊，不行不行，扔进垃圾桶的话。你的过去都会被偷走的。

猫的过去？

比如松鼠出生的时候，是暹罗猫。

猫暹罗猫？我想不起来了。我记得是纯种的，但是是什么品种呢？是尼安德特猫吗？不是。

是高加索猫吗？

松鼠最初的记忆是什么？

爱上猫，离家出走，在梦中徘徊。三天后，我饿着肚子回到家，发现住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家庭。

松鼠没有被夺走自己的过去。它牢牢地藏在猫狭窄的额头里。我有过“自己”被偷走的经历。现在想来，把过期的糟粕玉玉卡和食物垃圾一起拿出来是不对的。有一天，我去报社上班，发现自己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冒名顶替者。冒名顶替者用我的文体写我的报道，用我的声音和同事说话。我输入了我的密码，从我的电子邮件地址订购了我的药来治疗我的疾病，然后回到我的家去生我的后代。

熊也许我们是根据从卡上窃取的信息被选中的。应征者的数量很少，真是不可思议。

即使是狗，我们也没有太多共同点。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

熊耳朵的形状各不相同，身体的大小也各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根本不是人类。我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人类，也不打算成为人类。这不就是我们的共同点吗？

狗啊，从哪里看都像人吗？我们出发的目的是创造一个与人类不同的社会，但我觉得不知不觉就陷入了人类的足迹中。

熊今天因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所以看起来可能是在模仿人类，但我的灵魂还没有达到地狱般的人性深度。

狐魂？我的灵魂在网上拍卖，卖了个好价钱。我为此感到自豪。你是人类吗？

狗当然不一样。但是我也觉得可以把人的定义再扩大一点来考虑。也许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松鼠当成人了。

松鼠为什么？因为我要用两条腿站起来？还是因为吃了核桃，用核桃形状的脑酱，思考树木存在的意义？

我不想成为熊人。到底谁想成为人类呢？也许有些人想成为人类。但是，人类已经不存在了。

兔子我在音乐上同意那个意见。

熊那是什么意思？

如果加上兔子曲子的话会更有说服力。

熊，请试着唱首歌。

兔子(唱)巴别塔、巴巴贝、巴巴贝、巴巴贝、巴巴巴贝(无论到哪里都在增加“巴(场?)”)……

熊那首歌和我想说的不一样。而且是五音不全。

兔子艺术的自由比个人自由更有价值。

你不是说狐狸也不吃熊兔的自由吗？这不是我的意见，而是谚语。

狐狸这句谚语，你能卖多少钱？

金钱买不到熊谚。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的共同点是不是人类，我们就必须找出不是人类的好处在哪里。否则就不能一起建塔了吧。

兔子那么，首先大家，从现在开始依次自我介绍一下怎么样？

猫(松鼠)你的头发烧焦了，大概是消防局的人吧。他可能在特种部队工作，负责扑灭一家非法建造的工厂的火灾。

松鼠不是。在我们的职业中，我们必须用热情追随冰冷的潮流。

猫，那是什么工作？沙漠船长？

熊(猫)我的职业更容易理解。理发店。没有人继承这家店，我很困扰，你呢？

猫理发师吗？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业，但我不想继承它。谢谢你做湿手的工作。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站在舞台上，得到大家的掌声。

兔子我在管弦乐队负责短笛，在爵士乐队负责贝斯，在摇滚乐队负责鼓，在家里负责洗碗。

熊那都是爱好吧。

你对兔子的爱好怎么了？

熊爱好是人类的疾病之一。我们不需要那样的东西。

你是怎么开始给猫(兔子)听音乐的？

为了耗尽兔子父母的遗产。让父母给我买了好几件昂贵的乐器，从初学者开始就跟着名师交了不菲的课费，还时不时找人租音乐会场地，发免费入场券。因为我想失去父母的财产。

猫，我希望他不要策划这么复杂的阴谋，像一个平凡而简单的富人一样买一座豪宅、一艘游艇和一架飞机。

兔子的父母没有在娱乐上花钱。可以花钱的领域只有教养和文化。除此之外，我打算把它作为遗产留给后代。

我以为熊遗传是人类的传染病，但兔子也有。

就像兔子病一样，我被感染了。在一个非常美好的复活节后的星期一。

在我看来，应该从上一代继承的遗产只有语言。这就是我成为一名语言老师的原因。我专门教授一些被认为在经济上没有意义的语言。当然我只教那些不交学费的学生。但我最近被炒了。

也许是因为有了新的法律。禁止嘲笑一门外语都不会的人的法律。某个国家的无名小卒想出了这个主意，然后传遍了全世界。

熊我其实现在也不能工作。我是理发店的老板，所以我不会被解雇。有一天，两个警察来找

我。我闻到了烧尸体的味道，我问他们是不是在烧尸体。为了保护顾客头发中的基因信息，我每天晚上都会在客厅的壁炉里烧掉剪下的头发。防止头发中的基因信息被滥用。这是理发师的道德。

松鼠为什么警察突然开始怀疑这种气味？

熊：最近有很多尸体失踪了，看来他们正在寻找尸体被非法处理的地方。在调查结束之前，我们暂停营业。

松鼠如果有人失踪我可以理解，但尸体失踪是一种羞辱尸体的犯罪吗？

也许是狗尸体随意从坟墓里出来，在城里走来走去。

狐狸我晚上总是走来走去，但从来没有遇到过死人在散步。在大城市，到了晚上，头发的气味会更浓。不是烧焦的头发，而是还活着痛苦，那头发。颤抖的汗水，自负的洗发水，孤独的香烟烟雾，甜蜜的欺骗的奶粉混合着汽油味。我一闻到头发的味道就睡不着。

松鼠你的职业是失眠吗？

狐狸是的。我以前在一家工厂工作。这是一家生产毛皮围巾的工厂。工作本身是轻松的，不过，上司也没有意义，命令散播，所以马上神经就磨损了。现在马上转移到那边的机器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今天就回家吧。

猫我想如果没有上司的话我也不会辞职。上司喜欢像棋子一样移动下属。我认为我很关心我的下属，所以当下属忽视我时，我会非常生气。

患有狐狸失眠症可能比在公司工作更健康。我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决定专注于失眠。

猫上司不仅有酒精和慢跑依赖症，还有会议依赖症。不开会的话，大家都在背后说自己的坏话，好像很不安。一周开几次会，一个人聊个不停。明明没人听。

熊“上司”是现代的病菌。与此相对，“师傅”是古老而美好的传统。（给猫）找份工作，独立比较好。

松鼠不知是什么时候，我采访过核桃工匠的工作场所。师傅说，十年来，他忘记了时间、金钱和自己。我用一把雕刻刀在胡桃中雕刻出一座宫殿。枝形吊灯和大钟上的装饰，餐桌上摆着的盘子上的花朵图案，都很小，除非用显微镜才能看到。师傅并没有夸奖他的徒弟，但徒弟似乎并不在意，师傅和徒弟都在工作，忘记了自己，仿佛被胡桃的壳迷住了。

熊工作尽量花时间赚钱少也许是最理想的。这就是我对非人类未来的愿景。

狐狸，我知道。但是，一想到有人偷了我劳动的食粮，自己就很穷，就睡不着。

熊睡不着就不能工作。

狐狸吃了这个药就能睡着，但是第二天早上，脑子里就像沼泽地一样，起不来。

松鼠啊，那个药盒，我知道。我以前在一家生产农药的公司工作，有一天开始开发镇静剂和安眠药。那家公司的药几乎都是农药。通过杀死住在顾客头脑中的害虫来帮助他们入睡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用假名包装并出售了卖不出去的剩余物品。出于道德原因，我辞去了工作，成为了一名自由记者。我想强调的是免费的。如果不能自由地写，我就不会写。

你喜欢兔子洋葱吗？

松鼠？

不吃兔子洋葱的人在吃洋葱的人靠近时会捏鼻子。那不是宗教吗？

松鼠我不吃洋葱。

吃狐狸洋葱的想法本身就无法理解。更别说炒了。格。但我不知道洋葱是一种宗教。

不再有狗洋葱烧焦的味道的地球是寂寞的。智人总是剥洋葱。

猫的头开始疼了。（自言自语）我不太明白大家想说什么了。

松鼠头痛时不要服用头痛药。

狗（自言自语）洋葱经常炒到半透明，这篇文章多次浮现在脑海中，让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听大

家的谈话。但我觉得只要坚持洋葱这个主题，就能跟上故事。

松鼠你说什么了吗？

狗是的，洋葱应该是半透明的！项目也一样。透明了就失去了魅力，太浑浊了就有贪污腐败也看不出来。是的，半透明的比较好。

半透明是什么意思？小学老师说过，如果有不懂的单词，就用字典查一下，但是字典里文字是按什么顺序排列的呢？

吃兔子洋葱可以治愈任何疾病。失眠也会痊愈。（自言自语）其实我刚才打算说“巴别塔”，结果说错了“洋葱”。明明一点都不像。从那以后，大家都在谈论洋葱。算了。现在不能回头了。

如果你只吃洋葱，你的大脑就会变得像洋葱一样。虽然有很多层皮，但层与层之间的联系很薄，即使剥掉上面的一层，你也不会觉得下面的一层就是你。毕竟，我想像松鼠一样吃胡桃，并保持胡桃一样的大脑。

即使是兔子，也要想想病人。无论多么可疑的教导，只要能治愈心理疾病就好了。

因为是熊所以是洋葱吗？现在不是应该这样想，而是继续只想洋葱吗？（对狐狸）对了，冬眠的话，什么病都能治好。还有失眠。

狐狸（自言自语）每个人都说了很多话来帮助我，但也许他们只是想殖民我的狐狸精神。

让我告诉你狗（狐狸）一些好事。一周去看两次以上的戏就能睡个好觉。如果你不去演戏，演员就会在你睡梦中说台词。我受不了太吵了。

猫（自言自语）也就是洋葱的意思是剧场。看来我终于能跟上大家的谈话了。

狐狸（自言自语）为什么大家都在谈论健康呢？我有一种预感，大家都快死了。

第三幕

人们穿的衣服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撕裂得很好，到处都可以看到身上的毛从洞里长出来，每个人都处于介于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状态。

狐狸什么时候开始，巴别塔的建筑。

熊早上也等待的人，晚上也等待的人。

狐狸等累了失眠。

等待熊是文明的最高峰。

我厌倦了等待松鼠，我的耳朵后面很痒，我的腋窝、屁股和肚脐也很痒。

相信等待熊本身是有意的是愚蠢的。不等待上面的指示，自己开始巴别塔计划的秘密愿望从屁眼爬出来，慢慢爬上肚子的表面。

松鼠那是个好主意！

即使是狐狸，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松鼠应该先收集建筑材料。

狐狸不是买而是收集？

松鼠在这个没有钱也没有商店的地球上，“购买”是不可能的。我能听到那些掉落的树枝和枯叶说：“拜托，用我来盖房子吧！”

熊那只是对树感同身受吧，只用捡到的材料建造的小屋有松鼠般的贫乏。相比之下，利用洞穴建造的宫殿则显得更加奢华。

狐狸墓碑呢？在梦中彷徨徘徊的迷宫小镇，家这个家都是墓碑砌成的。每家每户的旁边都盛开着玫瑰和菊花，令人眼花缭乱。人类留下的东西中唯一安全的是墓碑。

狗我梦见了一本巨大的石头字典。它既是一本字典，也是一座城市，上面刻着很多单词。我在石头的书页之间走了很远，但我无法确定字典在哪里结束。

兔子那是什么词的字典？

狗过去和现在所有语言的词典。我想住在一个用石头字典建造的城市里。

我反对用猫石建造建筑物。想想取暖费吧。

在熊自然的洞穴里，冬天很暖和，所以不需要暖气。

狗混凝土的房子可以用空调有效地冷却。所以，可以节约冷气费。

熊洞里夏天很凉爽。即使没有空调。

如果用松鼠混凝土建造的建筑物在下次大洪水中损坏的话，瓦砾怎么办？

猫已经不需要房子了，我们睡在树下吧。我曾在电视上看到三只母狮在一棵大树下舒舒服服地睡觉。如果树下不是我的家，就没有我的家。你看，有一个奇怪的节目，只放映动物，让人类猜测他们在想什么。记得吗？非常喜欢的节目。多亏了那个节目，我才明白了人类在想什么。

熊巴别塔也可能只是模仿某处的树而想出来的。我想去找那棵树。

松鼠认为在高高的树上是安全的。

兔子从高高的树上掉下来摔断了被解雇的骨头，不如拍个视频用在保险公司的广告里呢？在地上挖个洞睡在那里是最安全的。冬暖夏凉的地下室才是真正的巴别塔。它正朝着地心倒立。重要的不是高度，而是深度。

松鼠啊，我已经讨厌了！听着大家的故事，我觉得住在一起是不可能的。性格不合！

即使是熊，也不能在大洪水过后散居。除了大家一起建一栋楼，别无选择。

狗狗为此需要一个老板吧。

兔子我不喜欢有人站在我身上。

狗兔社会没有最高权力者。松鼠也一样。弱者的聚会不需要最高权力者，这只是我的猜测吗？

不仅是弱熊动物，像熊一样强的动物也没有 boss。

即使是狗，我们的祖先，狼群也有老大。对猴子和人类都是。

因为是松鼠所以灭亡了。为什么不选择翻译而不是老板呢？忘记自己的利益，收集大家的想法，将此时产生的不和谐作曲成一首曲子，加上注释，寻找红线，为共同的愿望命名的翻译者。

既不是狗总统，也不是代表，也不是指挥家，也不是项目总监…。

兔子翻译家！

全体赞成！

让狗最擅长演讲的人做翻译吧。

所有人（用各自的说法）那可不好！

让最年长、经验丰富的人做翻译吧。

所有人（各自）最好有不同的决定方法。

让猫最有名、最受大家喜爱的人做翻译家吧。

全员（分散）反对！

让狐狸最聪明，一个人也能制造原子弹的优秀科学家做翻译吧。

所有人（沉默两秒钟后，大家齐声）反对！

松鼠，我们抽签决定吧。

全体赞成！

以非常意外的方式进行了抽签，松鼠被选中。

松鼠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被选中。

狐狸，如果你来指挥，这个项目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要回家了。

你忘了你已经没有家可以回家了吗？

狐狸，你刚才说什么？

你自己说过松鼠住的地方变成了机场吧。

狐狸啊，没错。非常感谢你把我的话还给我。

松鼠，如果你继续忘记自己在想什么，就去问别人吧。

狐狸别人？确实不是家人。

松鼠家族这个词因为用热水洗太多而缩水了。

我一直在等老板的命令，但什么也听不到。可能是老板能力不足。

不是里斯老板，是翻译。

熊翻译不需要着急。时间和语言一样多。

松鼠从现在开始寻找材料。但是不能捡人类建筑物的损坏碎片。因为里面有危险物质。

狗（剧烈咳嗽）

熊现在的吠声是在挑衅我吗？

松鼠不，狗只是在回忆在工地吸入石棉时的情景，咳嗽。咳嗽是一种呼吸方式，并不是在挑衅。

谢谢你解释狗。

兔子也就是因为很危险所以不能再利用吗？

不一定是松鼠。也有对人类建造的建筑物没有危险的。

什么是猫回收？

将从松鼠能量循环中溢出的东西重新放入循环的圈子中。

从猫也就是狐狸的领口再做一次狐狸什么的？

不是直接转换成松鼠原来的形状，而是回到大循环的圈子里。那个圆圈太大了，在我们的视野内可能无法完成。视野越窄，生长的任何一条线看起来都越接近直线。

猫啊，贝壳掉下来了。

狗贝？我以为这是一片沙漠，但不知不觉间，大海已经离我如此之近。

松鼠沙漠和海洋开始了民族大迁徙。

狗不可思议的风景。既像海岸，又像山顶，又像沙漠。

猫看，一条长腿的鱼在沙滩上行走。也许是因为讨厌海洋毒素一直从皮肤进入。

兔子：也许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始觉得一万年只有一分钟那么长。

熊山既没有涨潮也没有退潮，所以我很信任他。一座可能是海的山。让我们一起奔向真理的永恒之山吧。

我认为无论狗是真的还是永远，山基本上都是危险的。你看，你可以看到斜坡正在坍塌。让我们寻找一个大平原。

兔子那是理性的！一片长满嫩草的平原。这就像生活在一大盘美味的沙拉上。

狐狸沙拉是什么？

松鼠什么的都可以，没有说明就乱七八糟地放在一个盘子里。那就是沙拉。

兔子就像我们一样。

你不放狗狗沙拉酱吗？

我不是兔子。我不喜欢咸味。盐会浸透旧伤。

像熊盘子一样平坦的地方，敌人会从四面八方攻击，所以很危险。我们去找山洞吧。

松鼠敌人的想法是过去的东西吧。我已经没有敌人了。也就是说，没有必要建造堡垒来保护自己免受敌人的侵害。

完全没有兔子袭击危险的世界。把恐惧的心情像旧上衣一样脱掉，戴上墨镜吧。因为和平太亮了，让我头晕。

狗我害怕鬼魂，而不是敌人的军队。这才是我不想住在山里的真正原因。

猫亡灵是什么？

松鼠坏心眼的孩子，在猫的尾巴上绑烟花点燃。猫吓得跑到马路上，被车碾死。即使猫死了，它的灵魂也无法去那个世界，它会出现孤独的夜路，发泄仇恨。

谢谢你告诉我不认识猫的人更幸福的事情。

也许建造一堵让狗亡灵无法穿透的厚墙就好了。

建造兔子厚的墙壁是不经济的。让我们在地上挖一个更深的洞。

即使是狗，天线也会安装在哪里？

兔子在高处安装天线是没有意义的。唯一值得信赖的天线是自己的耳朵。

熊天线是什么？

松鼠为了捕捉天空中飘荡的信息，从本体长出了长长的触角。

猫主人和电视相连，对接收情节剧很有帮助。

我不需要熊电视。取而代之的是，必须建两栋房子，一栋是夏天用的，一栋是冬天用的。因为冬天冬眠，所以只有卧室的房子比较好。

猫冬眠是什么？

松鼠夏天睡个好觉，冬天睡个好觉。

狐狸不一样。由于睡眠不足而生病，在床上度过余生。

熊睡眠不足是什么意思？

松鼠必须从早到晚工作的奴隶所患的疾病。

什么是狗奴？

松鼠是指被逼到不在危险的职场工作就不能吃饭的境地的人。21 世纪以后，人类都是奴隶。

狗，别这么说！人类值得同情。

猫还忘不了人类啊。

狗啊，那里有人类。

松鼠不会吧。只是因为还爱着，所以才会看到鬼魂吧。

狗不是这样的。真的在。（选择一个观众或一个完全成为观众的演员并对那个人说）你是人类的幸存者吗？

真的有猫，是不折不扣的人。（选择一位观众或已经成为观众的演员）作为在这次大洪水中奇迹般地幸存下来的一个人，你接下来想做什么？

我不敢相信松鼠人还活着。他看起来很疲惫。（选择一个观众或一个完全成为观众的演员对那个人）如果你可以改变过去，你想如何改变世界历史的哪一部分？

狐狸：我以前不这么认为，但当你仔细观察人类时，你会发现他们看起来很像人类（当你选择一个观众或一个完全成为观众的演员并盯着那个人的脸时）。你认为人类灭亡的原因在哪里？

熊（远远地环顾四周）噢，还活着很多。也许只有来剧院看戏的人活了下来。（选择一个观众或一个完全成为观众的演员对那个人）如果你是总统，你首先会做什么？

兔子（选择一个观众或完全成为观众的演员对那个人）如果什么都知道的人，只问一个问题就好了，你会问什么问题？

在举行戏剧的城市，演出前把同样的问题问给各种各样的人，录音回答的磁带开始是一盘，其中同时播放两盘。与此同时，在会场里，演员们互相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说话的声音层层叠叠，倍增。不久，舞台上像夏天的阵雨一样落下了很多字典。为了这个时候不需要的词典捐赠，另外在旧书店便宜卖的词典买了一百本左右，丢在舞台上。演出结束后给回家的观众每人发一本。解说

罗伯特坎贝尔

（日本文学研究所所长）

似乎正在发生一场不可逆转的灾难，其严重程度足以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现在看来，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故事讲述了身体不能自由活动的少年无名和年过百但仍未死去的曾祖父兼监护人义吉郎的故事。

这是将世界上最长寿的社会和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少子化的日本社会今天所具有的特质缝合在一起的相关图。但是，默默无闻的孩子并不是单纯的少。体力不支。食物不能很好地通过喉咙。表现出基本功能退化的特征。

自己不能很好地换衣服的无名氏。

当我正在考虑从哪条腿上脱下睡衣时，我突然想起了章鱼的样子。想象自己其实有八条腿，四条一捆，看起来像两条，这是一种孩子气的乐趣。

“章鱼已经进入你的身体了。章鱼，出来吧。我大胆地脱掉了衣服。我不认为我脱掉了腿。不，看来我脱掉了睡衣。”

另一方面，面对连两条腿走路都很困难的年幼曾孙，义郎原本对人类来说两条腿走路本身并不是最好的完成形式，他幻想着未来他可能会像章鱼一样爬行。这些人本应受到难以言喻的残酷对待，但他们现在并没有去寻找记忆并咀嚼它们，而是小心翼翼地生活新的生活体系中。他们的生存本身就很危险。在潜伏着危险的地表上如履薄冰。

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我一边读着描写无名笨拙动作的文章，一边在脑海中播放井上阳水的歌。1979年发行的《到海边来》。像父母对孩子安静地说话一样唱歌。

“拥有不败于阳光的皮肤，拥有与海风融为一体的头发，拥有可以游到任何地方的力量，拥有可以永远歌唱的心，拥有可以触摸鱼的柔软手指，来到大海。”

无名氏没有柔软的手指可以触摸鱼，数百公里以内的沿海海域也没有一只章鱼可以触摸。即便如此，为了不能轻松吃喝的曾孙，义郎每天早上都在心里呐喊。

“无名，越来越多地吸收阳光进入你的身体。把自己想象成一条鲨鱼，嘴里有一排漂亮的牙齿。这是一颗又大又尖的牙齿，让人一看就跑。唾液涌出，波浪的褶皱向我袭来。你甚至可以把地球一模一样地吞没。”

低烧是正常的，被告知不要在学校测量，作为病人也不知道撒娇的孩子们，怀念悲伤的童话般的故事在他们的身体里反复书写。这不是一个冰冷的金属反乌托邦，一触即退，而是一个有机的、唤醒人们遥远记忆的柔软世界，让人更加毛骨悚然。

生活在“东京西域”的临时住宅。“西域”是住在东京的人绝对不会说的称呼，是指区号从“〇三”增加到三位数以上的武藏野市以西、奥多摩一带吗？

说到“西域”，二十世纪初大谷探险队走过的中亚边疆，从沙丘上可以看到倒塌的防御。让人联想到远离现代文明中心的寂寞之地，就像从绚丽的出土文物中拂去沙子，刚毅地带回去一样（如果是井上阳水的话，就像“金丝雀”的盗贼一样）。或者日本自卫队所说的“西部队”。也许有人会想到古代的“西海道”、“镇钦西泽”，以及明治时期的官军越过关门海峡镇压土族叛乱的熊本镇台，而不是美国西部剧中呼啸而过的沙尘暴。所有与方位相关的日语地名都包裹着细腻的历史回响，有很多地方很难翻译成其他语言。

《献灯使》中展现的东京，是朦胧的。所谓朦胧，并不是空气朦胧冒烟意义上的朦胧。

在过去的小说中，如果作者想以银座为舞台写作，晚上，女人会在四丁目角的狮子或服部钟表店前与男人见面。一个女人在浓雾笼罩的城市里快速行走，因为看不清钟楼的表盘，所以用报时钟声的数量来测量离筑地公寓的距离，在时空中移动。远景是昏暗发光的终点钟楼，近处是服装店、画廊的橱窗、咖啡馆的霓虹灯等闪闪发光。女人的心，就像被橱窗里的商品和擦肩而过的人的面部表情照亮一样，作为心中的语言在页面上表现出来。

习惯了这样的小说的我们，在死亡的同时，接触到所有都市的文明地带和相遇的契机等都被剥夺了的故事时空，也许会面目全非。市中心本身还没有沙漠化。别说是废墟了，红绿灯、自动门恐怕还有便利店等不可或缺的消费基础设施也很完善。虽然设备齐全，但却像鬼城一样安静。

义郎想象着几年来第一次踏入的新宿的街道。

“废墟是太热闹的招牌们，汽车等一辆也没有跑，却规规矩矩的红或蓝的信号灯，没有职员

的公司入口的自动门打开或关闭是因为风行道树的大树枝”

与其说没有人，不如说他们在某个地方，但他们不会出现。就像现在在日本蔓延的儿童贫困一样，它被悄悄地隐藏、隐藏，不容易作为负面现实出现。对渗入地下的危险物质的长期警戒所引导的心灵炎症，就像笼罩世界的微热，让东京变得模糊不清。统治机构在水边严阵以待，出台了恢复闭关锁国、禁止使用外语的强硬防卫政策，但权力的身影还是模糊不清地不露面。资本主义经济也在不知不觉中崩溃，恐怕是以人们不觉察的速度。土地这片土地，也在失去价值。“包括黄金地段在内的整个东京二十三区都被指定为‘长期居住会面临复杂危险的地区’，土地和房屋都失去了可以兑换成金钱的价值。”

2014年，也就是这部小说出版的前一年，多和田洋子正在福岛县开车，那里核电站事故的痕迹清晰可见。“因为当我开车经过一个被放射性物质污染而无法居住的地区时，长得惊人的高杂草，就像覆盖住了无法居住的房屋一样。（中略）在无人的街道上，有一排壮观的樱花树。带我参观的女士告诉我，这棵樱花在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前就很有名，但自从人类无法居住后，它的花朵比以前盛开了好几倍。”（《雪地里跳舞的蒲公英》《文学》第16卷第3期，2015年）。

从“临时的”、暧昧的空间中出现的日本“献灯使”，就像多和田近年来以德国为舞台描绘的《抓云的故事》、《百年散步》等一样，不允许单手阅读地图册和谷歌地球。这是一部充满了在放弃固有性和向心力的间隙像“高大的杂草”一样生长的人类生存欲望的小说。

拥有一颗炽热的心，是有点土里土气可靠的108岁义郎爷爷。为了保护曾孙，为了让他在野外享受野餐这种理所当然的幸福，他一心奋斗。在故事的最后，温厚的老人在送无名上学的回家路上，发泄了对这种不合理的强烈愤怒。这是一种满腔的愤怒，既不是低温的，也不是临时的，就像刻在石头上一样清晰可见。本书由小社于2014年10月出版。作者：多和田叶子

1960年出生于东京都。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毕业。汉堡大学硕士毕业。苏黎世大学博士课程结业。住在柏林。91年凭借《失去脚后跟》获得群像新人文学奖。93年凭借《犬入赘》获得芥川奖。由于他的德语文学活动，他被授予’96年沙米索文学奖、2005年歌德奖章和’16年克里斯特奖。2000年凭借《雏菊茶的情况》获得泉镜花奖，2002年凭借《球形时间》获得Bunkamura杜马戈文学奖，2003年凭借《嫌疑人的夜行列车》获得伊藤整文学奖，谷崎润一郎奖，2011年凭借《尼姑与丘比特之弓》获得紫式部文学奖，凭借《雪的练习生》获得野间文学奖，2013年凭借《抓住云的故事》获得读卖文学奖，以及文部科学大臣奖。最近的著作有《百年散步》。本作品是2017年8月由小社作为讲谈社文库出版的电子书。©关于本电子书内的外部链接

根据您使用的终端的不同，链接功能可能会受到限制，无法正常工作。另外，链接的网站、邮件地址、电话号码也有可能在没有事先联系的情况下被删除或变更。请您谅解。使用供奉灯

2017年9月1日发布

多和田叶洋子

©Yoko Tawada 2017

出版商铃木哲

出版社讲谈社株式会社

东京都文京区音羽2-12-21

〒112-8001

©本电子书的文件仅供购买者个人阅读。版权法禁止超出私人使用范围的行为。

17A0803E

01